民國十六年創刊

# 旅行雜誌

第十二卷 第五號
中華民國廿七年
五月號

中國旅行社發行

歐美旅行事業
桴海南行記
桂行散記
空襲下游廣州
伯利恆素描



水軟櫓聲柔

#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2. No. 5

May

1938

# 旅行雜誌徵稿啟事

敬啟者：本誌自發行以來，十有二載。所登游記遍及海內外各處，謬荷　讀者馳書讚許，至用感幸！茲為更求精進起見，擬徵求下列稿件，敬希　海內外同文源源惠寄，無任盼禱！

**邊疆紀述**　關於西南西北各地，若粵、桂、滇、黔、川、陝、甘、新疆、青海、西藏等處，舉凡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等之紀載，最所歡迎。所有經行各地之交通情況，若公路、鐵路、水道、航空等，尤盼有詳盡之敘述；俾供旅行之參攷。

**國外游記**　本誌歷來所載之國外游記，以譯自西籍者為多，觀察與描寫二者，未必盡合國人口味。茲擬徵求讀者自撰之國外游記，篇幅不拘長短，以忠實描寫為貴。

**短篇小說**　自戰事爆發，本誌緊縮篇幅後，即暫將長篇小說取消，現徵求長約五千言之短篇小說，以一期登完為度。無論創作譯述，均所歡迎。

**美術圖景**　應徵圖景者，以各地名勝古跡能表現地方之特點者為上。能附底片，尤所企盼。

上列文稿圖片，一經選載，概從優致送酬金。來件請逕寄『上海四川路**中國旅行社**』，無論刊載與否概不退還，惟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聲明，並附寄相當郵票，以便寄還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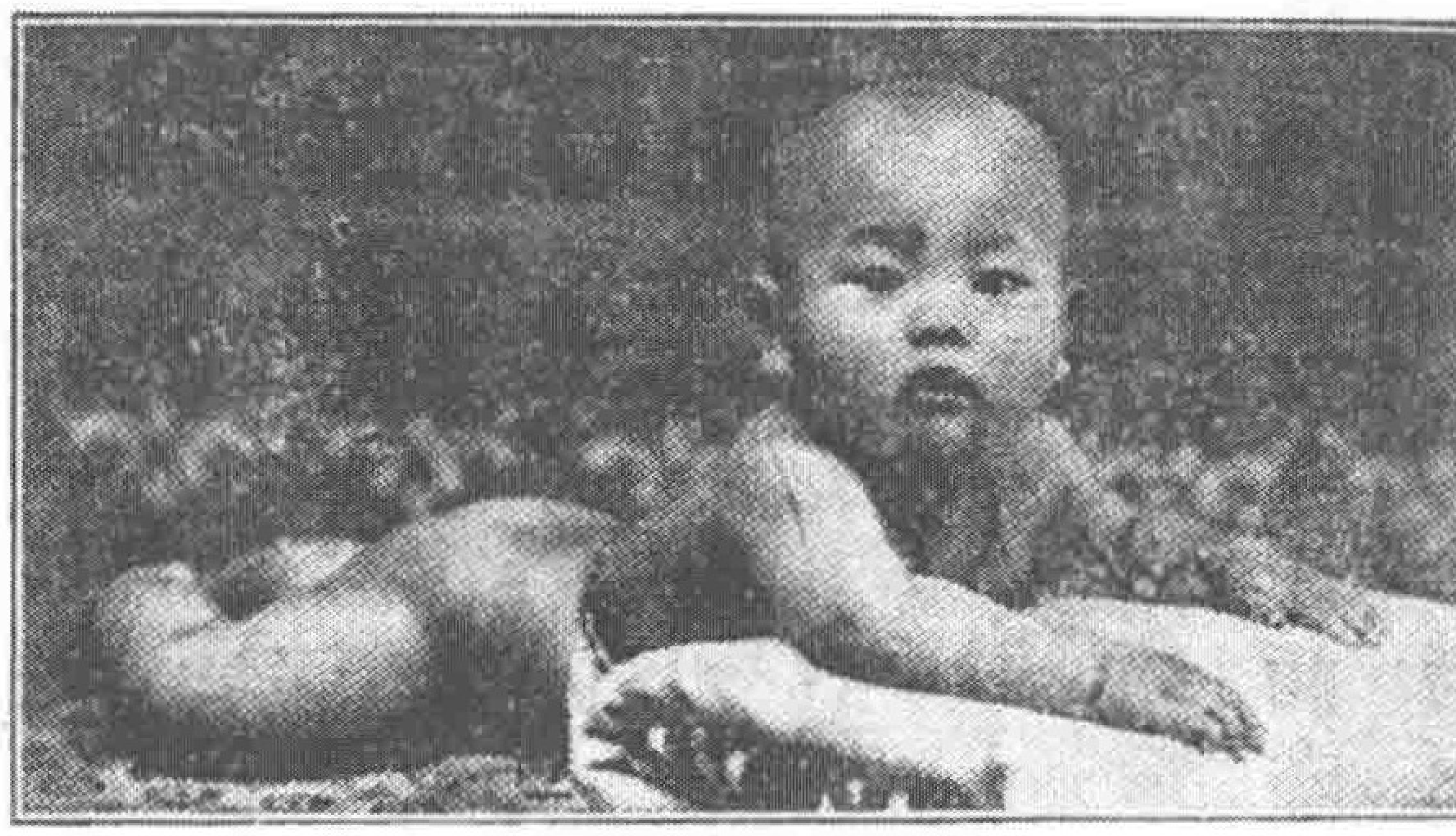
# 旅行雜誌

## 第十二卷　第五號目次

民國廿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水輭櫓聲柔……王勞生……（封面）
如畫一般的廈島（美術圖景）……袁松年……一
富有詩意之星加坡（美術圖景）……翼　之……二
歐美旅行事業概況……趙君豪……三
○桴海南行記（上）……戴欲仁……七
○桂行散記（上）……陳　崎……一三
●空襲下游廣州……屠仰慈……二一
◐步行十日記……華小劍……二七
○小如彈丸的比利時……一　粟……三九
○伯利恆素描……孫沛甘……四五
○華工在歐洲……蜉　蝣……五一
戀愛之夢（創作短篇）（下）……秦瘦鷗……五七
西南各省公路票價表……六七
西南各省公路聯運里程表……六八

# 健康之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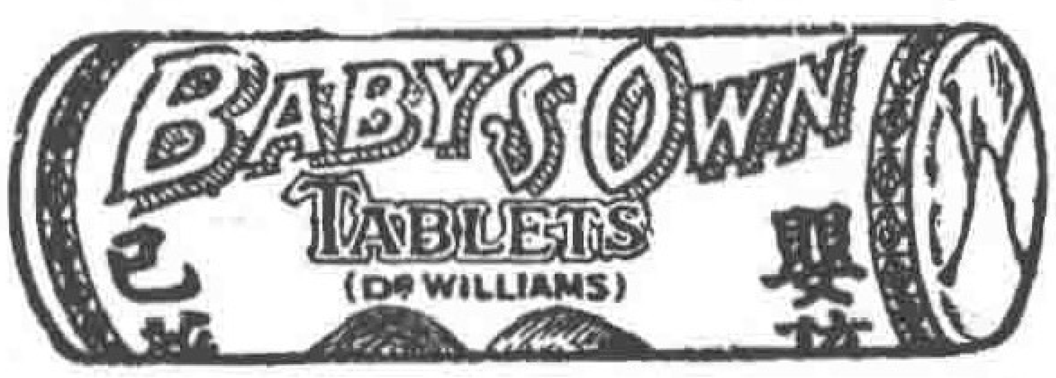


像上面所刊肖影之嬰兒其茁壯康強何等可愛此不過代表中國許多獲益於嬰孩自己藥片兒童之一君之小兒女倘若肌瘦面黃或性暴神疲其原因大都由於消化器官失序但投嬰孩自己藥片一兩劑每可速去其患促其重得壯胖復行康樂焉

嬰孩自己藥片爲各級年齡小兒專藥味美易服性和效速功擅和胃清腸去食積治便祕止泄瀉退燒熱平嘔吐療腹痛散風寒除蛔蟲解出牙痛苦使睡眠安適神志歡愉

嬰孩自己藥片保證絕對純淨雖襁褓赤子服之亦屬完全有益

各藥房皆有出售或逕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買每瓶法幣七角六瓶三元五角郵力不取又有小瓶一種每瓶法幣三角




（國民政府衛生署許可證成字第六二八號）

# 假期行樂記住這事



君在假期是要儘量享樂是要身體極佳但此不大容易因爲君自知道假期是要改換食物改換空氣改換環境往往需要一服潤腸品關乎此務宜記住一事不要服用那些霸烈作用過度之瀉藥這種瀉藥易使貴體全部違和消化失序肚腹絞痛或嘔吐徒令情形愈趨愈壞耳

無甯選取一種性和效大之潤腸品

君如服用清導丸卽是服用一種功力和平奏效如願之潤腸品只須於臨睡時吞服此丸一劑翌晨卽得大解暢行食道清潔不感任何震盪疼痛或不安無論君在何地應備清導丸閒常一服此完美潤腸平肝品可免便祕頭痛肝火食滯等症並可預防泄瀉痢疾

各藥房皆有出售或逕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購買每瓶法幣七角六瓶三元五角郵力不取




（國民政府衛生署許可證成字第二六六號）

燃料慳儉

馬力充足

機件強壯

售價相宜



奧斯無比

長途儎重車

香港

莊士敦道

一九至二〇三

中國總經理

# 遂成公司

電話三一三五一

電報掛號

SHINGTY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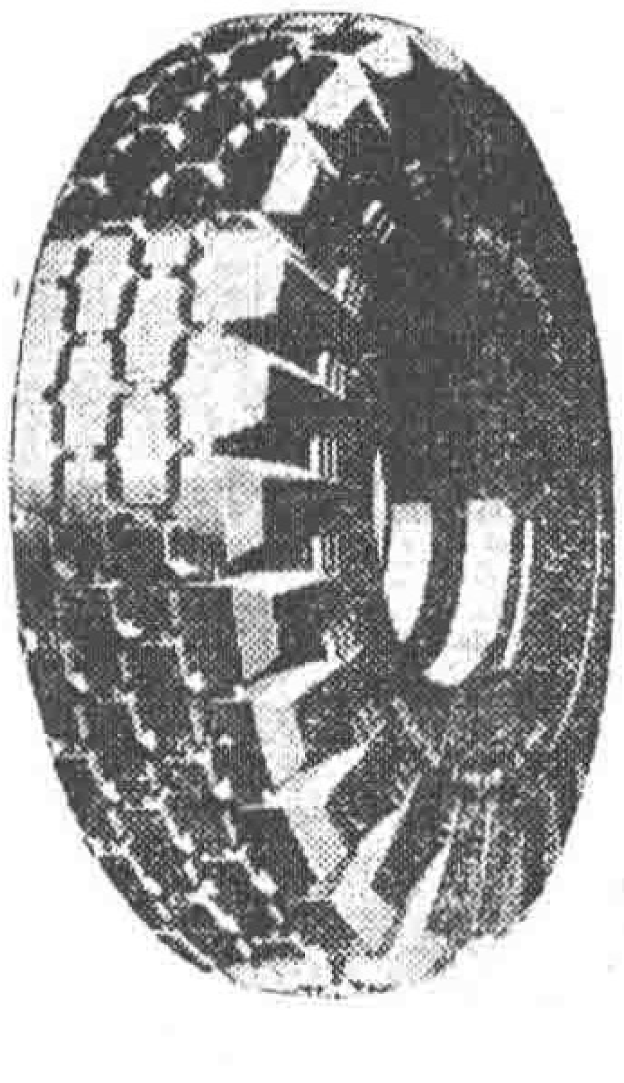
倘欲獲

額外里數

減少爆裂危險

抵受逾額重量

惟有採用



以煉膠製造之

美國友愛斯膠輪

因他具有

別家所無之

避震層帆布

# 意國郵船公司廣告

（地址）上海外灘路二十六號

（電話）一六八三至五（三線轉接各部）

# LLOYD TRIESTINO

ITALLA-ADRIATICA-TIRREN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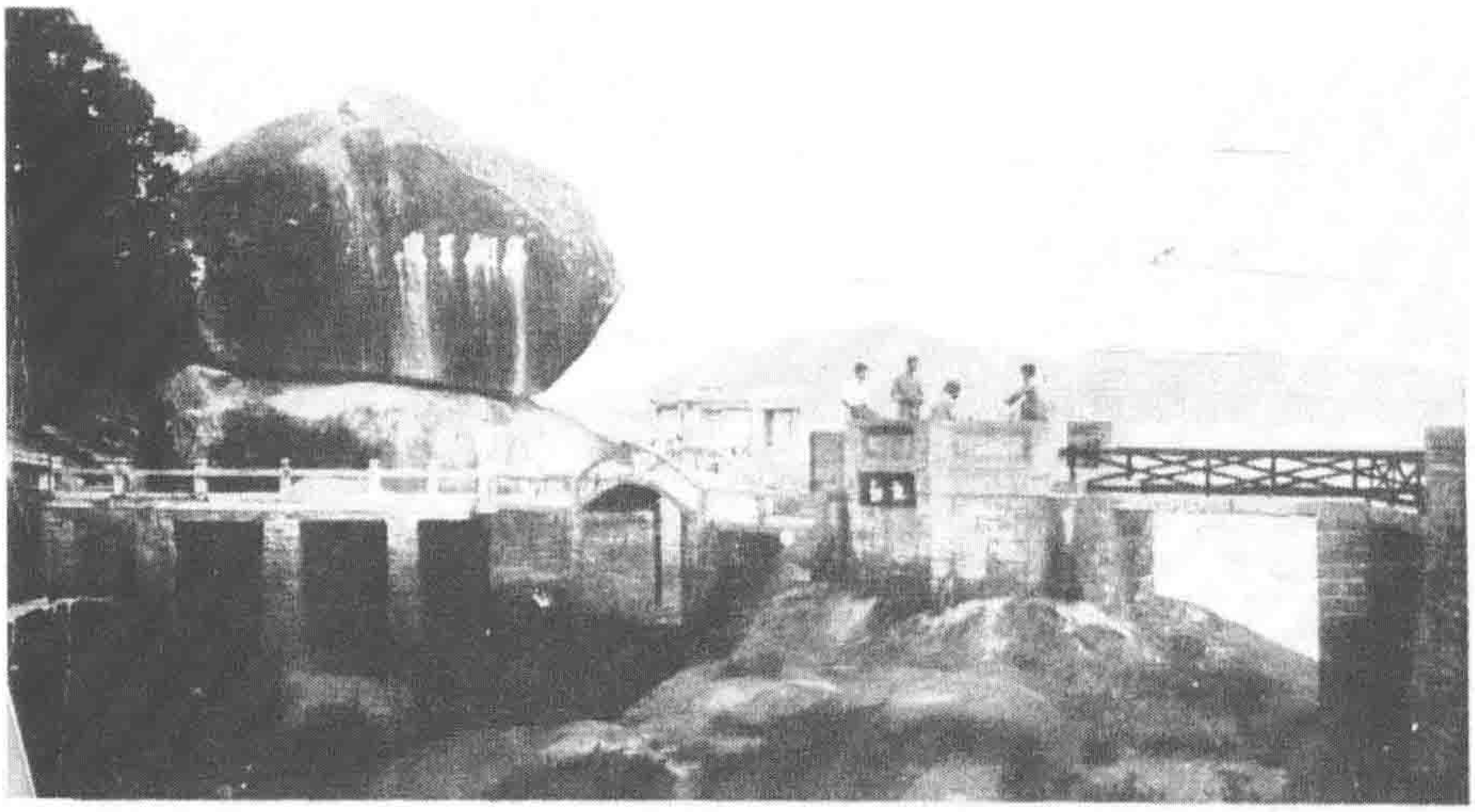
本公司之郵船康鐵羅索號"CONTE ROSSO"康鐵佛田號"CONTE VERDE"康鐵卑安克孟諾號"CONTE BIANCAMANO"維多利亞號"VICTORIA"定期由滬開往歐洲每二星期一次經過香港小呂宋星加坡哥倫布孟買博賽以達意國並可購買聯票至英國倫敦全程祇需二十三天（上海至香港祇需四十二小時至星加坡祇需六天）允稱歐亞航線之最快巨輪船上裝有無線電話與各埠直接通話更屬便利並有中國譯員招待週到至其艙位之考究設備之完美與夫飲食之清潔尤爲使人滿意如蒙賜顧請即駕臨接洽無任歡迎

| 船名 | 由上海開 | 開往地點 |
| --- | --- | --- |
| 康鐵佛田 | 五月四日 | 布林的西，威尼斯，地利亞斯得 |
| 康鐵卑安克孟諾 | 五月十八日 | 那泊爾，熱那亞 |
| 康鐵羅素 | 五月三十一日 | 布林的西，威尼斯，地利亞斯得 |
| 維多利亞 | 六月十四日 | 那泊爾，熱里亞 |
| 康鐵佛田 | 七月十二日 | 布林的西，威尼斯，地利亞斯得 |
| 康鐵卑安克孟諾 | 八月十七日 | 那泊爾，熱那亞 |
| 康鐵羅素 | 八月二十九日 | 布林的西，威尼斯，地利亞斯得 |
| 維多利亞 | 九月十三日 | 那泊爾，熱那亞 |
| 康鐵佛田 | 九月廿七日 | 布林的西，威尼斯，地利亞斯得 |
| 康鐵卑安克孟諾 | 十月十九日 | 那泊爾，熱那亞 |
| 康鐵羅素 | 十一月一日 | 布林的西，威尼斯，地利亞斯得 |
| 康鐵維多利亞 | 十一月十五日 | 那泊爾，熱里亞 |
| 康鐵佛田 | 十一月廿六日 | 布林的西，威尼斯，地利亞斯得 |
| 康鐵卑安克孟諾 | 十二月廿一日 | 那泊爾，熱那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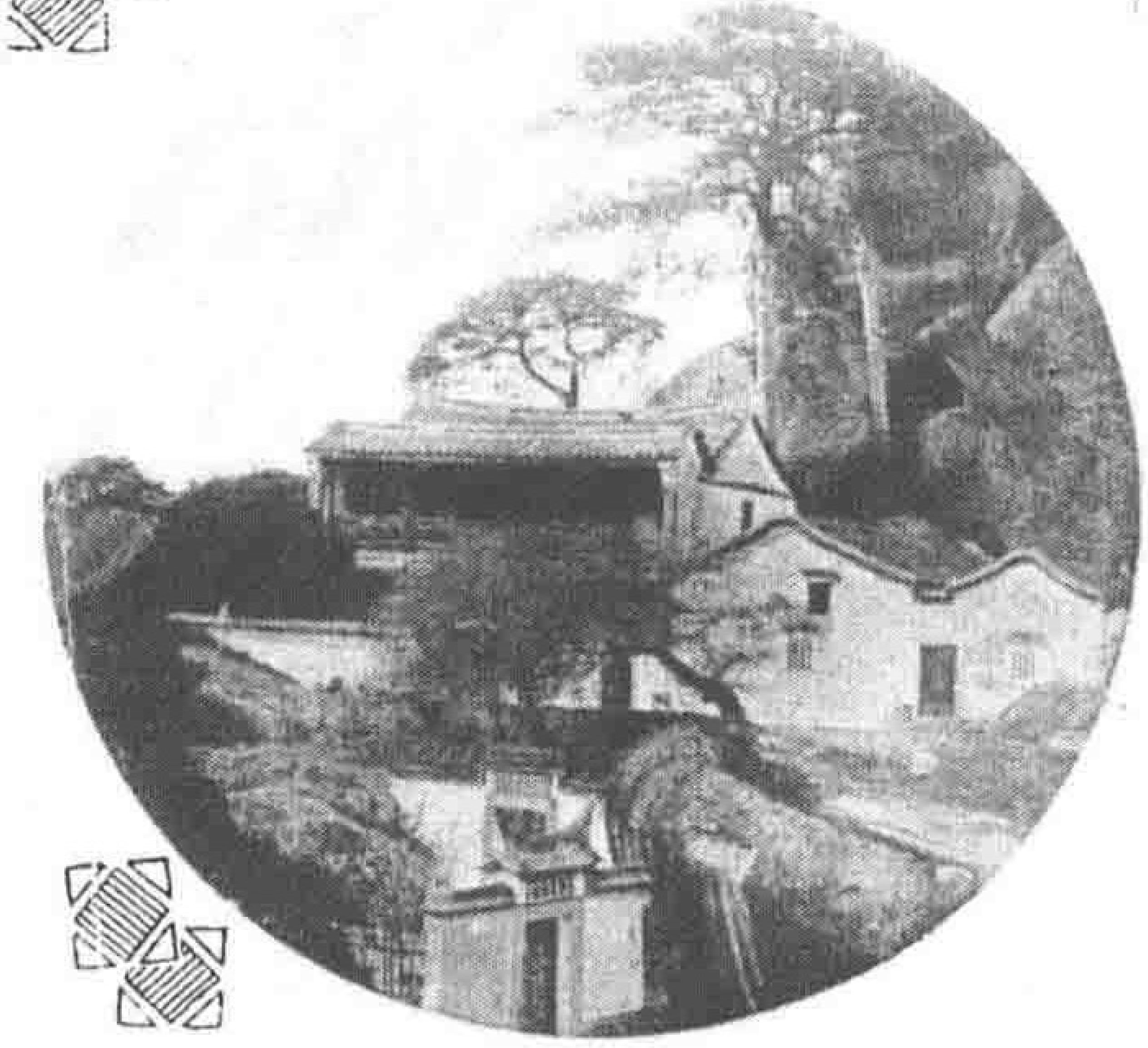


# 如畫一般的廈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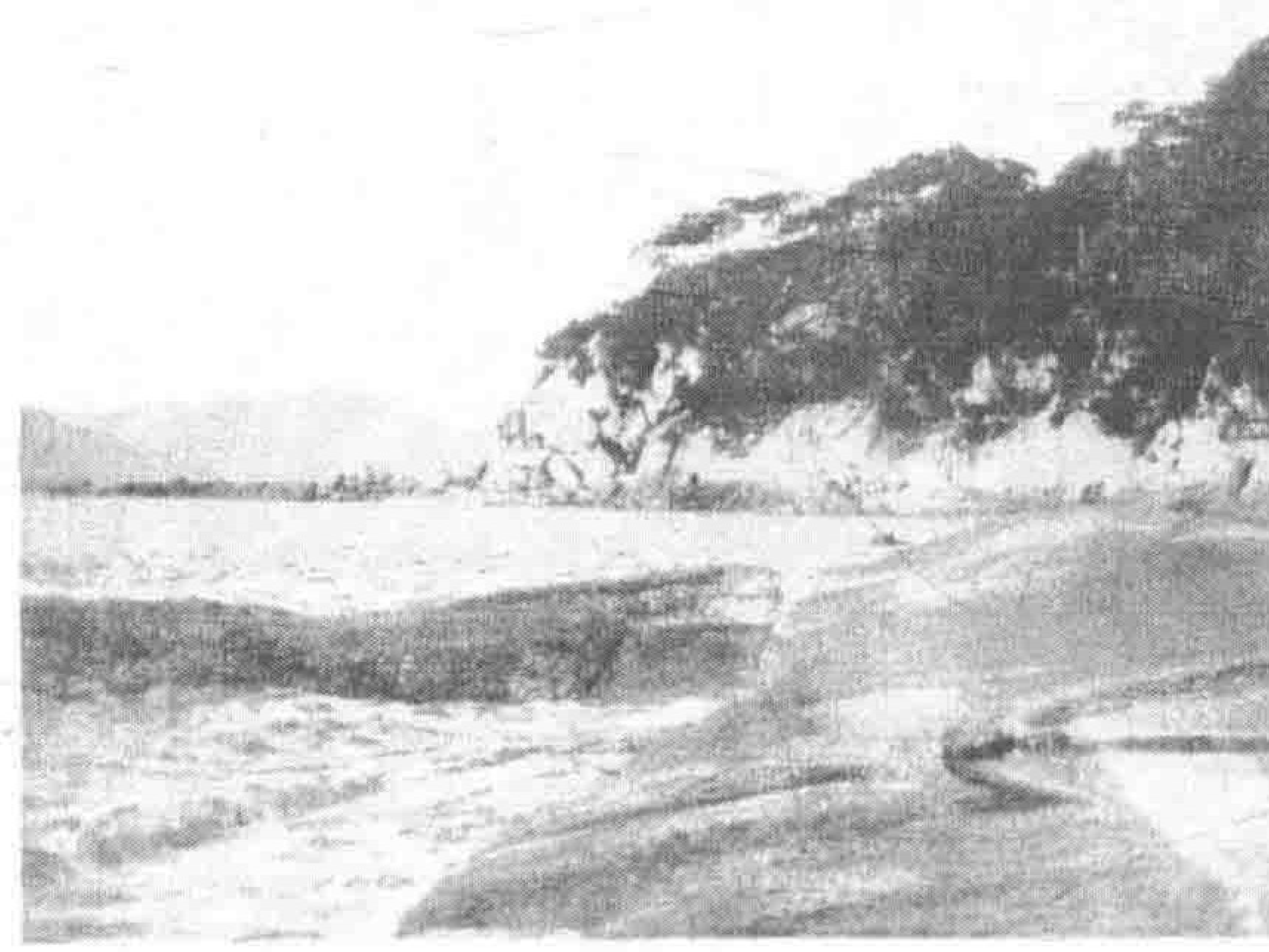
袁松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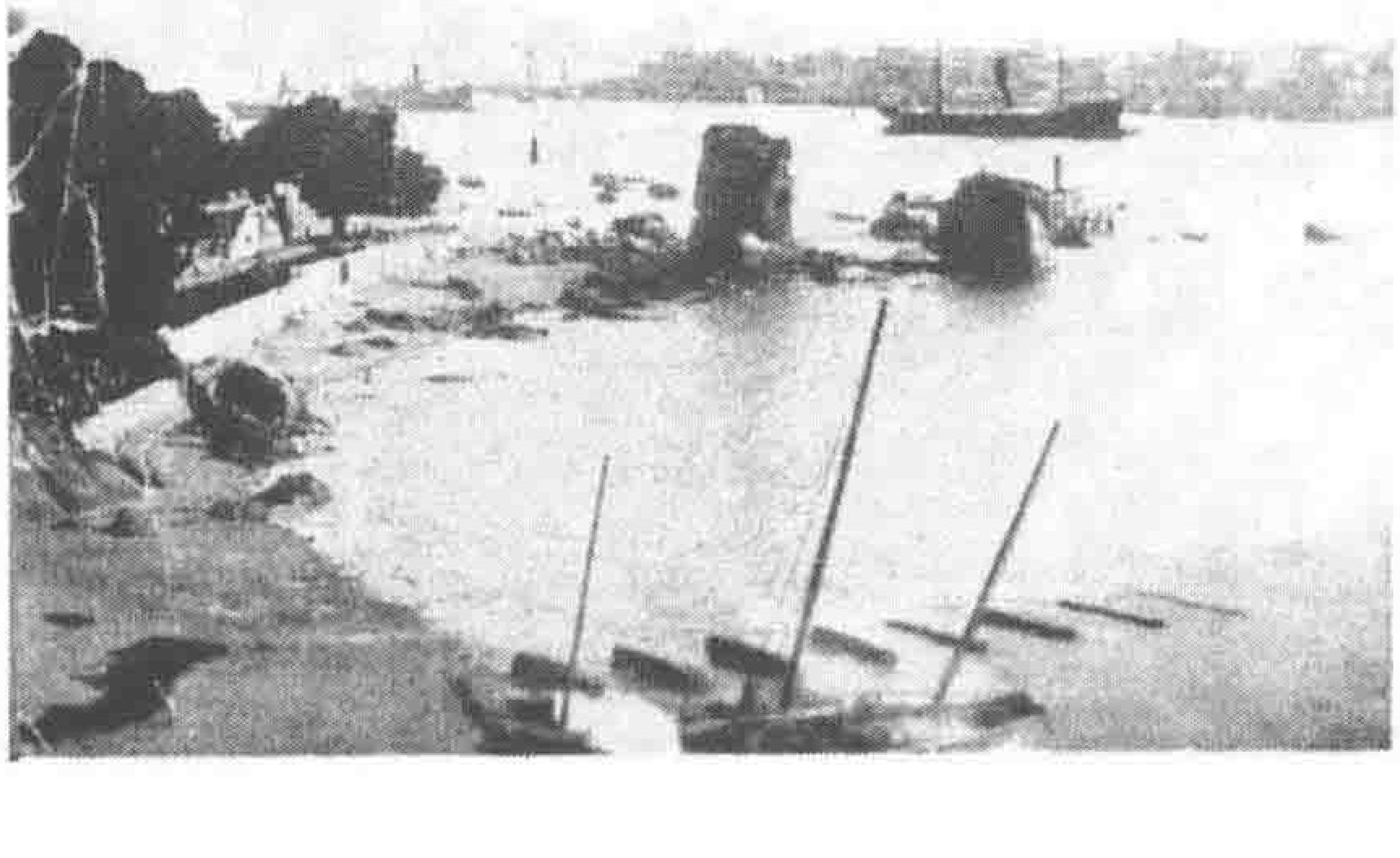
水亭清暑—廈門鼓浪嶼叔莊



深谷幽居—廈門虎溪巖



松風海濤—廈門鼓浪嶼一角



鷺江一覽—廈門鷺江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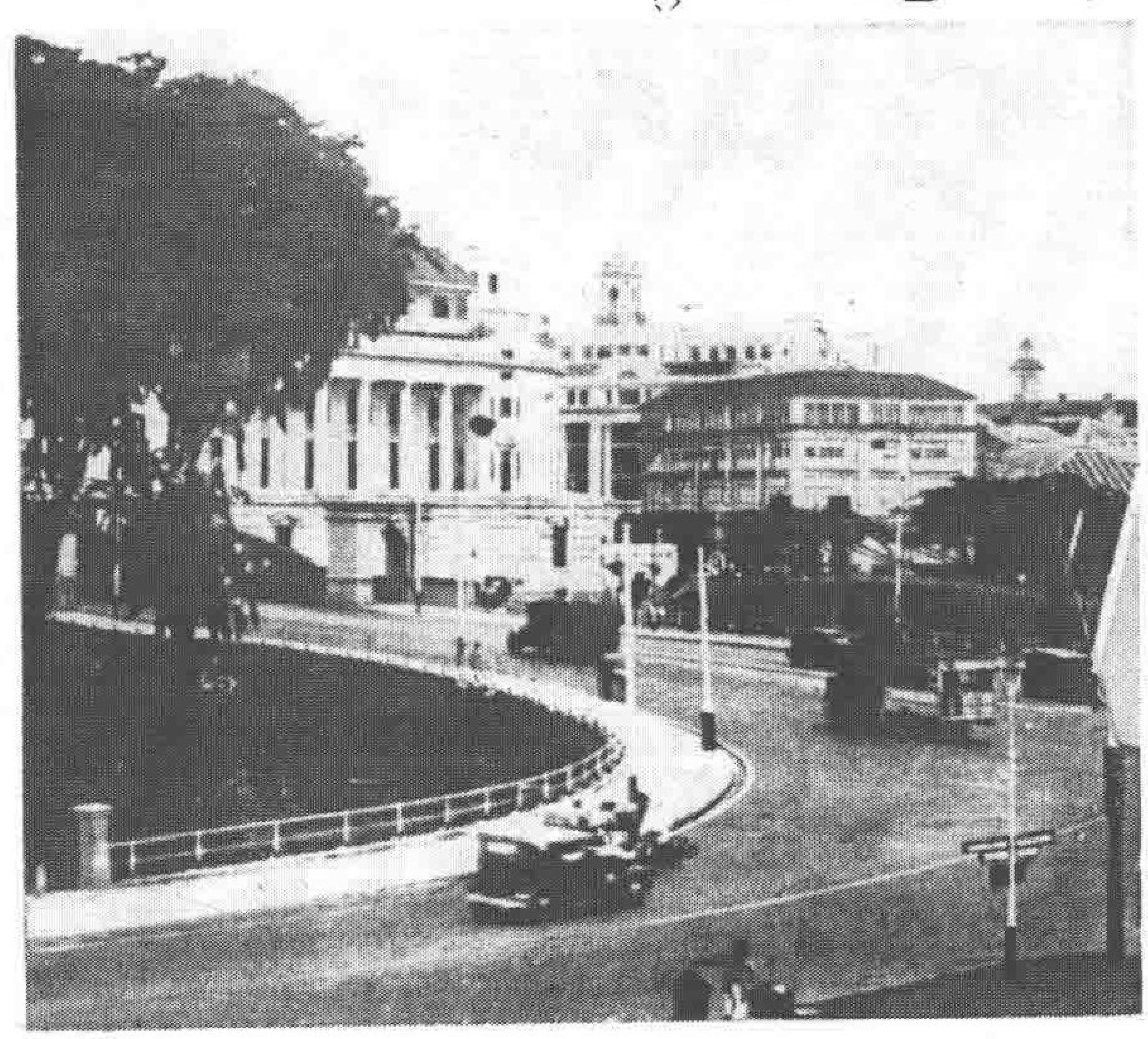
海上神仙—廈門南普陀寺風景

# 富有詩意之星加坡

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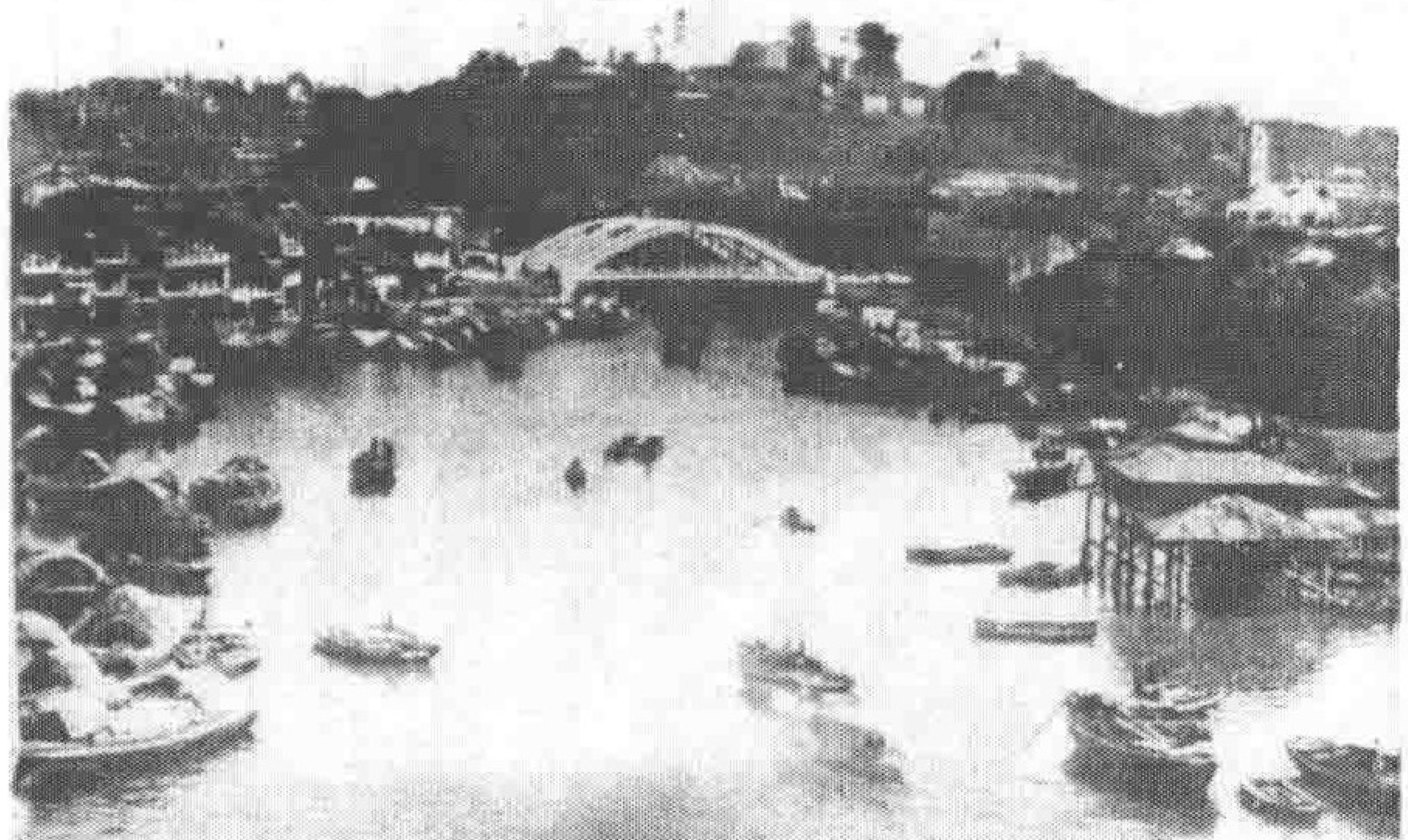
海濱落日



安德生橋



馬來人之住宅



星加坡之河口

# 歐美旅行事業概況

趙君豪

最近我們收到東方旅行業會議的英文報告書一種，這個會議，是日本旅行事業會主持的。報告書的內容是敍述東方和歐美旅行業的近況，在一九三七年中美國和歐洲各國的旅行業務，都顯示着極度的發展。至於日本在一九三六年外國游客計四萬二千五百六十八人，游覽費用是一萬萬零七百六十八萬日金。但是一九三七年只有四萬個外國游客到日本，比較上年減去百分之五。

報告書中說：中國和日本保持着將近二千年的友誼，而經濟和文化二者關係尤異常密切，我們相信，目前的不快事件，卽將結束，遠東之和平終於來到。北平，是東方最馳名的游覽中心，已逃出了戰事的損害，而天津、青島、上海、南京以及其他各城，亦將恢復常態。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期望游覽事業，在這來臨的春天重行活躍起來。香港旅行業公會去秋所發起的第二次東方旅行業會議，我們也期望時局好轉，能夠在香港舉行，於是我們會員團體，才有合作的機會。

上面所說的，都是報告書中懇摰之言。當然，『目前的不快事件，』無論那一方面都希望早一點結束，游覽事業之有賴於和平者，比任何事業爲大。

現在把報告書中關於美國和歐洲各國旅行事業統計，譯述如下，以供參考：

## 美國游覽費用之激增

據華盛頓方面估計，美國人去年的游覽費用，約爲一萬萬二千萬鎊，比較去年增加二千萬鎊，但是較之一九二九年的蓬勃氣象，尙不足四千萬鎊。就中沾着實惠的，以英國爲數較鉅，這是因爲參加英皇加冕盛典的原故。在一九三六年，美國人之用於外國旅館，購買物品以及其他旅行方面者，約九千九百四十萬鎊。其中半數，入於加拿大，再半數則法國得八百五十萬鎊，英國約三百萬鎊。至於地中海一帶之旅行，則因所謂『情勢不穩』而衰落。

## 歐洲旅行事業之進展

德國　德國國家統計局從國內各大城及游覽區所得的材料，製成一個報告，顯示着游覽事業的進步。這些城市或游覽區之劃爲旅行地點者，年有增加，現計有三千四百一十處（一九三六—三七年）而上年度則僅有二千七百八十四處。這個統計年度

係從四月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並且分為兩個部份；自四月至九月名為『夏季半年度』，而十月至次年三月名為『冬季半年度。』

一九三七年三月底止的年度統計，游人比較上年度是增加了百分之一六・五。外國旅行家在德國居留期之長短，是從三九・八增為四〇・七，這個數字尤不可忽視。

外國游客之激增，大半係為觀光一九三六年八月間亞令配克運動會而來。但是這個增加只限於夏季半年度。自他方面觀之，則冬季半年度與上年同一時期來比較，則游人數目自必銳減，這是因為一九三五年的二月冬季運動會是在 Galmisch Partenkirchen 舉行的。然而旅客的數目與其居留之期間較之上期，則自一三・五增至一五・七，是無可諱言的。

旅客的數目和居留期間的總數有極大的增加，這是一顯著的事實。從上面所述的數字看來，德國旅行機關的活躍已有相當的成功。

德國旅客人數統計

| 國籍 | 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 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 增加成數 |
| --- | --- | --- | --- |
| 游客（包括外國人與本國人） | 二四、四一〇、四〇〇 | 二〇、九六一、二〇〇 | 一六・五 |
| 外國游客 | 二、二三八、七〇〇 | 一、五九〇、八〇〇 | 四〇・七 |
| 旅客之總居留期 | | | |
| 游客（包括外國人及本國人） | 九二、〇三、五〇〇 | 七九、五六二、五〇〇 | 一五・六 |
| 外國游客 | 六、八八〇、一〇〇 | 四、九二一、五〇〇 | 三九・八 |

到德國之外國游客

| 國籍 | 人數 | 成數 |
| --- | --- | --- |
| 英國 | 三八八，一〇八 | 一七・三 |
| 荷蘭 | 三四二，八〇五 | 一五・三 |
| 美國 | 二〇六，六六五 | 九・二 |
| 瑞士 | 一五一，九六六 | 六・八 |
| 法國 | 一一一，八〇二 | 五・〇 |
| 丹麥 | 一四九，二六〇 | 六・七 |
| 奧國 | 一三三，二四八 | 五・九 |
| 捷克 | 一二八，七四〇 | 五・七 |
| 瑞典 | 九一，〇四〇 | 四・一 |
| 意大利 | 七一，一八七 | 三・二 |
| 比國與魯森堡 | 八五，八五八 | 三・八 |
| 西班牙與葡萄牙 | 二三，五八七 | 一・一 |
| 但澤 | 四三，五二七 | 一・九 |
| 波蘭 | 四三，八六一 | 二・〇 |

三二一—三三六

| | | |
|---|---|---|
| 匈牙利 | 三〇，七三九 | 一．四 |
| 瑞威 | 三〇，三五二 | 一．四 |
| 其他各國 | 二〇五，九八六 | 九．二 |
| 總數 | 二，二三八，七三一 | 一〇〇 |

英國　一九三六年到英國去旅行的外國游客，計有四七八，七六八人，現在增加了百分之一八．五。從下面數字可以看出。

| 國籍 | 一九三六 | 一九三五 | 增或減 |
|---|---|---|---|
| 美國 | 一〇六，一六五 | 八五，三四二 | 二四．四 |
| 法國 | 八六，七四九 | 七一，一九四 | 二一．八 |
| 德國 | 七四，八七〇 | 五九，〇二六 | 二六．八 |
| 荷蘭 | 四六，〇七六 | 四〇，二三九 | 一四．五 |
| Scandinavia | 三五，三〇五 | 三一，二三一 | 一三．〇 |
| 比國 | 二二，二九二 | 一九，三八三 | 一五．〇 |
| 瑞士 | 二〇，九二三 | 一九，二二六 | 八．八 |
| 意大利 | 一〇，三一五 | 一三，〇六七 | 減二一．一 |
| 奧國 | 一三，三九一 | 九，七〇六 | 三八．〇 |
| 西班牙與葡萄牙 | 七，四六三 | 七，四八四 | 減〇．三 |
| 波蘭 | 七，三九一 | 六，〇三二 | 二二．五 |
| 捷克 | 六，六五二 | 六，五七〇 | 一．二 |
| 蘇聯 | 五，四五六 | 四，八五七 | 一二．三 |
| 其他各國 | 三五，七二〇 | 三〇，六五七 | 一六．五 |
| 總數 | 四七八，七六八 | 四〇四，〇一四 | 一八．五 |

游客入境之目的（一九三六年）

| 目的 | 人數 | 成數 |
|---|---|---|
| 游覽與休息 | 二六七，三〇五 | 五六 |
| 營業 | 一〇二，三六九 | 二一 |
| 僑民回國 | 三二，五二一 | 七 |
| 過路旅客 | 二八，二四五 | 六 |
| 官員旅行及例假回籍 | 二六，七八五 | 六 |
| 其他 | 二一，五三三 | 四 |
| 總數 | 四七八，七六八 | 一〇〇 |

**瑞士**　自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這個運動的季節中，雖下了一點雪，然而瑞士旅行者的熱狂，竟為從來所未有。

在這四個月中，旅行的人數是七十五萬人，比較上一屆同時期內，增加百分之二十一。這許多人中有三十萬四千人是外國人，這個數目在成數方面增加了百分之五三。旅客居留期間共為四千三百四十七日，比較上屆增百分之二十二。外國旅客住居了二千

四百十七天，較之上屆增百分之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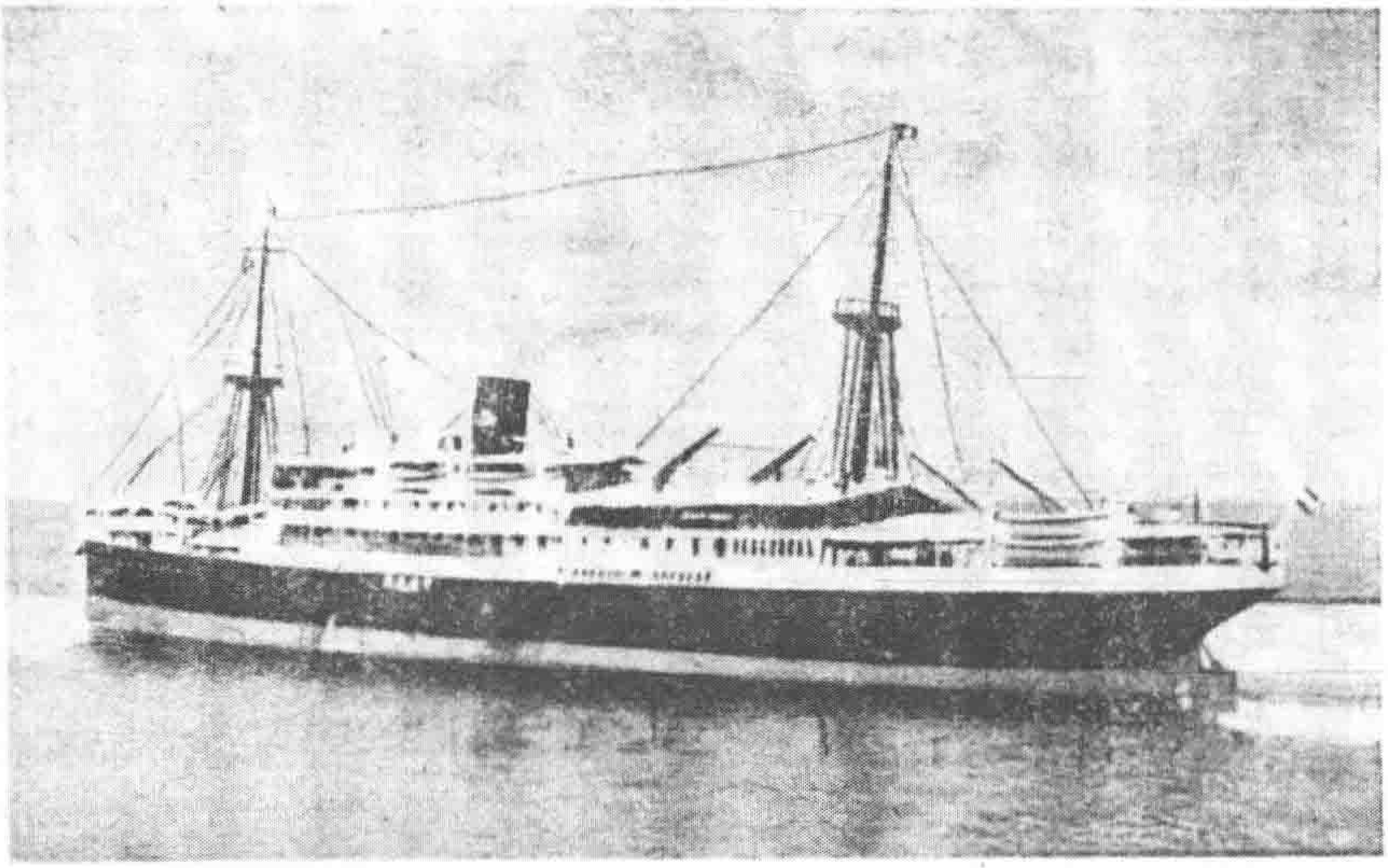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瑞士旅客統計

| | |
|---|---|
| 旅客 | 二，九五三，○○○ |
| 外國旅客 | 一，一五七，○○○ |
| 居留期總計 | |
| 旅客（包括外國人與本國人） | 一三，三五九，○○○日 |
| 外國旅客 | 五，六九八，○○○日 |

奧國　截至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止，奧國的旅行概況，和上屆比較，人數增加了百分之六，居留期間增加了百分之五．三。奧國本身的游客並未進步，人數的增加，大半來自外國，而尤以德國人為最多。

此外尚有匈牙利、捷克、瑙威、波蘭等國的旅行統計，均較以前有長足的進展，茲不盡載。





荷郵船『芝沙丹尼』

# 桴海南行記〔上〕

戴欽仁

## 一 從孤島出發

上海淪陷後，蟄居租界渡着孤島生活，屈指一算，只有七個多月；不覺嚴冬已過，春至江南了。在往年這正是遊春踏青的時節，西子湖畔，虎邱山上，名山佳水，士女如雲。但是今年却不然，江南雖好，景物已非，尤其是孤島居民，足不能離租界寸步，憂時情緒，更提不起遊興，對此江南春色，且留待着將來欣賞吧。近以事奉派南行，在沉悶了半載多的我得此機會換一換空氣，且領略些南國風光，舒展腦經，倒也很好。事先訂購艙位，整理行篋，忙了好幾天。在三月二十四日的早晨，驅車到新關碼頭，搭乘渡輪，上芝沙丹尼郵船。渣華公司派有小工多名，穿着 J.C.J.L. 的制服。替旅客搬運行李，從碼頭搬到小火輪，再從小火輪搬到郵船，如果你告訴他艙位的號數（同時記明小工號數，）那是決沒有錯誤的，很覺方便省事，（可給以小賬數角）可見該公司服務的認眞。小火輪九時半開行，親友送行，依依惜別，吾友胡仲華先生更早在碼頭等候，相與握手而別。小火輪行二十分鐘到亞細亞碼頭，荷郵「芝沙丹尼」已泊在該處，乘客紛紛登船，找尋預定的房間安頓，十一時解纜啓椗，內子送至船上，汽笛一聲，揮巾而別。船行黃浦中，兩岸景物，均已改換，浦東焚毀房屋，到處都有，虬江碼頭駐有日軍很多，浦江中日艦往來很忙，閘北水電廠東壁，被炮彈打穿數十洞。吳淞鎮一片瓦礫，無一完屋，足見戰事的慘烈殘酷。浦江中更有渡輪往來浦東和上海之間的，船尾都插有太極圖旗和日旗，兀長的軍工路，軍用卡車絡繹不絕，當日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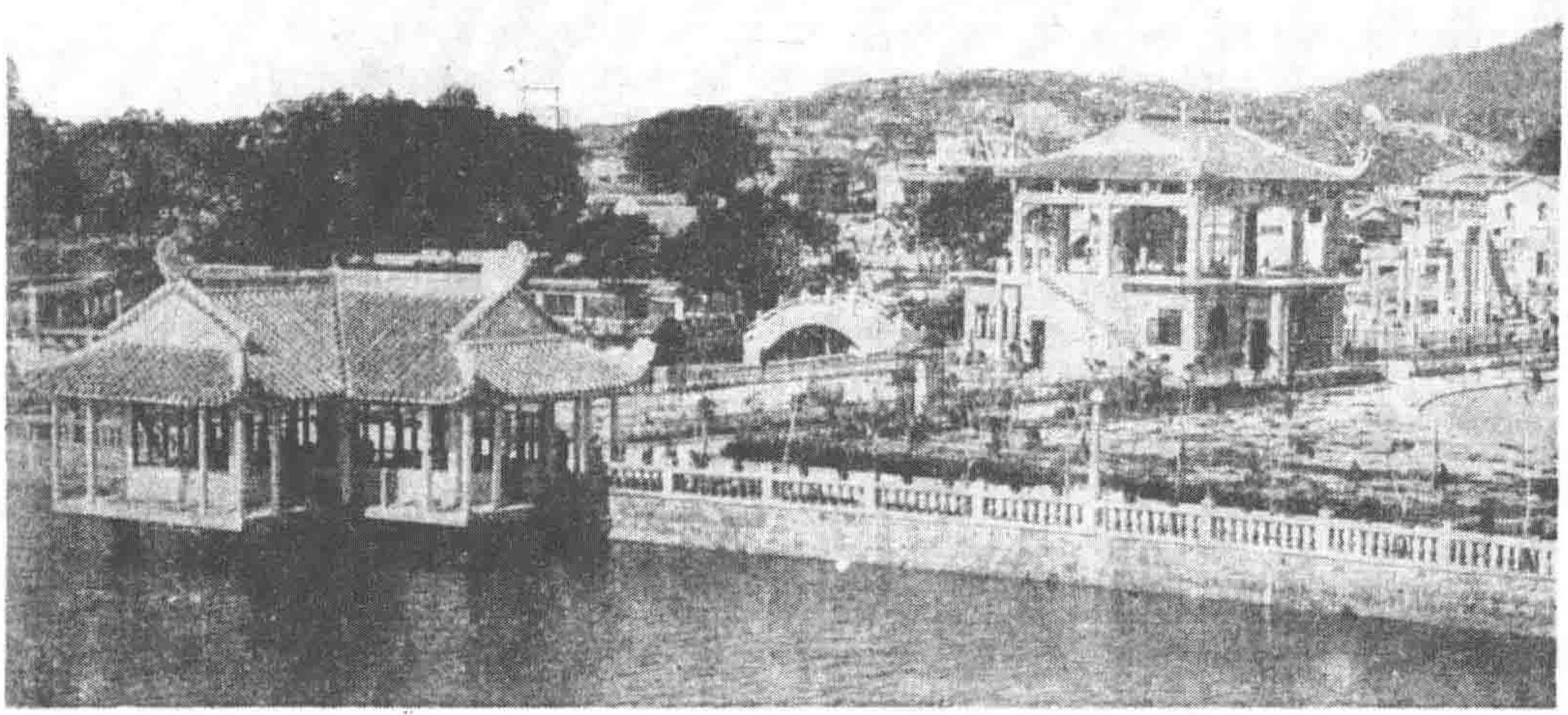
行的摩登式樣客車却暫時絕跡了。午膳後過三夾水，遙見岸邊有日旗一面，對着海口豎立，迎風飄拂，似送我舟離孤島而去，為之黯然！

## 二 不寂寞的海上生活

科學的進步，能使人生的享受，格外滿意。當時航海的孤帆，簡陋緩慢。現在的郵船，富麗穩速最大的且有水上宮殿的美譽，海面生活，便不覺得寂寞了。

這次我所乘的荷郵芝沙丹尼噸位為一萬六千五百噸，係渣華公司二巨輪之一。機器以柴油為燃料，每小時速率十四英里，因為不用蒸汽發動引擎，所以船上的起重機和室內的溫度調節都用電力。從上海到香港票價頭等一百念元，特別二等七十五元，二等六十元，三等四十元，四等二十元，（現以匯兌關係或須增價）頭二等都很舒適，三等亦能差強人意。我定的是二等一號床位，日常物件和毛毯等俱備，並置有救命衣，旁邊懸着通告，說明遇有失事時拉警報汽笛時，乘客應如何穿着救命衣，在指定地點集合，驟然看見了，不覺悚然，但是「安不忘危」也是生活上必備的一格。廁所浴室，都很整潔，浴室，且有淋雨浴，淡水浴，海水浴等設備。客廳寬敞，備有各種書籍，任意選閱。乘客小坐清談，眺覽海景，或披卷瀏覽，藉以消遣。兩旁設有寫字檯，筆墨齊備，專供旅客寫信或作日記用的。餐室寬大，可容百人聚餐。中西菜皆有供給，可任意選用，但事先要告知管事人。買辦林君少鵬和藹多禮，招待很是週到，一日三餐，照通告規定時間進膳。晚餐後在甲板散步，見某處海面有

中山公園水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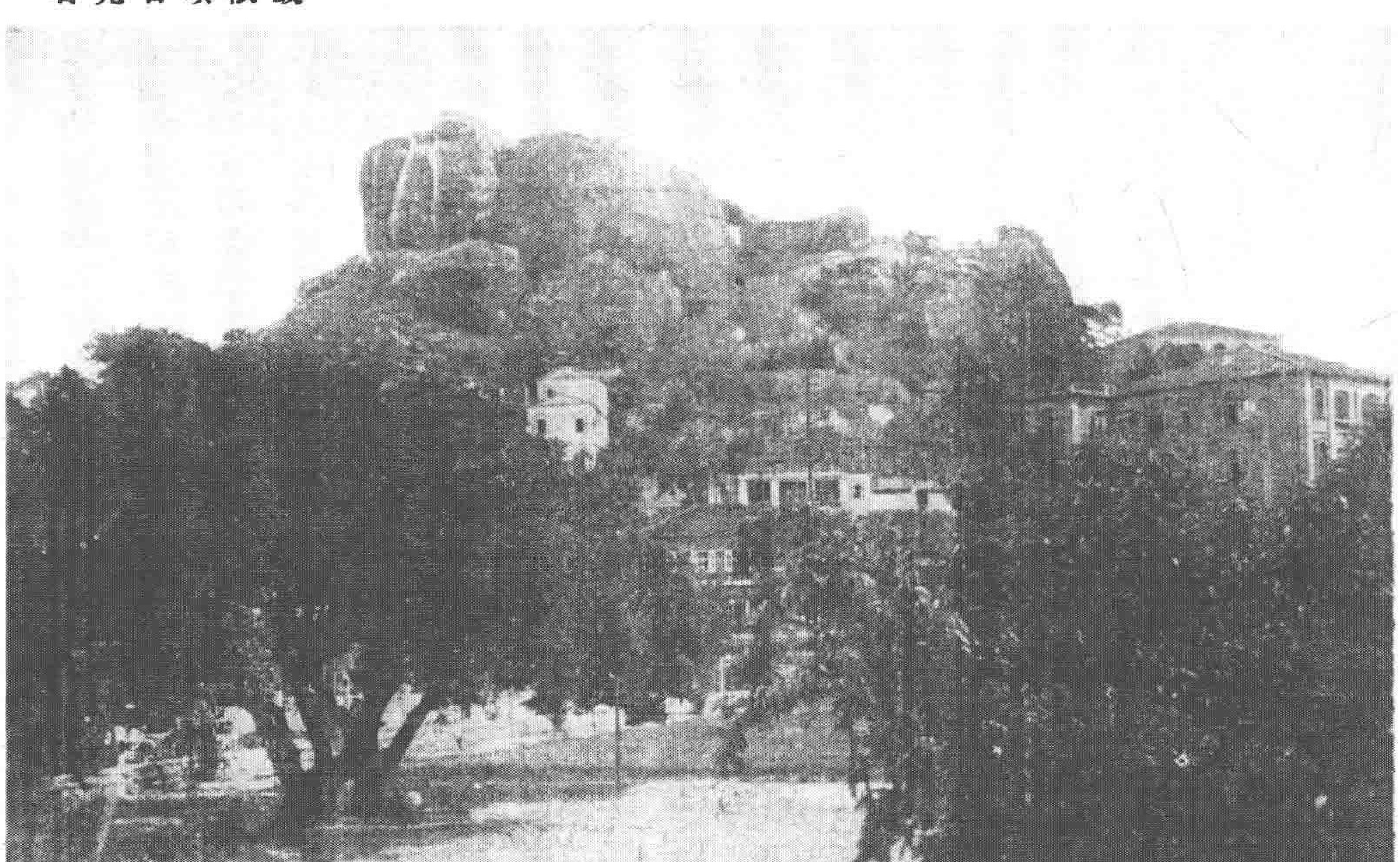
沉船一艘，僅桅桿尖二根露出水面。遠處時明時滅的燈塔，警告着彼處的危險使航海者得到充分的安全。入室小坐晚九時入睡。廿五日晨起見海水已爲綠色風平浪靜海鷗成羣，緊追船尾，飛翔上下，伴隨不去。西人稱海鷗爲「航海之友」不許任意槍殺，實有深意。

乘客有在甲板上擲繩圈打球等種種運動，熱鬧情形，不遜陸上，空氣的新鮮，大勝於都市萬倍因所橫渡大洋，也是養身療病的好辦法。正午時客廳貼出通告，表明輪船所在的位置，已經行三百五十七哩，到廈門尚有二百二十一哩，將於明天晨七時到達。午後經過福山口洋面風浪較大，但是芝沙丹尼麗大的船身，並未受風浪的支配，乘客中也沒有一人暈船。待廿六日清晨起身，船已進入廈門港口，不多一會繞過鼓浪嶼停泊在廈門鼓浪嶼兩島中間的海面了。

## 三　冒險登岸重遊廈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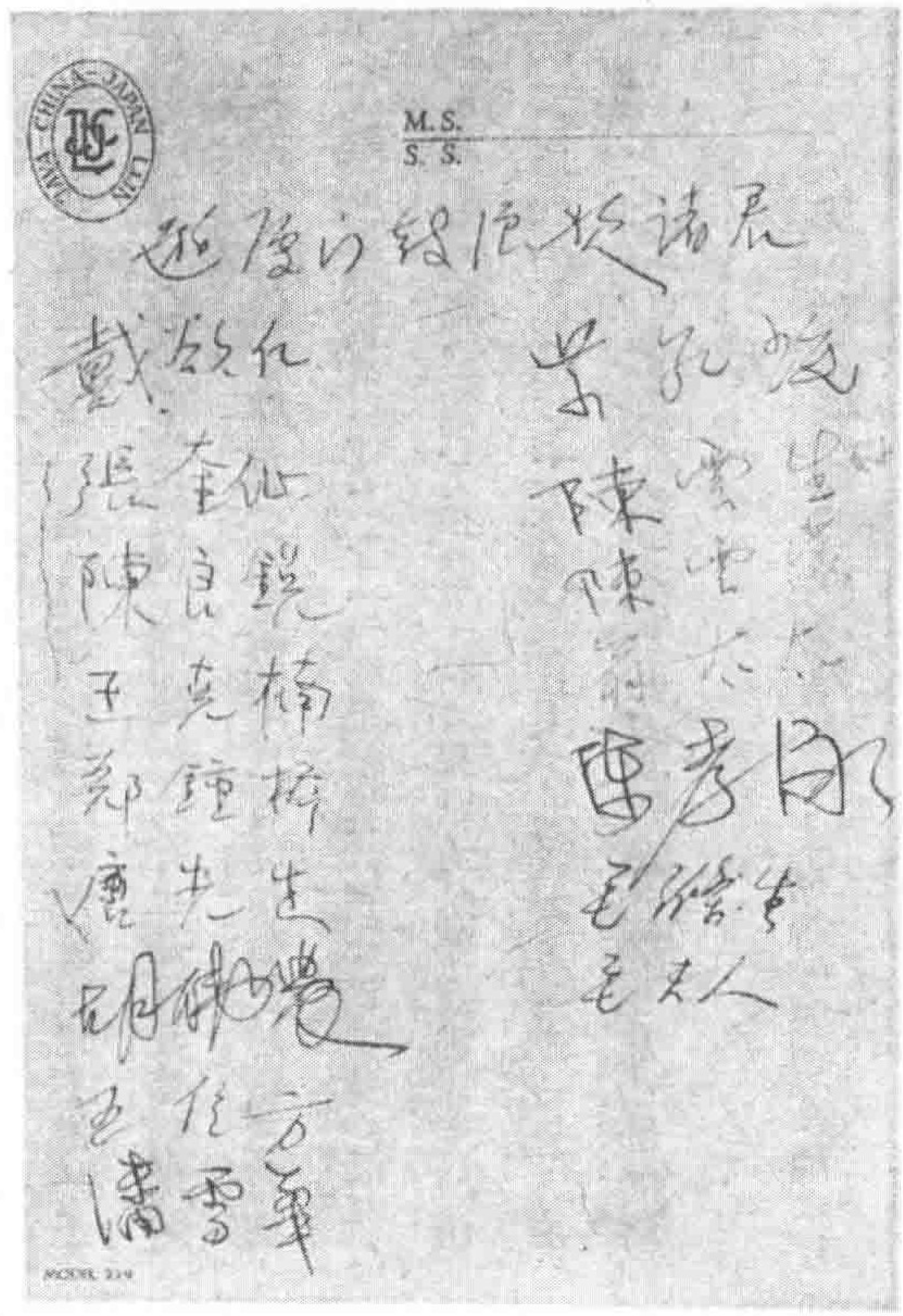
在報紙上時常登載着飛機轟炸廈門的消息，我們知道廈門是不平安的。但是我因爲要看一看近來的廈門究竟怎樣？同時船在廈門有十小時的停留，時間很是充足，所以決定冒險登岸一遊。在晨餐後我便發起組織登岸遊覽團，當時簽名參加的共有十七人，每人先付國幣二元，歸後結算每人祇需攤派一元四角七分，竟日

鼓浪嶼日光岩



三二一—三四三

之遊，代價不多。一切手續都由我擔任，雖然累了一天，總算旅行不忘服務吧。我們在餐廳集合後，分乘小划子三只過海渡資每人二角，約十五分鐘到廈門埠碼頭有武裝同志檢驗各人的船票後放行。我們原擬在廈門僱汽車去南普渡遊覽但是因為軍事當局的




鼓浪嶼游侶題名

禁阻，未能前往。隨即僱黃包車去遊中山公園，來回車資每人二角。行經中山路，見商店大半閉門，沿路有多處被炸壞行人稀少冷落如死市但是街道的整潔馬路的寬闊兩旁屋宇的高大都能顯示着平常時的熱鬧。從前西人稱廈門為世界上最汚穢的都市，現在却已不然。我十八年前執教泉州，曾在此小駐，那時候的廈門，眞是汚濁現在的廈門却已經改造得不認識了。車行十餘分鐘已抵中山公園，園內遊客祇我等十餘人。園很廣大，聞佔地一百四十三萬餘方尺，位置在市北，廈島本來多山，園內的建築也依地勢設計，頗多天然景色，中部有湖面積很大，中築一堤，形如琵琶，題其額曰（琵琶洲）很是雅緻。園北羣峯迴繞，和園景相映對峙，別成佳景。路旁滿植蓬樹，路皆用水泥築成，建築費的偉大，可以想見。有數處掘有防空壕，更有數處已被炸壞，見了倒有些胆寒。據管園人說從八一三到現在，廈門曾遭空襲三十餘次，但最近二星期却沒有來轟炸過今天氣壓很低，且有陣雨，飛機是不會光臨的，園員都相顧慶幸。十時出園，乘原來的黃包車回到渡輪碼頭，搭乘市政府所辦的渡輪去鼓浪嶼，一水之隔，渡資每人祇五分，穩快舒適，價廉，還勝於小划子。

廈門是五口通商之一，鼓浪嶼就是廈門對面的一個小島，在光緒廿八年我國自行開放的萬國公共租界，設立工部局管理市政，和上海的租界一般，因為島的面積很小（長約里餘，）雖然全島築有良好的柏油馬路，却並無任何車輛在路上行駛，島上僑商富戶的住宅很多，商店也不少，海浪淵湃，水光山色，風景清幽，實為一小商埠，而饒有鄉村之美，且氣候温和，宜暑宜冬，眞是南海中



香港維多利亞港

的樂土。我們抵岸後，先延海邊馬路繞行，見有日人經營的大醫院一所、已經關閉聞在廈鼓的日鮮或台灣人早已撤盡，這所醫院係昔日的特務機關。在某處有水管伸入海中達數十丈，問了友人，知係取水之用。據說鼓浪嶼缺乏淡水，不得已用船載廈門泉水至海中水管旁，再打水至山頂水亭，供給全島住戶應用，就這一點，可見西人辦事的認眞。山北有海水浴場，頗類普陀山的千步沙。山半有黃弈柱夫人創辦的慈勤女學，校舍壯麗，傍山背海，建築陽光空氣，很是充足，地處幽靜，在此修學，很是相宜，聞創辦費甚巨，並見黃夫人的熱心教育，造福桑梓，欽佩不已。惜因時間關係，未入內參觀。經過漳州路，折上山半，就是日光岩，岩下一洞，供奉觀音大士，香火很盛，題曰「鼓浪洞天」，爲廈門八景之一。本可登岩頂，鳥瞰全廈形勢。不過現在工部局已禁止登臨（大約也爲時局關係吧。）很是掃興，在歷史上講，明朝被清朝滅亡，明將鄭成功在這裏屯兵，每當水兵操練時，在岩上觀察，所以名爲水操台。吾人對此遺蹟，當此時局，感慨正多。下行至街市，見市面熱鬧，商店營業旺盛。聞廈門自遭空襲以後，中上之家和較大商店，都遷移到鼓浪嶼暫避，因此廈門冷落，鼓浪嶼却很是繁榮，環遊既竟，已經是下午一時半了。覓得一北平館五芳齋午餐。飯後團員有購買土產肉鬆橄欖等物，攜歸船上，三時半仍分乘小划子三只渡登芝沙丹尼。五時半汽笛又鳴，繼續南行。

（未完）

桂行散記

# 記桂林之行

陳畸

## 一　從柳州起程

因爲廣西公路管理局對於公路交通的盡力整頓，而且決定原本需要走一天半或者說兩天的路程現在一天就必須趕到，所以差不多幾條主要的省道幹線，長途汽車是被規定於每天清早六點半鐘就要出發的。

旅客爲了要依照開車的時間，并且又非提前一點鐘或者半點鐘趕到車站去辦完了購買車票裝置行李等等手續就會錯過機會，所以也差不多在五點半鐘以前就得起床來準備一切的。

五點半鐘東方剛剛發白，我們是黎明即起的了。早起本來對於一個人的精神和身體，對於健康和工作，都有莫大的裨益。我們能夠弄成這種習慣也是好的。但我們相信外來的旅行者，對於這一點多少會覺得麻煩。其實，早起在廣西差不多是極其普遍的：我們在柳州五點鐘就可以聽到「早炮」天還沒有亮就有一隊一隊的民團後備隊在馬路或近郊操演，政府機關裏的男女職員，七點半鐘以前就得開始在辦公室工作的了。

六點鐘前後我們從旅館到了車站。柳州車站的大型長途汽車特別的多，有十多輛「整裝待發」的長途汽車停在車站辦事處的門口前面，這可以說是對每一個旅行者，用事實來證明柳州交通的發達，也就是說明了廣西公路的發達。

柳州馬鞍山



七點鐘的時候，一輛簇新的長途汽車，載着十七個旅客向桂林

進發。桂林是廣西的新省會，而且又是以「山水甲天下」聞名的，我們把懷着一種熱望和快活的心情去接近牠，自然是不待言說的了。

三十多分鐘以後，我們的汽車渡過了三門江，再通過一段山路，然後到了雒容縣，僅僅停留了二三分鐘就又急忙忙的向前進發。這一段路得渡過好幾處河，九點鐘左右又須渡過一條名叫脚板洲的河面。水淺河寬，不見船隻大概是不會有甚麼交通作用的。渡河之後，對岸便是鹿寨。

鹿寨是一個大鎭，屬於榴江縣管轄。我們在對岸就可以望見寨外的寶塔和寨內的樓房；這些說明了這個地方是相當的繁盛的。

我們的汽車在鹿寨停了下來司機的通知搭客，說大家須得在這個地方吃飯。這頗出於我們的意料之外，第一，因爲時間還不到十點鐘；第二因爲只走了十分之一的路程。我們問起了原因司機的回答說：「這裏的東西好吃。」

前面是不是沒有比這裏更好的飯店，這我們還不知道；但在鹿寨吃飯倒當眞不錯。這裏有兩家飯店比鄰的在路旁站着店裏面的每一張飯桌下面都有一個火盆火炭在紅焱焱的燒着這對於讓寒風吹得唇冷手呆的旅客是十分必要的。

「飯菜」仍然是每位五毫。豐滿的程度正不減我們在賓陽車站的美廉飯店所享受的。我們吃完了飯，眞有點不願意離開那座溫暖的屋子，但司機的按着警號，彷彿陣前的戰士聽到了前進的號聲——我們爲了前進，是無法多作一刻的留戀的。

十點半鐘左右我們的汽車到了榴江。榴江縣城只有五千多居民，看起來并沒有比鹿寨大得許多。汽車停下來受車站管理員的檢査簡單的看一看車票和對一對他們的票據之後發動機又重新咆哮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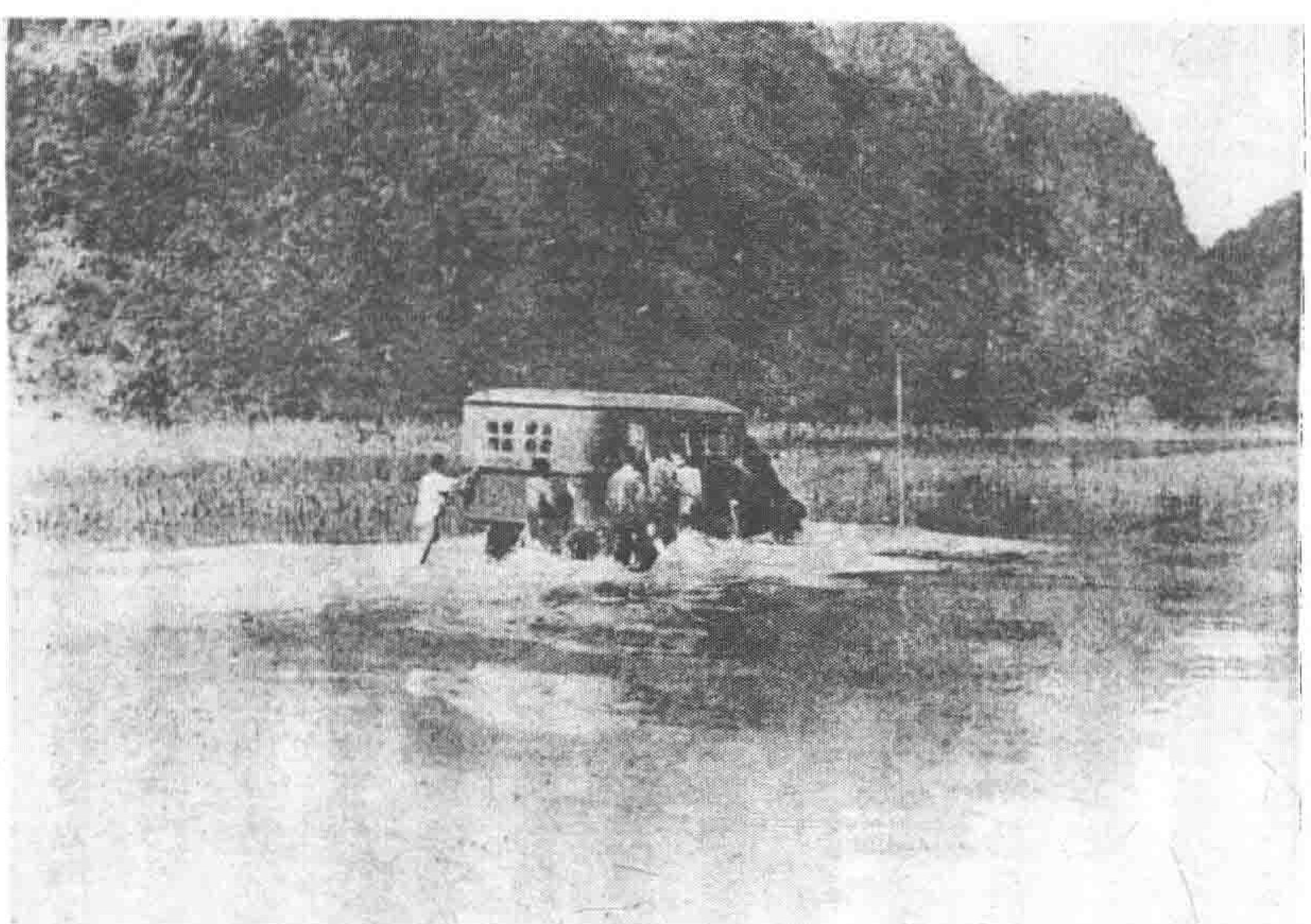
好幾天來天都在下雨，從柳州到修仁的二百多里路程之間，有許多地方是走在田野經過的，也有許多地方的路面正在進行修理的工作，都受到雨水的影響；有些地方車輛走過去，就是沙啦沙啦的水花四濺，汽車全身都是「拖泥帶水。」我們坐在「郵車」裏面的搭客幸好不至受到影響。那些希望走得更快，坐得更舒服，而特別出多一點錢去「包」一輛小型汽車的，結果就非弄到行李塗滿了黃泥，吸飽了雨水不可。

車輛輾過了那些濕漉漉的路面，發出一種怪聲，車廂裏面的搭客都靜靜的坐着車窗外面的陰沉的氣息，分明給予了搭客們一種不快的影響。十二點鐘的時候我們到了修仁，太陽從雲裏面吐出一點陽光來，大家的心裏都快樂了；利用了「郵車」在交收郵件的五分鐘時間，差不多所有的搭客都走下來鬆一鬆。

從柳州到桂林，全路是五百四十里。到修仁是二百五十多里；恰好是將近一半。修仁車站在修仁縣城外，前面有一個大池現在正在填築池旁的市場也正在建蓋。因爲是墟日，所以有許多鄉下人到城裏來投市，市場裏甚爲熱鬧。我們在車站裏還看到四位「猺妹，」年輕而且健康，用黑色的布在頭上結成尖頂的帽子，戴着銀質而且飾着野花的頸環；背上背着箬笠，手臂挽着竹籃，有一種特別的風格和特別的美麗。聽說這已經是早就同化了的一種猺民。

在修仁車站裏有一塊路程碑，寫着：「到荔浦十五公里。」汽車每一點鐘可以走四十公路，十五公路二十多分鐘就可以走到的了。并且，從修仁起始，我們的汽車又在一段平坦寬闊的公路上馳騁着的哩。

荔浦比修仁要大一點，是一個大縣。有好幾位搭客到了這裏下車，轉乘平荔公路的汽車到平樂去。這裏現在有一條公路可以通



寧柳道中汽車涉水而過

到平樂，經過鍾山直到鑛產很出名的賀縣去。還有一條公路可以通到蒙山。幾個月以後，蒙山與梧州的公路連接起來時，荔浦就將成爲梧州與桂林直接交通的中心點。那時搭客黎明由梧州出發，下午三點多鐘就可以到達桂林。我們現在却走了一個大圈子，坐了三天的長途汽車才可以到目的地！

荔浦有一種出名的東西，差不多沒有一個廣西人不曉得的。這就是荔浦芋頭。我們在梧州市早就知道荔浦芋頭的名聲。荔浦車站裏有好幾處專門賣芋頭的攤子，每斤一角二分錢，一個或者會有十斤重的，普通總在四斤至五斤之間。一大籃是五元，一小籃是二元。汽車到了這裏之後，突然會加重了好幾十斤，那是很平常的事；因爲旅客們震於荔浦芋頭的名聲，都不惜花費二元五元來買一些「特產」回到家裏去的。

我們在柳州起程以前，就聽到說「荔浦吃芋頭去。」但結果因

爲是在鹿寨吃飯到了荔浦，汽車只停留十多分鐘，所以連到聞一聞芋頭的香味的機會也沒有，除了知道牠「以大爲勝」之外，其餘一點甚麽也不曉得。

現在，我們的汽車離開了荔浦車站，直向陽朔進發。

陽朔離荔浦九十多里，我們的汽車走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就走到了。陽朔車站也是在陽朔縣城外，旁邊是新市場，當我們的汽車停下來時，立刻就有許多孩子把汽車包圍着，彷彿是第一次看見這一件奇怪而不可解的東西一樣，出神的望着汽車和車廂裏面的搭客。

陽朔縣城讓許許多多的峥嶸的怪異的石山包圍着，我們在車站裏還可以望見好幾處的山腰和山頂上面，有着一兩座亭子在點綴着；因而使我們想起「陽朔風景勝桂林」的那句話，禁不住對於這個地方發生一點憧憬。

從陽朔車站向桂林進發之後，好幾十里的路程中，也都可以看到這種形勢秀麗的清山。我們的汽車在那些山坡走過去，使我們不免要發生一種幻想，甚至希望蓋一座茅屋在山麓裏養鷄種菜，享受大自然的和平與安慰而終老。

「陽朔風景勝桂林，」這或許也是眞的。但我們未曾與桂林山水接觸，未曾眞正去親近過陽朔風景，所以自然不能下一個斷語。聽說陽朔風景最出名的就是東嶺、西山、龍洞、馬山、雙月橋、解元峯、明月山、白鷄山等二十多處。廣西省政府由南寧遷至桂林，陽朔這個地方，有人提議建設做「風景區。」假如我們的政府眞的有這樣的空閑和財力，可以從事於山水風景的建設修理和培養時，那也未始不是一件幸事吧？

下午三點半鐘，我們的汽車到了良豐圩。有一處叫做良豐花園的，從前是岑西林氏的別墅，現在是廣西大學校本部和文理學院所在的地方，建築和風景都是很出名的。

良豐和桂林的距離是四十多里。去年十二月間，西大文理學院和高中部同學因爲援助綏遠抗戰示威巡行，由學校徒步走到桂林城去，走了四個多鐘頭。我們現在坐着長途汽車，四十多分鐘就可以走到了。

這一段路程的兩旁，有着許多矮密的松林。漸漸的走近了，我們還可以看到好幾座碑坊。這是一個在歷史上有名的古城裏，隨便可以看到的一種「古舊」的建築。牠們屹然的站立在大路上，代表了所謂節孝功名，讓每一個走路的人都發生一種感想。但現在的新的公路却走了一條新的路線，牠們都遺棄在路旁，至多只能成爲歷史的陳跡。

四點多鐘的時候，我們的長途汽車停在南門外的桂林車站裏，



陽朔道中諸山

旅客還來不及下車，許多旅店的招待員們就把「招紙」從車窗伸進來，接着就是一陣聲音，

「先生住××旅館吧！」

「我們的旅館是至好的，先生！」

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出名的城市，到了桂林了。

## 二 最初的印象

記得有一位外國新聞記者，最近到桂林來參觀，回到上海之後，對於桂林城的守禦功能，發表了一些意見，以爲廣西領袖的表示：假如桂林城遭遇到強有力的敵人的攻擊，至少可以做六個月的防守，是完全可能的。

這種意見恐怕誰也不敢加以否認。桂林城的雄壯形勢，我們不必提到歷史上的許多攻守戰役裏面，牠所發揮的作用，就是每一個普通的旅行者，也隨便可以看得出來的吧？

我們的長途汽車由柳州出發，走完了五百四十里的長途旅程，就在桂林城南門外的桂林車站停了下來。首先，我們就得通過一座差不多有了五十多尺厚的城門，才能夠走進裏面的繁盛區域來。

桂林城可以說是我們在廣西所看到的，一座頂大的大城。城牆差不多完全是麻石所砌成的，高二十尺，厚三十尺，週圍至少也有

十五里，有好幾座石山是被包圍在城裏的，考桂林之有城，其始是在唐代；不過那僅是「內城」。外城則於宋代至和元年八月開工，到三年六月完成。王安石有一篇「桂州新城記」，說城方六里，用石四百萬枚，人工十餘萬，元大將也兒吉尼曾大規模的展築過一次。後來歷朝歷代的邊疆大吏因為這個地方的重要，都不會忘記了修城葺牆的工作。直到現在，我們是可以在城頭山峯看到或隱或現，新的和舊的「工事」在藏露着。

一個旅行者看到了桂林城之後，假如他前此曾經看過惠州城的，現在就或許可以再想起惠州城來。惠州城和惠陽城隔江連鎖，成為一對環。桂林城裏面則還有一座皇城，從前有過一段悲壯的歷史，現在是廣西省政府的所在地。

惠州城的雄壯的軍事的形勢，在現在恐怕沒有從前那麼樣的重要了，桂林城則直到現在還不會減色。最大的原因恐怕就因為桂林城裏城外，都有許多天然的堡壘在雄視着，這些堡壘全是攻不破的岩石所砌成的，幷且好幾千年前就有了防空的設備的了。

我們離開了桂林車站走進南門來，桂南路就在我們的脚下，長長的一直通到北門去。這一條寬坦的馬路，兩旁都沒有騎樓，但全都種着終年常綠的有加利樹。每距離十多尺就是一株，不斷的連接着，葱翠而且整齊，可以說是別具一種格調的。

桂林的所有馬路，除了一條叫做桂東路的而外，差不多全都是一種沒有騎樓的建築。許多商店都是平屋，二層或者更高一些的就幷不多見。這些商店的外面鋪位，堂皇的很少，有些幷且還顯出侷促的局面。可是我們假如有一個機會可以走進商店裏面的那一座小小的後門去時，我們就可以看到裏面却是一座極大的，中國式的房屋。普通就是三進四進，有廣大的客廳和小小的前庭中庭；蒔花種樹，十足的顯示出城市裏的中國上等社會的家屋的結構和佈置，幷且也可以顯示出一種全是中國人的生活的風味來。

我們在桂林城廂附近可以看到許多山，這些山因為是岩石所結成的；所以葱蘢偉大的樹木固然極少，普通的樹林也不多見。桂林市政當局似乎想在城裏的馬路旁邊去塡補這個缺陷。所有的馬路的旁邊，都種着可愛的常綠樹；使人在冬天裏也可以看到代表青春的活力的綠葉，這不僅是美觀，而且也是很有趣味的。

馬路兩旁的常綠樹，可以說是桂林馬路的一種特色。桂林市政處現在有一個苗圃，是專門為供給桂林城區及附近風景區以各種樹苗而被設立起來的。據說這幾年來這個苗圃曾經培養過一百萬株的樹苗；現在有許多新開闢的馬路旁邊的樹木，還沒有到枝強葉盛的時候，但五年以後，或者更遠一點的十年以後，我們又有一個機會可以重到桂林來。必然可以看到所有的馬路，綠蔭成

行；更加強色調的表現了桂林的特質，——「風景甲天下」的色調的了。

桂林是以風景出名的。但有一個在桂林住了好幾年的朋友告訴我：桂林的風景可以算是「第一，」桂林的木屋尤其應該是「天下第一。」

這些話或者有點近於遊戲。可是桂林的木屋的確比之別處的簡陋的建築大不相同。而且最奇怪的是：差不多所有的民房和商店，等等百分之八十是屬於這一類的。

這一種木屋除了屋面用瓦牆基用磚，其他各部份都是用木和板的。有的在木板上面蓋了一重灰，使我們看不出原來的面目；有的簡直連灰都不用，牆壁就是木板。假如我們要在這上面釘一支小小的釘子來掛上一幅圖書，那倒是毫不費力的了。

我們在別的地方也未始不可以看到木屋。但大都是窮人所居的；因陋就簡，隨隨便便的蓋起來，可以避風雨太陽，不至於當天露宿就算了。最使人繫念而感到有一種所謂詩意的，恐怕是我們在南洋羣島的山巴裏面所看到的木屋吧？那些木屋的結構特別奇巧，每每是單獨的藏匿在椰林深處，使人發生「帝王於我何有」的幻想。

桂林的住屋，差不多無大無小，都是用木材做主要材料的。有許多漂亮的民房，一連是三進四進，利用泥土灰沙的地方也是極其有限。四壁都是木板，有一種顯然的特色：窗戶特別的多，而且喜歡在走廊裏圍着欄杆；而且大都是油着綠色或者是紅色。我們住在這種房子裏面，夜晚盛起火盆來睡覺，不免要顧慮到一種可能的危險。在寒冬裏，桂林的氣候總保持着二十五度上下的記錄，不盛火盆就不能工作。而外面風勢似乎是特別的威猛。假如不幸一個地方報警，那末，許多房子就可以同時付之一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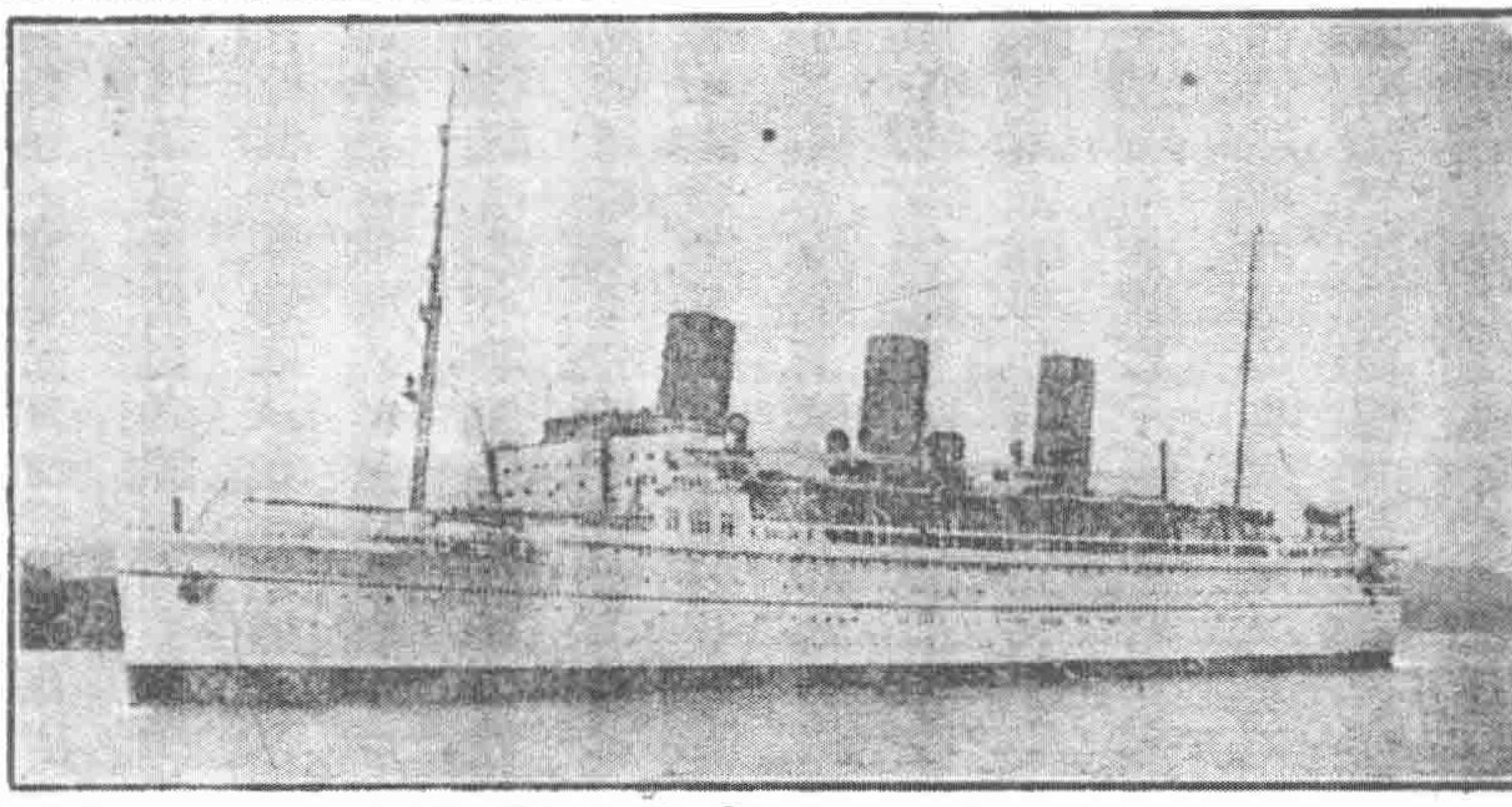
為甚麼桂林的房屋喜歡用木材來蓋造呢？我們現在或許希望明白這一點。主要的原因總不出乎材料和經濟上的限制。第一，這裏沙土特別少，燒磚的價格極高；第二，廣西是木材出產的地方，杉松的價錢很相宜；所以許多人都選擇了第二種材料。

桂林的房屋的色調：欄杆，庭園，畫樓，彫棟；使我們發生一種古色古香之感。但桂林現在却讓一種反乎古舊的新的氣象瀰漫着。

許多新的馬路被開闢起來了，許多舖戶正在進行建築，各種商業都表現了活躍；新的生意開張了，來往的旅客特別的多，公共汽車也開始活動了，人們可以看到許多新的面孔和許多旅行者的新的服裝。一隊一隊的武裝的學員隊，唱着「進行曲」在馬路上走過去。任何人的腦筋都不免要受到一種新的刺激和新的興奮。

廣泛的會議接二連三的在桂林召開了，許多建設桂林的計劃

被公佈出來。新的心情和新的希望在人們的胸懷裏跳動着。——由於廣西省政府把省會遷移到桂林來；同時就給桂林帶來了一種活躍的氣景。旅行者不必去找尋過去的統計數目字來和現在的對比，一眼就可以看到這一點的。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為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綫電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為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香港—小呂宋

五月三日 俄國皇后號
五月十八日 日本皇后號
五月三十一日 亞洲皇后號
六月十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六月廿八日 俄國皇后號
七月十三日 日本皇后號
七月廿六日 亞洲皇后號

日本—檀香山—温哥華—西雅圖

五月一日 加拿大皇后號
五月十五日 俄國皇后號×
五月二十九日 日本皇后號
六月十二日 亞洲皇后號×
六月廿六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七月十日 俄國皇后號×
七月廿四日 日本皇后號

×不往檀香山


三二一—三五四

# 空襲下游廣州

屠仰慈

## 省港交通的現狀

廣州的對外大動脈，在水道爲珠江，在陸路爲廣九鐵路。「八一三」戰事發生後不久日艦即一再進攻珠江口——虎門要塞，於是珠江口的航道便宣告封鎖了。相隔不久由於英國方面的要求，重新將封鎖線開放，使港粵之間的水上交通不致停頓，但我們爲了華南門戶的安全，祇將封鎖線開放小部份，較大的航隻依然不許通過，並且通過的小輪船，在時間方面也有限制。所以直到現在廣州與香港的水上交通，還可以不絕如縷，其間雖因局勢的緊張而數度封鎖，但隔不多久，英國的商輪又好在虎門要塞之前緩緩地行駛了。

陸上交通的廣九路，是中英合辦的一條短鐵道，平時從廣州至香港祇消三個多鐘點。粵漢廣九兩路接軌後，這條短短的鐵道就有了它偉大的作用，從九龍車站坐上火車，便可直達居於中國心臟地位的武漢，以至於更北及於平津和張家口，成了一條直貫中國南北的唯一交通線之起點。「八一三」戰事一發動，日機就日以繼夜地轟炸這條短鐵路，路軌路基和車輛的損壞，一次復一次地不可計數，頓使粵港之間的陸上交通幾至停頓。路局爲了行車的安全，不得不減少班次，並且只在夜間行車，每天下午五六點鐘，廣州九龍各對開列車一次，但因在路上仍不免於時遭空襲，並因路軌被毀諸關係，至早須十一點多鐘方可到達；而且車廂裏不開電燈，大家枯坐在漆黑一團中，提心吊胆地等候那怪聲的驚報，或被長長的列車拖滯在半路上，靜候前面一段路軌的修復，旅客們精力上的辛苦，殊不亞於跋涉在一望無際的廣漠裏，所以來往於粵港之間的人，沒有必要都不願坐火車；除非一旦虎門封鎖，輪船的航行全部停頓，火車上的乘客，又會擠得水洩不通。

從香港坐掛着外國旗幟的輪船到廣州，雖然不比火車舒適，但不必提心吊膽地時時等候着那種出其不意的可怕的空襲。而且每天早上，香港與廣州兩地同時有三艘不大也不小的商船互相對開，每艘船可以裝載數千乃至近萬的乘客，慢吞吞地穿過封鎖線，自由自在地來往於羣山環抱的碧海中，路上也不過躭擱六七小時，較諸趁火車自然安全多了。所以現在廣九路上的旅客非常寥落，洋商輪船的生意，却呈着空前的景氣。因爲中日戰爭，許多外國輪船公司老闆每天坐享着幾千幾萬元的鉅額利潤。

乘坐洋商輪船來往於粵港之間，說起來也不是一樁如何寫意的事；但因它的安全，

旅行者自然都趨之若鶩，遭受種種無端的不合情理的委曲似乎也好心平氣和了。至於所謂的不寫意便是輪船上的待遇使一般乘客不堪卒受而等級劃分的不合理也使普通乘客有苦難言。原來，船票的等級分爲五種，西餐房唐餐房和唐餐樓，票價的高昂到在其次，因爲座位特別少，如果不事前預定，便買不着票子，所以來去匆匆的旅客，祇好儘多儘少擠入不須預定也不限定座位的所謂「尾樓」和「大艙。」於是每艘船上大艙乘客的擁擠果然無庸再言，黑黯黯的艙底疊滿了黑黯黯的人羣，看去彷彿一個活地獄，也像一羣猪狗被關在一個齷齪不堪，其臭難聞的猪柵裏，就是票價比大艙貴一倍的尾樓，乘客也湧塞得無一隙地，就是船舷上都站滿了風塵滿面的人。這種情形輪船上的負責者自然照例不管，所以化一元八毫港洋從香港站立到廣州算不得怎麼一回事；而吃人的茶房在人叢中擠來擠去，怪聲喝叫，甚而至於破口罵人，一個「外江佬」除了逆來順受，還會有別的法子？所以來往於粵港之間而乘坐這幾艘外國船實在是件莫大的苦事，不說肉體方面受盡磨折，精神上的痛楚更難令人挨受；然而這時期我們不幸的中國人還有什麼話好說呢？

除開這兩條水陸主要交通線，最近從香港到廣州新闢了一條汽車路；這條汽車路對於粵港交通的輔助，自然功不在小，但目前它還不能用作民用，就是私人的汽車也不能在這條路上走。

## 一片灰暗的廣州市

我趁輪船到廣州，在西濠口擠上熱鬧叫囂的碼頭，已經是下午四點多鐘了。橙黃色的夕陽斜映在滾滾不息的珠江裏，泛出千萬道活動變幻的金光；高大雄偉的海珠橋橫跨在不遠的江面，使人感覺到廣州市的繁華和偉大。順着車流和人潮跑到長堤，太陽已近落山了。

從西濠口到西堤，長堤，新堤，以及長堤附近一帶區域，是廣州市最熱鬧，最美麗的區域，那裏有高聳入雲的大洋樓，有電炬輝煌的大飯店，大酒家，大茶室，大戲院，和銀行，百貨公司……一類大商店。一切現代都市所應有的特色無不齊備，一切現代都市所少不得的糜爛生活也都集中在那裏。我找定旅館，就開始那促匆的遊程。

實在呢，廣州市本身並不見得好玩。反正那是一個大都市，大都市裏總不缺乏洋樓，汽車，電炬，以及紅紅綠綠，熙來攘往的人，和紙醉金迷的淫樂生活。市郊的景色也不過如此，黃花崗是廣州市著名的名勝地，而荔枝灣是唯一動人的遊憩處。假使有人眞想暢遊廣州，並且想在廣州領略種種優美的風景，那末祇有離開廣州到羅浮，羅浮山上的勝景，才令人心曠神怡。

在市區，千佛山和中山紀念堂果然能夠

吸引每一個外來的旅行者，因爲這地方在中國革命史上還佔着相當注目的一頁，而山上的中山紀念塔和山下的紀念堂造得如此富麗，如此堂皇，也多少有點令人羨慕，但到底不免平淡無奇，對於一個領略過北平的偉大杭州的幽美的人，就難免索然無味。

但是，廣州到底也有它的特色，這特色是壯大活潑和富麗。南國都市所獨有的風格在廣州可謂各色俱備，寬闊的馬路，高大的房屋，濃密的樹林，流動不息的人羣，每一個時間和空間，都不會有靜寂蕭瑟的氣象，每一個人的言語和舉動，都找不出絲毫遲鈍或畏縮。它好似一團燃燒不熄的烈火，也好比一座欣欣向榮的森林，每一個細胞裏都充滿了歡樂活潑的生氣，使人忘記這時候的中國正陷在無邊的苦難中，也看不出永不停留的時序又入了隆冬。

然而在戰爭的氛圍中，在無日或間的空襲下，廣州果然還保持着它的活動和平靜，但也不免蒙上一層暗淡的灰色，相當地掩蔽了它鮮豔活潑的姿態。本來濃裝淡抹的大洋樓爲要逃避轟炸，這時候都塗上一層深灰色，就是高入雲霄的中山紀念塔和千佛山上整齊廣闊的石級也不能不穿上一身黑衣。先前妖冶的色彩如今已被遮掩在重重烏雲的背後，熙熙攘攘的各馬路，在不斷空襲下也有點憔悴了。

白天，除了長堤新堤和西堤，各馬路都比較冷靜，倘然與戰前的情況相較，眞不勝今昔之感。市客隨處都顯得緊張而疲乏，因爲無情的日機從早晨到夜晚沒有一天不飛來空襲，嗚嗚的警報不時在空中迴旋，雖然不見火與血的場面（因爲最近日機已不入市區轟炸。）但誰都不敢擔保自己的生命在何時完結？晚上，大都市的夜生活依然在笙歌酣舞中如癡如狂地進行，不料日機又出其不意地飛來夜襲，於是可怕的警報嗚嗚地在暗空中響了，光明燦爛的電炬，頓告熄滅，人們又很惶急地停止了一切歡娛的活動，重新爬入緊張恐怖的深淵，少婦一樣誘人的廣州市，不聲不響地墜入了黑暗的海底。

戰爭破壞了廣州繁榮的商業，有不少店鋪，都露出它奄奄待斃的樣子。只有茶樓，酒館，和旅店依然保持着它們的繁榮，因爲每天有不少外來的旅客停留在廣州，一批一批地循環不息交流着。不過，所有的旅館茶樓並不一樣的景氣，大凡房屋堅固，地點適宜的才做得着這筆好生意，不然就難免落入無人過問的悲慘命運中。在長堤新堤西濠口那是旅館集中的地點，其中以愛琴酒店的生意最好，因爲它矗立在寬闊的珠江邊，是一座水泥鋼骨十三層高的大洋樓，住在它的下半段當然不怕炸彈的轟炸，而四周窗戶又都叠着厚厚的沙包；所以這是一座最理想最安適的避彈壕，何况房金又不

十分昂貴。其次如新亞酒店，亞州旅館，新華旅館，西濠酒店……這些大旅館，因爲它房屋的堅固高大，並且都有錢在屋頂疊沙包或置避彈網，自然也可成爲旅客們安全的居室，沒有一家的大門裏不是不斷地吞吐着人羣。然而那些房屋不很高大的中等旅館，樣子就有點狼狽和悲慘，雖然他們的房金都打六折，門口還貼滿「保證安全」的廣告，仍舊不能招徠過往不息的旅客；爲的是一顆炸彈炸得穿脆弱的屋頂。

安全到底是任何人都不願失去的，所以在廣州，一般過路的旅行者無不以安全爲唯一目的，其他種種都不能引起他們熱烈的興趣。只有那些居住在廣州的平民，他們無錢避難，也不能得到適當的安全，在日機的威脅下，依然過着他們一切如常的生活，所以嚴格說起來「鎮靜」祇有從這些人身上才可找得到，其他各方面到底都充滿了無形的恐怖。

雄壯美麗的廣州市，現在是這樣的灰暗一片啊！

## 警報中的荔枝灣

到廣州的第四日，是一個清朗溫暖的下午，我不管緊急警報在晴空中嗚……嗚……嗚……嗚發着駭人的怪響，獨自到西郊去遊荔枝灣。

從長堤到荔枝灣有不少路，本來可以搭公共汽車，但這時候車輛調作軍用，照常行駛的非常少，而且齷齪的車廂，擁擠的乘客看來也就怕人，再不敢擠進去飽受一頓難受的烟味和臭氣，所以改坐了怪不舒服的人力車。

走完熱鬧緊張的馬路，人力車已在荔枝灣頭停着了。但這並不眞是荔枝灣，在一座水泥鋼骨的橋下躺着一條狹隘混濁的小河，小河裏停着不少小船，一羣衣衫襤褸的男女和小孩站在橋頭用着懇求的腔調招呼着來來往往的行人，很可憐地呼喊着：

「先生，荔枝灣去，荔枝灣去吧？」

可是他們的呼喊必定換回一個不可補償的失望，祇有我這個突如其來的「外江佬」誠心誠意跑過去和他們講價錢。

「先生，荔枝灣，我去，我去！」

「先生荔枝灣我去！」

男的，女的，老的，小的，一大羣蓬頭赤脚的人麕集到我的周圍，雜亂的叫聲使我沒法子回答。我不能不衝出人圍，像逃避一樣走過水泥橋，來到停船的碼頭邊，這些候不到主顧的船戶自然也追踪過來，我機警地找着一個最先來到我面前的對手，講好一小時一角毫洋的價錢。

「先生，你玩滿兩角毫洋吧！」

我滿意地跨上一艘佈置得倒也清潔的小船，那划船的姑娘一邊解着船纜一邊對我這麽說，好像哀求的樣子。

「好，好！」

我滿口答應她，心裏覺得奇怪，玩滿兩角

毫洋，也用得着這樣的懇切向人哀求嗎？

荔枝灣的遊船分作三種，一種大畫舫，同南京秦淮河的畫舫完全一樣；一種小遊艇，好像杭州的西湖船，不過遊人的座位在船腰和船尾，划船的站在船頭。另一種小划子，沒有蓬帳也沒有座位，可是非常輕快，小巧。

我僱的是艘小遊艇，那撐船的姑娘穿着一套黑布衫褲，烏黑的辮髮很光澤地垂落在背後，露出她一雙脚趾張開的膚肉飽滿的小脚，高高地站立在船頭，用力地撐着手裏那根竹篙子，讓船兒在一條曲折的，狹小的，汚濁的小河裏緩緩前進。穿過木橋，河面比較寬闊了，她才擱起竹篙，換用一雙長長的木槳，把船兒順利地划入了荔枝灣。

「這就是荔枝灣嗎？」

我不禁驚異地問她，因爲我所看見的荔枝灣實在太枯燥，平凡，零落，醜陋了。在想像中，在許多人的詩歌文章裏，荔枝灣該是一個多麼美麗，多麼繁華，多麼含有一種說不出的情趣的一個地方；但現在，現在呈現在我底眼前的眞實的荔枝灣，只是一大片平靜的水，水面上沒有遊人，水邊和岸間也沒有幽美的景色和建築，好像在鄉村的河流中，河上祗有三五艘漁船在撒網捕魚。緩緩的薰風吹不散河面的憂愁，溫和的太陽，照不暖無邊的晴空。雖然有兩座游泳場對立在河畔，但是破爛的木樁，傾斜的茅屋，沒有人影的跳板，使目前的景象更加覺得蕭殺。

「嗯……」

划船的姑娘點頭回答我，她知道我這個外來的遊客已經非常失望了；所以她本來因偶然有了生意而引起的那股滿足和興奮，也像春雪見了太陽一般很快地溶解了。

「還有別的地方好去嗎？」

「沒有，除了這沒有別的好玩的地方了！」

我恨不得立刻回頭，但是我又想起玩滿兩角毫洋的諾言，不忍使這位划船的姑娘太掃興，祗好這麼對她說：

「隨便你給我划一陣吧！」

但是隨便划一陣到底也划不長久。忍不住過分的寂寞，便用在香港學得的幾句勉強的廣東話和她勉強地談一些大家都有點一知半解的話。我才知道荔枝灣的風光原不是隆冬時節可以領略的；而自戰爭爆發以來，荔枝灣頭的遊人早已絕跡，她們的生活也到了飢寒交迫的絕境。接連兩三天划不到一角毫洋的生意是常有的事，一兩百艘遊船難得有一兩艘在河中蕩漾。本來，在炎夏時節，荔枝灣上的遊人日夜不絕，所有的遊船還不夠遊客的僱用，這批靠划船爲生的人——也許她們正是所謂「蛋戶」不過差堪溫飽；如今遊客是這樣寥落，捐稅還像以前那樣繁重，生活因戰事而日漸提高，她們在停船的碼頭上守候了一整天，往往候不到一個僱客的踪影，飢餓快將剝奪她們可憐的生命，在這充滿了歡笑的大都市裏，那裏看得到這批人辛酸的眼淚。

「回去吧！」

# 步行十日記

華小劍

## 前言

一九三七年夏，正中日糾紛至極度緊張之時，余乃於其時投入浙江大學。九月十三日負笈去杭，知校中爲求學生安全計，已決定先將大一部移西天目山，九月廿三日遂首途入山。

余等初入山中，頗以清寂爲苦；顧歷時旣久，烟雲永石，遂均結爲密友，轉以與塵間隔絕爲福事。終日光陰，消磨於鐘鼓聲裏，頗以世外人自居。殊不料可怖之戰雲，竟漸推入山中，余等爲其脅，不得不作離山計；遂有徒步回錫之壯舉。於十一月十八日出發，迨在中途聞故鄉淪陷之消息，乃又遄歸。總計路程凡三百五十餘里，歷時恰十日，除其中有一日半爲乘舟外，幾全部爲步行；而途間所歷困苦，又多前所未嘗者，故特將十日日記輯而爲「步行十日記」，作爲余旅行瑣記之一部，以作紀念。

### 第一日

山間自得杭州危殆之消息後，已爲驚惶之空氣所密佈，蓋杭州設一旦失守，天目山在軍事上固無甚重要，然吾人之資源，將因以告絕。而當時學校當局竟亦無相當辦法，甚乃有遺散同學之意，故同學中之家鄉尚未淪爲戰區者，均結伴歸家。余等無錫同鄉之在山者有二十餘人，中有十一人感時勢之嚴重，而學校之不可恃，遂相約同行回錫。當時西天目山至錫，沿途毫無舟車可通，而其路程又在四百里以上，惟事出於無奈，竟爾冒險，擬以步行完其全程焉。

十八日晨，天甫曉，即聞室中已有燃燭而起者。蓋歸家者因路途遙遠，擬趕早躦程也。此時心中萬念俱來，茫然不知所以，乃亦興。略事整理行裝，僅爲小包裹二耳；蓋途間攜帶不便也。九時，摒擋畢，同行者均已集合，遂相率離寺。同學數輩亦擬下山相送，感盛意之不可却，遂聽之。出寺門，行數百步，迴視黃牆隱約，而再一回首，則卽此隱約之影亦已渺矣。行未半小時，抵鮑家站，相送者均止於此，遂互道珍重而別。此時余等行於山麓，遙望遠山蒼鬱，秋意盎然，而四周田野間，正値秋穫，一片金黃，隨風蕩動，村人均事刈割，時或有山歌一闋，宛轉入耳，則村人頌其豐收之詞也。

未幾，烟雲四合，細雨霏霏，余等均撑傘行，路漸入山中，崎嶇難於履步，顚踣者數。然此時諸人均有一信念，卽多走一步，必近家中一步，此種信念，遂策勵余等奮全身之力以前進焉。中午，就餐於一草屋中，該屋處荒山中，無菜蔬及大米，所食者爲玉蜀黍粉，和以清水而煑之，迨煑熟後，如黃色之漿糊，粗糲不堪，余等初嘗之，爲好奇心所動，尙易入口，山人日日食此，不知如何能維持其營養也。午後復

行，天雨未止，漫山霧氣重重，呼吸頗覺沉重，因之速度亦大減。晨間出發時，曾聞及今日必須越過此疊疊之重山，始能到達宿站報福鎮，但以今日之速度視之，恐不能到達，心中甚焦急，而暮色蒼然，漸昏黑不能辨路徑，四周仍荒寂無人烟，遂以所攜之電筒照射而行，六時許，已抵山巔，遙見路旁數十尺外有黑影一幢，意度之，當爲一茅屋，先遣人視之，果爲鄉人之茅舍，據云有一小閣，可容余等暫避風雨，喜極急趨之。

至，則陋屋一椽，頹毀不堪，然在此荒山中能得此，已倍覺滿足矣。進門爲一小室，中置農具數事，一望而知爲鄉人平時坐息之處，此時見有客來，乃在中央懸一土器盤，燃山樹藉以取暖，而資照明。煙迷漫全室，炙目不能張，乃令主人移去之，改懸一電筒，全室燦然。鄉人見之，感驚異不止，以爲何此小小之物，乃能放巨光若斯，山中之閉塞，由此可見矣！

晚膳進白飯，佐以鹽菜，此時得之，珍爲奇味矣！飯畢，倩主人暖水洗足，乃登閣就寢。閣窄甚，滿舖稻草，蓋山間無被褥也。乃各解包裹，取一單被覆身，和衣而睡，寒甚，輾轉不成眠，遙聞風雨聲甚急，雜以澗聲洪然，萬感交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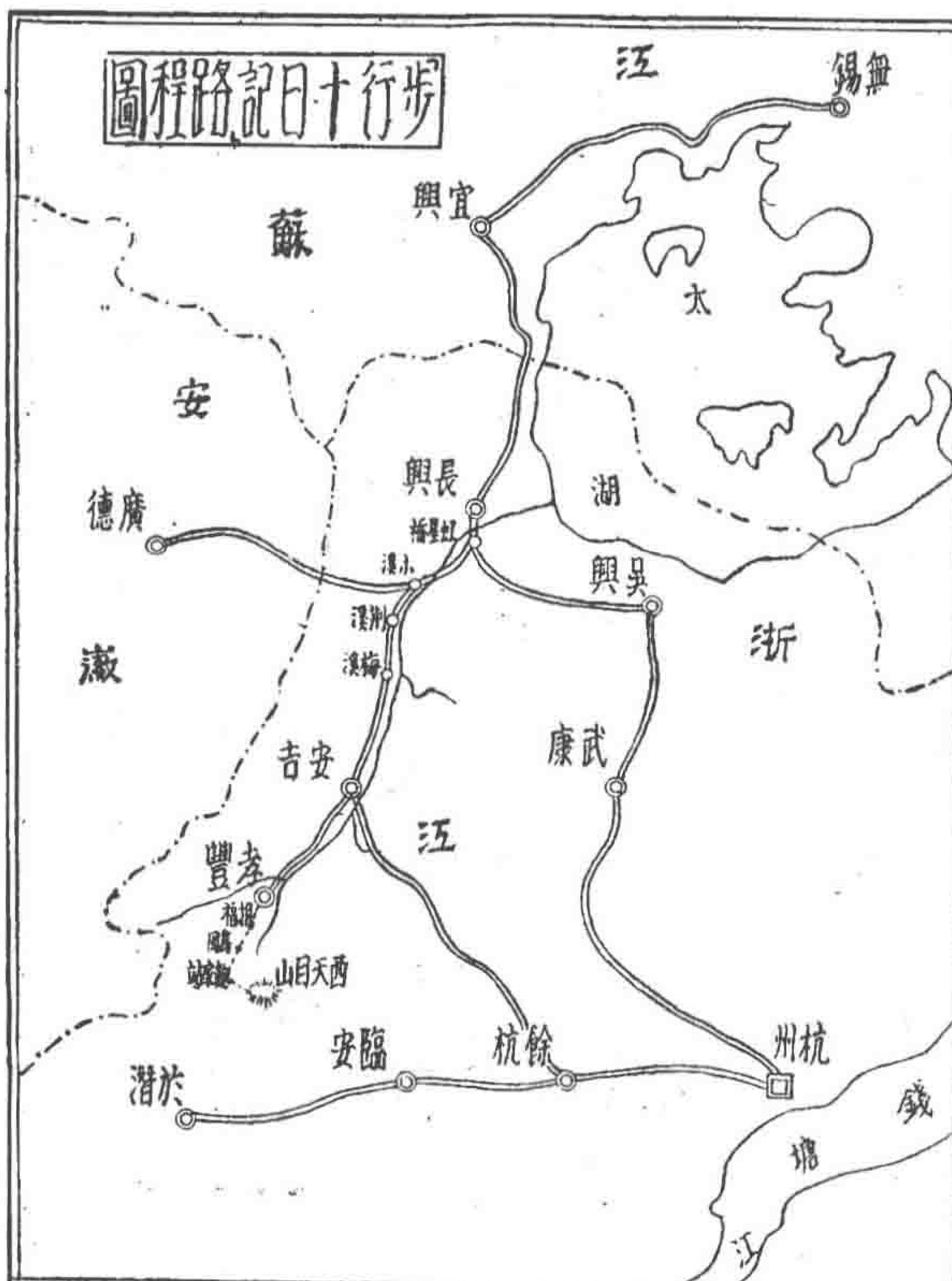
## 第二日

十九日，天猶未曉，諸人均陸續起身。漱洗畢，開門外視，則一夜大雨，斯時猶未止也。主人已先余等起，並特煮乾飯，供吾人早餐，蓋恐路間不易得進膳之處也。然余等向未慣此，故頗覺難於入口，惟慮及無力趕路，強進少許，以實饑腸焉。裝束畢，遂行。由此下，已入重山，徑漸窄，僅容一人行，且石級突兀不平，偶一失足，必將直落深谷，心頗惴然。徑爲衰草覆蓋，跣足其間，履襪均透濕，爲寒風所吹，冷徹骨，幾不能舉步，但奮力勉行焉。九時許，抵岡下，由此起，已在萬山叢中，前後左右，怪石矗立，山壁峻峭，觀之心悸。余等於山谷間循徑行，新雨後，澗水暴漲，冲瀉甚急，此時水勢奇猛，深可三四尺，須涉水而過，幸此時足部腿部，均已浸濕，踏入水中，已麻木不復能感覺，惟極力支持己身，懼遭冲擊而墮入澗中也。既過一澗，行未數分鐘，即又過一澗，水勢更急，幾疑不能渡過；所幸此時諸人均爲歸家之信念所策勵，一鼓作氣，終乃奮勇過之。如是越澗凡十九，水勢均因漸近山麓而漸增大，惟吾人之經驗及勇氣亦隨之而俱增，故卒安全渡過之。惟余於第十六澗中，稍一不慎，失足墮下，幸手執住一木板，未全身落下，惟左腿已完全浸濕，脛亦輕傷。

既過此十九澗，山勢漸向上，離澗漸高，俯視之，澗亦漸闊，其中之石，亦漸小而圓滑，由此可知吾等將出山矣；果然，山勢又逐漸降低，山路亦已易爲泥路，前之所謂澗者，現已逐漸變爲小溪；怒吼之澗鳴，亦已化爲低聲潺潺之溪歌矣！

此時已一時許，雖前曾稍食番薯，顧既已躦行數小時，不覺又饑腸轆轆，幸未幾即已到達報福鎮，至一離鎮約里許之竹雲菴進膳，藉以蘇息。菴中無葷菜，同行者中數人去鎮購熟肉，並沽酒少許，蓋恐為風寒所侵，藉增抵抗力耳。

飯後復行，由此入孝豐縣城，又大道一（所謂大道，亦不過可通人力車之土路耳！）同行中有力不能及者，遂雇人力車；余仍步行，蓋念山間如許困難之路，尚能過來，又何懼此平坦之泥路哉？六時許，將近城，有門樓一，設崗位，駐守者為當地壯丁，為防止匪徒之用。余等經行時，已昏黑不能辨人，柵門已闔，不准通過行人。余等乃遣一人前往說明，請求放行，交涉良久，始准通過。至此一日勞頓，將有安息，心中欣喜甚，不覺引吭高歌，邁步前進。突聞數十丈外有大聲喝曰：「止步！不爾，吾等將開鎗擊汝等矣！」余等聞之大驚。急止步，而以電炬照射前方，方知又有一門樓橫於路間，柵門亦已扃矣。余等乃大聲答以係浙大學生，須進城住宿者，彼等乃命余等先派一人繳驗證明文件，餘者均遠立勿近。幸余等曾攜此文件，遂取上檢驗，餘人在暗中鵠立凡半小時，始開門放行，疲乏已極，立待幾不可耐，此固壯丁應盡之責任。




步行十日路程圖

進城，雖時尚未夜深，而街上市集已大半上排門，停止交易矣。余等乃就宿於一旅館中，據云此為城中最大者，而乃甚簡陋，被褥更黑如漆皮，惟較之昨日蜷伏乾草中，已不啻有天壤之別矣！

## 第三日

昨日晚間，已由旅館中代為雇定小船一艘，蓋自孝豐起，已有船隻可通。余等因步行二日，體力咸感不支，既有船隻，大可藉此養息，遂決定搭船至距孝豐約六十里之梅溪鎮；預計船行一日，即可到達也。二十日晨起，天猶昏暗，促店主人起，預備早膳，復囑其特製饅首若干，以作船上糧秣。七

三二一—三六三

時許登船，船兩頭作尖形，長可丈許，而闊僅容人橫坐其間，殆與故鄉所見寧波船大同小異。蓋浙江多邱陵地，溪流皆淺急，故其船隻必需如此構造方能合用。可知一物之造成，必需因事勢而制宜，不爾，圓鑿方枘，格格不能入矣；不獨此也，卽一地之風俗人情，亦復因時地而互異。每見治政者，不明斯理，輒以行之善於昔者，強行之於今；行之善於彼者，強行之於此，其失敗固可立待矣！

八時船卽啓行，船小人多，余等乃櫛次坐其中，不敢稍動。此時天有霽色，遠望羣山如新加沐浴，殊清淨可愛，兩日來之勞頓，似稍稍釋然。溪水深僅二三尺，河底滿佈石子，船行其上，作聲澌然，船身亦震蕩不已。余等初乃驚惶不止，恐船底爲其洞穿也。舟子覩余等不安之狀，因謂此河行舟，固常如是，無礙也。久之遂亦安然。有時溪入二山間，河床突窄，遂成一急流，上下水位，差可尺許，舟子此時必謹愼從事，否則船爲其一瀉而下，覆入溪中矣。

舟中無聊，遂輪值講故事以解悶，一時逸趣橫生，詼諧百出，困苦幾將渾忘。中午，進饅首，無佐菜，僅白嚼之，然此時餓甚，反覺其甘甜有味。

於暮色蒼茫中，到梅溪鎭。舟攏岸，有數人先登岸覓宿處，並赴公安局登記，蓋近日盜風甚熾，亦所以防止也。余等乃待於舟中，舟子炊飯，烟迷漫全舟，兩目炙痛不堪，腹中又餓極，幾不可持。移時，上岸諸人均歸，謂已擇定宿入正大旅館，遂將行李交船上運往，而余等乃步行。約半里卽到達，稍事休息，乃赴街肆就食。乃至一食店，見其滿懸熟鴨，料其必有飯食出賣，及問之店夥，答僅有麵而已，問之數家均如是，方知此地店中並不設飯，祇有湯麵出賣也。麵甚廉，僅三分卽可得一大碗，而其佐菜，卽爲淸蒸鴨，鴨腿每隻六分，鴨頭每個四分，而鮮美絕倫。所費僅角許，已能果腹矣！同行者鄒君，獨食鴨頭四，笑謂余等曰：「余打破紀錄矣！」相與大笑。

## 第四日

晨間，突起狂風甚劇，因之河面波浪亦增大。昨日由孝豐載余等到此之船，因船身過於輕小，恐不能擋此風浪，船戶堅不肯啓行，詢之數船，均以風浪大不敢啓行對。惟余等因不願在路間多所躭擱，遂決定仍繼續步行，當時鎭上謠啄極盛，謂前方軍隊拉伕，故該鎭壯丁，均深居簡出，雖出重價雇一人爲余等擔行李，竟無一人應徵者。無奈，乃各取包裹自負之。余有包裹二，乃購一小扁擔分兩頭挑之。七時許離鎭，於鎭口遇當地保安隊，因詢及余等之來蹤去跡，余等乃以實對，彼等乃大駭異，謂此時長與形勢甚嚴重，何余等反自入險境，余等乃答以念家心頗切，稍有小波折，亦意料中事，因未能餒余等之氣也。彼等乃亦未多阻，縱余等而行。出鎭，行土路上，迂迴行田野中，所過均荒地，間有池沼一二，亦野萍蔓生，景象殊蕭條，風

乃巨甚，迎面而來，吹人欲跌，而肩上負擔又重，蓋平時未嘗習此，殊難忍受也。俗云「看人挑擔不吃力」今日觀之尤信。行未里許，更覺疼痛不可耐，而狂風復怒吼不已面上有如刀割，血均湧頰上，幾昏暈，幸道旁有破廟一，急趨入略作休息，及返視同行者，尙有五人未至，因坐待之。未幾五人中有一人來，謂彼等四人已雇得小舟一，擬冒風浪行，告余等可先行。此時余等全身氣力已爲狂風所摧，手足俱麻木，痛苦之狀，誠非筆墨所能言喩，惟事出於不得已，遂勉力復行，幸行未數步，遇鄉人數，見余等狼狽之狀，乃允爲代擔，大喜，遂以龐大者與之，稍小者則仍自負之，肩上旣稍輕，力似微增，遂復行。午飯時，抵荊溪，問之鄉人，行僅一九路耳！（按此間計路，沿自古之驛站，每九里一站，謂之一九，九里強則謂之大九；弱謂之小九。）因就食店午膳，其時適值同行者龔君二十誕辰，余等乃置酒共祝之，彼謝以困苦如此，何再苦中作樂。余等曰：「於流亡途中恰遇二十誕辰，亦殊難得，今置酒以賀，非敢以取樂，稱亦聊作紀念之意；深願龔君此生永不忘此豐腴之筵席也。」蓋當時所謂筵席者，苦酒一盅，青菜一碗耳！龔君作苦笑，一呷而盡之。

飯後，鎭中人見余等行，大異，問之，則曰：「此去小溪，雖僅大一九耳！惟途間係一泥路，時値雨後，泥漿深可沒脛，鎭人均相戒勿行，汝等烏能行耶？」余等應曰：「非親身經歷，又何能知其困苦，余等當一嘗試之，」鎭人乃笑余等狂，聽余等行。

出荊溪鎭未幾，路果漸泥濘，行里許，更不堪，泥漿甚且深六七寸，粘性又大，每一步踏入後足卽難拔出，設用力過猛，前足不支，必將滾入泥中。如此一步一挨，行一小時不過二里許耳！鎭人「談虎色變」確爲經驗之言也。四時到小溪鎭，顧時雖尙早，但同行者此時已筋疲力盡，氣喘如牛，不願再行，乃決定宿小溪，由余及周君同去壯丁訓練隊部設法，餘五人先在一茶樓整理。殆至隊部，見門首有守門者二，因詢其未武裝者曰：「此間隊長何人？」彼曰「王姓！」余曰：「余等欲一見之可否？」彼詢以何爲見隊長，余曰：「有事相請耳！」彼乃曰：「汝究有何事乎？余卽王隊長也。」余聞之，大侷促，王隊長見狀，曰：「無礙也，可以直告，當在能力所及範圍內，予以協助也。」余乃告其路過此間，欲得一宿處，彼謂此間市面甚小，無旅館，凡客人住宿，均借茶樓安身。余等乃請其設法向茶館主人商權，蓋余等人地生疏，殊多不便也。結果借得一茶樓之小閣，破陋甚，僅足一蔽風露耳。

飯前，略更衣褲，蓋泥濺全身，不得不換去之。以汚者自洗，飯後乃將濕衣取炭火烘乾之。殆入睡時已十時許，遙聞街間更夫鑼聲，雜以壯丁哨兵之步履聲橐橐，悽然覺已身正處異鄉，又不知何日可到家中，思及此，又轉側不能成寐矣。

第五日

雞聲四起，天已微明，微聞街市間已有人聲，蓋鄉人趕早市者也。遂起身，購蕃薯及大餅少許，作爲早膳，復由王隊長代雇得挑夫一彼人曾在無錫任小火輪之司機者，能操強無錫語，對於無錫情形，都熟悉。因詢之無錫現況，彼云尚係九月間離錫者，目下無錫情形，完全不知也。八時許離鎮，此時天轉晴，陽光照大地，昔日之陰霾氣象，爲之一掃殆盡；而余等困憊之精神，亦不覺爲之大暢。甫出鎮突聞機聲軋軋，仰首視，則日機一架方迎面而來，惟飛翔甚高，並無襲擊模樣，而鎮人乃驚惶不止，均趨入屋中不敢稍動，守哨之壯丁，更強不許余等行，實行其所謂「交通管制」，復令余等摘去軍帽，蓋恐帽徽閃礫之光，爲機上所窺見也。惟此種情形，但實施於飛機低飛百尺以下時，常地壯丁，僅知濫用其所得區區之常識，可笑復可憐，余等遂亦不置辯，遵其所示，未三分鐘，機卽遠去，余等顧該壯丁而作苦笑，彼似亦察知余等之意，乃復嘮叨曰：「甯可防之而不來耳！」余因笑謂同行者曰：「若此公者，誠模範壯丁矣！」彼不能察余之言，但瞪目而視，不知所答，余等行數十步，回顧之，猶見其光禿之頭，頻頻試探仰望偵視也。

此時之泥路，爲一夜燥風所吹，已稍乾，不若昨日之寸步難行，且余等此時之精神，正如一輪朝陽，蓬勃有生氣，速度亦因之大增。此時路間少行人，諸人均埋首而行，作冥冥之想，以爲路已去其半，再數日卽可抵家中，一敍天倫之樂，以途間困苦之狀，告諸家中人，藉以博一親切之安慰，其欣喜又何如？思及此，口角邊各噙一微笑，以示其中心之快慰焉。正遐想間，突聞隆然之聲，起自北方，均屏息靜聽之，乃又接續數響，度其方向及距離，當在長興附近，同行者有曰：「此炸彈轟炸聲也！」一語提醒，方悟及余等已漸入險境，不禁悚然而懼，方才心中美麗之幻想，已盡拋入雲霄矣。惟余等由山出發時，已料及長興附近，或小有危險，故亦不十分驚惶，惟埋首再行，但心中覺栗六不安耳！

再行，轟炸聲漸寂，緊張之心弦亦爲之稍弛，午間，達虹星橋，該地爲距長興約三九路之小鎮，至則市面蕭條之狀，頗令人驚異，且十室九空，店面亦多停業者。欲詢之鎮上人，則所見者均老年之人，言語不能相通。正躊躇間，忽遇後行之四人亦至，彼等先吾等而至此，謂消息殊惡，長興已混亂；國府遷都重慶；而無錫江陰已成火線矣。驟聞之，如晴天霹靂，急詢之消息何來，乃曰閱自此間壁報，余等方知此非爲謠傳，竟一時不知所措，同行之挑夫亦不願再行，余因思及余等之初衷本欲回家，今故鄉既已成爲火線，安知不在數日間淪陷，余等又何必更自送入火坑耶？同行中有四人均同意於余，而其餘六人，則謂此消息之確否尚成問題，而既已完成其半，又何願

再放棄之，不如再行。余等五人因此種嚴重問題，實爲各人生死之所繫，遂亦聽之而余等遂決定不再前進，卽於此時折囘，再返山中，靜俟學校之辦法。嗚呼！跋跡五日，歷盡辛苦而希望全成泡影，懊喪萬狀，心且全灰，惟事已至此，亦徒呼奈何耳！旣與繼行六人揮淚別，乃在鎭間小作勾留，由余去公安局設法一小舟，渡余等歸小溪，蓋此時諸人已無力再行矣。結果由局方封一小舟，其容量恰足五人蜷伏其間耳。余復就鎭上小店購乾糧少許，以充饑腸，蓋余等未及進午膳也。

舟輕甚，偶一小動，則顚搖不已，遂靜伏不敢轉折，五人亦不互交一語，蓋此時諸人均沉悶已極，亦無話可談也。舟行甚緩，殆至五時許，尙未能到達，詢之岸上人，云尙有三里，而天暮甚速，須臾卽昏暗不辨路徑，舟子又不識道路，觀四野荒漠甚，暗中摸索，反爲不美，乃囑舟子繫舟，待明日天明再行。

舟旣傍岸，以電筒四射，四周了無人烟，燈光亦無，蓋余等正處荒郊中也。遂伏舟中，擬渡過此漫漫之長夜，而足上粘泥及膝，原可寸許，僵木不能動，腹中又饑甚，不能稍合眼，晨間曾聞及小溪附近多匪類，每乘機擄刼，此時思之，益覺悚懼。舉耳靜聽，惟遠村犬吠，隨風飄至，慘厲如鬼魅，心膽俱爲之奪。俄爾聞小舟聲，窺視之，則一星燈火，正迎面而來也。驚極，因念呼喊亦無益，不如坐以待之也。幸該小舟掠我舟而去，或未爲其見及也，如是一夜都未合眼，殆覺疲乏之漸不支時，天已露魚肚色矣。

## 第六日

東方漸露一線之曙光，余等之小舟已波蕩於晨光曦微之中，尋求其目的地。未半小時，卽到小溪鎭，遂舍舟登陸，仍至原來之茶店中。鎭中人見余等遄返，咸驚異，余等告之以故，均嗟嘆曰：「時局日非，前途殊堪憂慮也。」彼等知識淺薄，對於民族觀念尤爲淡漠。其所慮者本身之生命財產耳！略事漱洗，復行。乃雇昨日爲余等担行李者，爲余等挑至梅溪。此時途間，經昨日竟日陽光之照射，已乾透，惟覺其柔軟，似行夏日之柏油路。行尙速，惟諸人此時，均覺多走一步，必遠家中一步，日前之信念，至此恰反，心中殊難受。同行之朱君，年最幼，念家心亦最切，此時竟放聲大哭，觀其數日來，爲風雨所侵，頗呈憔悴之狀，今日更不堪，不覺起同情之心，但余等亦不敢出一言以勸慰，蓋此時心中悲痛正同，甫出一言，亦必淚水奪眶而出，反增人家之悲苦也。故路間均默不交一語，惟各懷一沉重之心，運足而前進。

午後三時許，卽到梅溪鎭，途經該地保安隊時，隊員數人，卽上次勸阻余等者，見余等折囘，先作驚異之狀，繼以冷笑饗余等，以爲不聽良言，自討苦吃，然觀余等眉宇間悲切失望之狀，亦未再加以任

何嘲諷，然余等憶及前日過此時大言不慚，不覺亦有愧於心面覺赧然低首疾過之。至鎮上因時尚早乃去該鎮梅溪小學一探消息，蓋或可借宿彼處也。至校，則校中尚未散學，因詢之待役，謂此處校長劉姓，此時不在校中，囑稍待。余等乃坐待之，未半句鐘，果見其來，年事可三十許，穿布袍，樸實中含書卷氣，因趨前告以來意，並自作介紹，彼既知我等係學生，殊露歡迎之狀，曰：「校中有空屋可供汝等住宿，惟簡陋殊甚，尚祈原諒也。」余等均感謝之，劉先生爲余料理房間，並親向學生家屬租借被褥，代爲佈置，熱心殊令人感激不止。

傍晚，有軍隊約一營，自長興方面來，擬投宿於此，顧鎮人畏如蛇蠍，見其來均享之以閉門羹，結果僅有一連尋得宿處，止於此，餘則繼續前進。以此情形觀之，而曰軍民合作，相去太遠矣。吾人試細味之，亦不難明其所以然之故也。

## 第七日

夜來暢睡甚酣，醒後匆匆起身，劉先生已至，詢晚間睡安否，余等均道謝。告以今日欲行，彼似甚惜別者，因親赴鎮間覓得挑夫一，言明允出重價，鄉人因下至孝豐並無危險，遂亦樂就。早膳畢，辭劉先生登程，出鎮未半里許，遇前在梅溪正大旅館中認識之王君，甫見余等甚驚異，告之以故，並詢以何往。彼云日前在梅溪分手後，卽赴湖州，因該處情形已混亂，故稍帶用物回原籍孝豐城西南之東山；蓋前係就職湖州者也。並云今日無論如何不及趕至孝豐城，可暫安身於東山彼家，察其意亦出於至誠，遂首肯之。由梅溪直下孝豐，雖亦爲泥路，然此時天氣絕佳，秋高氣爽，沿途風景，似亦增其美麗；枝頭黃葉閃耀其燦色之金裝，舞蹈於秋陽光下，偶爲微風所吹，颯颯作聲，一若知冬日之將至，已身將長眠於土中，工作其自悼之歌也。其肅殺之象，恰與吾人鬱勃之心境吻合，遂愈覺其感人矣。

午飯時，到安吉城，城內滿佈軍隊，據云皆係上海方面調下者，觀其狼狽勞頓之狀，確爲新自戰場歸者。

城內各飯店，均爲軍隊佔爲膳堂，余等乃就城外一小店午膳。飯畢，略事休息，復購番薯數枚，蓋此去東山路途殊遙，可以此解渴充饑也。一時許，遂又行，途間殊荒涼。遇一娶親者，其傢粧殊富麗，恐爲歹人所垂涎，令壯丁數人彈押之。其最堪發笑者，卽其新娘之花轎，亦有壯丁一名押護，詢之，亦恐擄去也。以意度之，新娘盛妝，必多珠花首飾，恐爲匪徒所奪，非眞欲擄其人也。行未二小時，微疲，稍食番薯，問之鄉人，距東山尚有四十里，而仰望日已西斜，乃奮全力行，蓋恐不及也。再行一小時許，看已落日西沉，暮色四合矣。而以路程計，尚在二十里以上，亦不之顧，但努力邁行。未幾，天昏黑，數步以內已不能辨物，路又爲石板所舖，嵌足痛不堪，未數步卽有一小溝，稍不

經意，即蹈入其中，人亦爲之顛蹶。夜風襲人，其涼徹骨，而頭上汗珠點滴落，余亦不能知何冷熱，不能調勻若是耶！兩足更酸痳不能舉步，僅如運用一呆板之機器，此起彼落耳。六時許，抵一涼亭，均趨入暫息，方一坐下，雙膝有如刀剜，痛不可當，竟不能再伸直，良久始能起立，先試慢行數步，以舒筋骨，始能繼續舉步。據云此去東山，尚須翻過一山岡，岡雖不高而甚修長，料想之必又不易翻越，然目的地旣已將屆，亦惟咬緊牙關作最後之搏戰耳。

岡上石級重重，且多兀突無規律，每一錯踏，腿間又無力支持，小則傾搖，大則竟撲跌。而此情形，於下岡時尤甚，幸賴吾人體內最後之氣力，終乃過此山岡。再行里許，遙望一星燈火，隱約於山麓，則王家到矣。旣入門，立擲客堂，亦不待主人招呼，即坐櫈上，蓋此時已筋疲力盡矣。主人見其子歸家，並有客來，急烹茶煮飯，款待甚殷勤。惟此時余等力乏已極，但知享受，竟未道謝，彼等亦知余等所以然之故，並不稍怪；及後思之，亦不覺啞然失笑也。頃刻飯煮就，菜四色，烹調至佳。余因先謝曰：「萍水相逢，蒙招留膳宿，殷殷之意，中心甚感激，誠不知如何言謝也。」王君曰：「際此烽火遍地，四處干戈，再能安居家中若干時日，殊不敢料；又安知後日亦將如君等之流落他鄉耶！」言下感慨不止。

飯後，主人爲燃炭盆一，藉以取暖。十時許，登樓就寢，主人復借以被褥，故一夜安睡，一日來之勞頓，又復原矣。

總計今日一日，步行凡九十里，爲十日中行程最長之一日。

## 第八日

晚間氣候殊寒，下半夜尤甚。山間氣候，往往如是，蓋山谷中四面堵塞，易蓄熱，亦易散熱故也。山間人晝披單衣，夜裹棉被，亦爲常事，吾人久居城中，未嘗經此，當詫爲異事矣。晨起推窗一望，則山脊盡白，蓋昨宵降重霜也。葉上霜點，凝爲水滴，朝陽照其上，晶瑩可愛。主人已早起爲料理早膳，余等本擬就城中進食，顧主人旣已預備，盛情頗不可卻，草草食畢，即擬啓行。主人因此去孝豐尚有三里，恐路途不識，且又有行李，故即請其弟代爲挑担行李，並爲領路，余等固謝，而主人不可，並謂旅途邂逅，殊爲難得，後日能否再聚首，未敢逆料，此時亦不過略盡地主之誼耳！幸君等勿謝也。余等見彼確係出自衷心，非僅爲客套，遂再三道謝而許之。八時許，遂與主人別，謝其款待之殷勤，將來終思報答；並謂後會有期，惟各自努力前程耳。頻行，主人猶揚巾示別，其熱忱令人感動。

此時主人弟亦已裝束畢，去其長袍，而易以短服，精神抖擻，儼如一勞工，殊不知彼亦係執鞭於村間某小學者，固爲智識份子也。鄉人處田野中，樸實成性，並無城市中扭於階級之惡習，誠可羨者。行未四十分鐘，即抵城中，王姓弟欲辭去，乃就鋪間購得熟鴨一，以饋

贈之。彼謝而後受。余等因距山已近，不必急急，故擬今日到報復鎮歇夜，明後二日卽可翻越過山。乃就城中略作盤桓，在市中購什物，如電池肥皂等類，蓋山間無此類物件也。約十一時許，就肆中進午膳，該地菜蔬肉飯均甚低廉，蓋小城市中，人口與地物之分配甚合宜，生產與消費適相將，故生活程度甚低；如在大城市，則人口繁多，地物不敷分配，消費大於生產，乃不得不仰給於其他小城市，因之物價因運輸而高抬，生活程度遂數倍於小城市。此種情形，在理固不能免，但吾人設能着力於開墾荒田，發達交通諸事業，或能減少此不平衡狀態也。

飯後復登道，此去報復鎮僅二十五里，遂徐步而行，路間行人殊衆多，皆上下城鄉者也。小車轆轆之聲，此呼彼應，頗能解寂寞。未一小時，余突覺寒冷，而顧他人，殊無寒冷之狀，蓋此時雖在冬月，而山中因受陽光所射，天頗溫暖也。因視手指甲，則作紫色，遂恍然悟，蓋余素患瘧，日前跋水，感冒風寒，此時又發作矣。然此時身邊殊無藥物，因憶昔曾聞及瘧疾可以急步療之，未嘗一試，此亦一機會也。遂仍繼行，未幾冷稍退，寒熱又繼作，旣急行，稍出汗，熱似減輕，惟全身甚疲耳。乃不得不讓同行者先行，約在鎮上相値，余蹣跚緩行，五時許始到鎮。知同行者已覓得宿處，余因乏力甚，稍進晚飯，先就寢。而心中甚焦急，蓋病魔擾人，偏又在途間，不知明日能否隨彼等同行，遂與彼等談及此，而彼等擬明日一日越過此嶺，晚間卽可到校，不可以余一人而誤事，獨奮君以余抱病趕路，殊斲害身體，不如明日先住上次投宿之山巔，後日再到校。且願爲余作伴，同行者均同意，余亦釋然。

## 第九日

夜來熱甚劇，幸至下半夜，卽逐漸退清，至晨間病已全失矣。同行者已作別先行，余遂與奮君同赴市上購白糖及酥糖少許，蓋山間僅有玉蜀黍粉，調入白糖，可易於下嚥也。八時許，離鎮，行里許，又入重山，卽日前跋澗之處，數日天晴，水已乾涸，余等可就石磴上過之，無須跋水也。山間本多竹，葉小而翠，數日雨水之冲刷，更了無纖塵，映日光中，微覺透明，山間遂盡爲綠光照耀。有時輕風飄蕩，作娑婆舞，更婀娜多姿。余素愛竹，惜久居城間，所見者亦染市塵氣，偶而於近郊見之，亦多雀鳥築巢於其間，爲其糟塌，殊少清淨氣。獨此山之竹，處人跡罕至之名山中，頗不爲世俗所薰繞，遂倍覺清秀脫凡。其竹本粗挺，而其葉則又纖小，無妖媚氣，殊令人油然生愛戀之心。惜處地荒僻，爲游人所忽視，實則其可觀誠不減其他著名之處，世間多少埋沒英雄，見此山之竹，亦必同爲呼屈也。

午間抵一鄉人家，僅茅屋一，屋主係一老人，問之，則有一子，山間採薪去，尚未歸來也。乃告以今日欲就食於此，問其有無菜米等物，

彼云尚儲有升許白米，可供一餐；菜蔬則青菜蘿菔，隨拔隨燒可也。言已以手指其門首之田中，則沃田畝許，係其畢生精力，在山中開殖之地也。余等乃履其室中，令其洗青菜蘿菔各若干，以作飯菜，並借其爐灶，自任烹調之職。須臾飯熟，菜亦煮就，乃與奮君共食之，菜雖陋甚，然係出諸已手，倍覺甘美有味。食畢，因向老者曰：「所存之米，均爲余等食去，汝將何食乎？」老者笑指其曝晒於門前之玉蜀黍曰：「余等安能日日食米，長日惟以此充飢耳。」頻行，贈以銀角三臺，彼乃謝之再四，曰：「此已足余一月之開支矣！」復贈之以酥糖一包，彼乃欣喜若狂，曰：「從未食此也。」噫！余等於流亡途中，酥糖作飯，尚以爲苦事，殊不知尚有人珍爲異味也，生活之懸殊乃至於若是。

午後四時許，始到達高嵩，即前投宿處，屋主已遷去，換一韓姓者，因告之以來意，彼乃爲余等煮水洗足，並煮米飯，供余等晚飯，夜來仍宿於上次就寢之木閣上。

第十日

一覺醒來，天已大明矣，主人已爲沸水烹茶，並煮玉蜀黍粉以爲早膳。余謂奮君曰：「余等尚有白糖，何不向彼索取玉蜀黍粉若干，調入白糖，烤以爲餅耶？」奮君亦樂於一試，余乃告之於主人，彼乃出粉約半升，余等調入白糖，更加以適量之水，使調勻，乃以油入鍋中煎之，迨煮就一枚，試嘗之，頗香甜適口，盡啖之。奮君曰：「余等可悉數留作午膳也。」乃製成四五枚，實之囊中，預料可大供一飽矣。九時許，又登道，昨日在山下，已望見山頭盡白，疑爲重霜，此時始知山間方大雪乍晴，積厚可寸許，十月中見雪，在余尚爲初次，由此亦可知此山之高度，並氣候之寒冷也。

沿途多飛瀑，上次經過時，因雨未曾注意及此，此時天大晴，時光又多充裕，故每過一瀑時，必駐足賞觀之，盡其雄偉之狀，殊足擴人心胸。有時倒瀉直下，有如倒懸銀布，有時遇碎石梗其中，遂激成星星水花，潔白如雪。而其音如洪鐘、如銅磬、如狂歌、如私語、耳目所及，雖一刻亦有千變焉。

午飯時，抵前次第一日就食之茅屋中，索茶水少許，出自製之餅而食之。剩餘之一枚，贈之茅屋中人，並告以即係以玉蜀黍粉所製，彼等曰：「色固似耳。」及嘗之，笑曰：「汝紿吾耳！余等自製之餅，不若如此甘美，此必非玉蜀黍粉也。」余乃告之確係該粉所製，並告以調製之法。彼等笑曰：「余等食此度日，已將一世，亦未嘗加入若許作料，汝等如此食法，味道固佳，然亦未免過於重視此卑賤之粉矣。」余等感其言大有諷刺之意，不覺面赧。

四時許，抵鮑家站，即前與在山諸人分手處也。舊地重逢，頗覺感觸，因與奮君同入飯館，食步行十日中最後之一餐。飯畢，聞足聲登

然入室，急視之，則同學三人，聞先行者云及今日可到山，特下山相迎，不禁悲喜交集，蓋悲者家鄉淪亡，不知何時再能歸去；而喜者流落十日，今日又投入大團體中，不致孤零飄泊也。遂相偕上山，未半小時，已到達寺門首，余喟然曰：「前者依依惜別，殊未料及十日後仍能相見也。」進寺門，彌勒佛亦坦腹大笑，如故似且作嘲笑曰：「十日魔難，已嘗箇中滋味，不妨休養數日也。」

三二一—三七二


# 中國銀行

## 香港分行

本銀行爲我國開設最早組織最大之銀行復經國民政府定爲國際匯兌銀行資產充足分行衆多故能與顧客以各項業務上之利便匯款迅速交收妥當存款穩固利息優厚僑胞函示委託極表歡迎

總行：上海
國外分行：倫敦　大阪　星嘉坡　紐約
香港分行：皇后大道中門牌四號
廣州：長堤新塡地　漢民北路　河南同福西路
江門：新市路
台城：台西路
韶州：民權路
瓊州：德勝馬路
汕頭：至安街

# 鹽業銀行

股本及公積金　股本一千萬元實收七百五十萬元各項公債金及盈餘滾存共六百零五萬零九百八十二元四角七分
總分行地址　上海北京路　天津法租界八號路　北平西河沿　漢口湖北路　杭州三元坊　青島河南路　廣州西堤二馬路　各省市均有通匯機關
各營業事項　辦理存款放款貼現匯兌儲蓄保管及代收款項業務上海天津漢口本行內特設保管庫備有保管箱招租並代理四行儲蓄會一切章程函索即寄
香港分行行址　德輔道中二百三十六至二百三十八號
電話—經理室　二一九二二　三二四二九
　　　營業室　二一一二九
九龍支行　行址彌敦道三百五十三號電話五零六三一

# 小如彈丸的比利時

一粟

歐州有兩個民族，討人家的歡喜，惹人類的同情，據予觀察所得，當以奧地利亞人與比利時人爲最。奧國人是具有詩意的，在維也納的廣場上，常常圍聚著好聽音樂的民衆。比國人則性情温和，聰明渾厚，對於外來的旅客，頗盡招待之誼，以致賓至如歸，莫不滿意而去。予以旅比甚久，今將有南歐之行，對於這個小如彈丸的比國，既表著深切的同情，豈可不有以記之。

比國人對於家庭的態度，和法國人不同。法國婦人不喜歡小孩，而比國每個家庭，往往有六個至十個小孩之多。故每逢春秋佳日，小兒往往隨著父母在馬路上散散步，到公園裏去坐下曬曬太陽。或者索性到咖啡館內去坐一息。吃杯咖啡或啤酒，其樂也融融而洩洩，大有中國家庭之趣味。比國人對於天主教信仰甚虔，職是之故，往往以子女獻諸天主教會，以爲人類服務。故子女之從小即離家庭而修道，以冀他日之成爲修女與神父者，一個家庭內，總有三四人。比國人口之密度，雖爲世界之冠，然政府獎勵繁殖的政策，迄未少衰。比政府津貼龐大的家庭，大學校當局優待年青而尚未結婚的教員，以經濟上的援助，令其早日組織家庭，皆其例也。

在每一個比國城內，總有一個天主堂，在碧綠的青天下，堂的塔尖聳入雲霄。每個城內至少有一個堂，多則有好幾個。假如我們跑到天主教堡壘的魯文城內登高一望，則教堂與修道院之數，均星羅棋布於大地之上，而不可以數計。城內有本篤會，方濟各會，耶穌會，多明我會等修道院。各院均藏書甚多，會士又多積學之士，故頗見重於當時。城之東北，有修道院名 Abbaye du Parc，本爲本篤會支派，以耕讀爲務，藏有經典古籍甚富。院之四週皆水，茫然巨浸，岸上古樹參天，多百餘年物。在天然美麗的環境中，老修士衣白衣，鶴髮童顏，笑容可掬，手捧經本，緩行堤上而默誦之，身在人間，似已神入天國，大有天下滔滔，惟我獨清之概，涉足其間，誠不作塵世想矣。餘如比京，昂維斯，白魯與瑪陵，烈愛日，多爾奈等城，亦復教堂與寺院林立，不但在宗教方面具有感化的價值，就是在藝術與建築方面，對於人類的文明，亦復有無可估計的貢獻。我常想把法、比、西、意、英、德諸國教堂的照片收集整頓起來，印成專集，對於藝術方面，自有莫大的意義，惜以年來奔走各處而未果。比國有著名畫家予奔時 Rubons，其宗教名作現均藏於昂維斯堂內，比人視爲希世之珍，即博物院內亦不多覯。

比人既富於宗教精神，中國人之遊斯邦者，往往受其影響。玆予

所欲言者，一爲聖本篤修道院，一爲聖安德修道院。聖本篤修道院，在比國東南瑪來得梭（Maredsous）村上。比國地處歐洲西北，與荷蘭同有低國之稱，故絕無高山巨嶺，不過東南畝時河 La Meuse 兩岸，略有山壑與邱陵，綿延起伏，而數十里外之瑪來得梭，猶及獲其餘波，故本篤修院建立於高岡之上，堂上鐘樓之兩尖，衝入雲表，院址佔地近數百畝，每一巨廈，均儷以幽雅的林園，自曠野中視之，在斜陽的籠罩下，頗爲壯麗，迥與隣近的村落不同，已自成一『國』矣。此院藏書極富，多飽學之士，獲得三個博士頭銜者，不一其人，其於古今學問，神哲科學，無不貫通，可想而知。該院辦有專門學校，兩所，擁有農田百餘畝，以教以耕，暇則著書立說，從事祈禱，以終此生。不過讀者毋以此輩修士爲飯桶，爲廢人，只著想於出世，而於入世方面無所貢獻，果如此著想，則誠然誤解若曹矣。此等修士，和佛教中的和尚，主張清淨無爲，度其黃老生活者異趣；蓋彼等用出世的方法，剷除富貴功名的偏念，至於入世方面，則埋頭苦幹，立德立言，克己愛人，以期有功於社會。

瑪來得梭本篤會的修士，以唱經著名於世，其聲幽雅高古，超然不凡，特別是在歌德式 Gothic 建築的教堂裏唱，尤饒風趣，其聲翺翔於簷宇之間，而絕無散漫之虞，聽之者自能觸動心弦，默然深省，收斂著自己放蕩無羈的靈魂，歸宿於造物者之前，音樂與歌頌者之功，不能不謂爲偉大。蓋平唱 Plain Chant or Gregorian Chant 能發揮情感及中心之所蘊蓄，用簡單直接的方法出之，而絕無所謂矯揉造作的機械作用，存乎其間，故其感人者深且遠矣。

瑪來得梭的形勢與人物，既如上述，遊客涉足其間，輒有人傑地靈，世外桃源之感。故近如英法，遠自美洲，四方人士之來此參觀者，不一而足。有人來此數日，藉以逃避世俗煩惱，『避靜』幾天，藉以檢查性靈生活。有人來此專以參觀爲目的。某次有共產黨數人來此參觀，被留午餐，逗遛半日始去，恍然了解於列寧之所謂共產，和修道院共產之旨趣大不相同。蓋修道院內之『選民』，程度優越於羣衆，於物質方面，抱出世的觀念，而無所競爭；至於衆人，在訓練方面，容有欠缺，步伐不能整齊，安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賢愚勤惰，各有不同，使之立於同一陣綫，未免難行。蓋人類愛自由，喜選擇，對於專制的機械的生活，無所留戀。共產主義陳義過高，富於理想而礙於實行，雖於二千年前爲柏拉圖所提倡，但仍不能實現於今日，以其與人類本性相反，亦無可如何之事也。

和聖本篤修道院齊名，在比國西方平原上，更有聖安德修道院，和中國人的關係更深。比國西部爲佛蘭得（Flandre）平原，民性純樸，甚爲宗教化。明末清初中國有位外籍的天文科學家名南懷仁者，卽生長於是邦，至今岡城（Gand）博物院裏，猶有此公巍然

的銅像，朝衣朝冠而朝靴，儼然滿清盛世之名臣。安德修道院就在這種濃厚的宗教空氣中聳峙於佛蘭德平原之上，週圍百餘里內的居民，皆能聞其鐘聲，視其塔尖每逢星期，接踵而至，朝拜造物主宰。大約八點鐘的模樣，有一羣黑衣修士，搖曳魚貫而入堂內，開始唱經，做大彌撒，內中有年近七旬的中華修士，髮白皮縐，眼小面圓，身材短小，追隨於衆人之間者，卽『聖本篤弟子，景教后學』鼎鼎大名的陸徵祥。予與陸氏無深交，在比國時，曾見面一二次。陸氏固健談者，每次均能以清宮祕史和外交佳話見享，令人滿意而去。不過愛國之士，以陸氏之不能效伍老博士廷芳之抱印而逃，遽受袁氏亂命，擅簽二十一條，不免爲老牌外交家盛德之累。然陸氏嘗謂處理當時外交，頗多祕密，一切情況，爲外間所不及知者尙多，容當著述專書，以自白於世。不過二十一條以后，有九一八，一二八，八一三諸役，外交情勢，每況愈下，以今比昔，不啻有天壤之分，國勢頹危，致外交於失敗的事實，又何嘗不可爲陸氏曲解，然其然豈其然乎？陸氏暮年做瑞士公使，無事可做，優遊於山水之間，以娛晚景，不意其夫人培德沒於民國十五年四月，致促成他生活的變遷，而與人以深刻的印象，迥非一般官僚政客可比。晚年的高風亮節，自有足多者。陸夫人爲比國天主教人，早年在莫斯科相識，時陸氏爲使館祕書。結婚時相約：將來如有子嗣，必須奉教，而陸氏本人之信之與否，當時固未計及也。不過陸氏雖抱養一女，終於無子，本人遂於長外部時，領洗奉教。結褵二十七年之後，遽賦悼亡之詩，陸氏受著他夫人的影響極深，卒因宗教和愛的關係，六十歲的老人，決計離開塵世的勢利的富貴的官僚生活，投身於刻苦的犧牲的精神的生活，自非今世的三朝元老，摩登馮道所可比擬。陸氏夫婦間的友誼，是誠摯而堅強，數年以前，陸氏曾發一『悼啓』，請友朋爲其夫人祈求，讀之令人想起唐元稹的悼亡詩『遣悲懷』三首，而其『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詞』等句，又不啻爲陸氏寫照，陸之無子，固矣，妻亡后，其後文之復逃亡，此情此景，眞復悽涼。陸之悼啓如左：

嗚呼培德！汝生平事實，初思之，似無足記述，乃追索期年，始覺無一不可記述。蓋汝明道信道，體察躬行，去外誘之私，充本然之善，根據教理，施諸一切。故語言動作，合乎天性，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至于中饋，二十七年有如一日，予耳濡目染，獲益實多。且慈祥謙和，尤爲汝之特性，臨終復以喪禮葬儀從簡爲囑，可見汝之一生，純以天主慈愛之道爲志願。今予捨身專事天主，奉行此道，則汝之志雖苦，汝之願償矣。學習修士夫陸徵祥聖名天士比德拔淚述識。

這篇短短的哀啓，可視作一篇絕好的祭文，讀之未免使人作以

下的感想：就是除愚忠愚孝而外，又有陸氏的『愚愛，』然在此世風澆薄之秋，就是具有結伴終身愛情神聖的美德的人，也往往爲離婚，同居戀愛自由等觀念所打破所剷除，使得社會家庭，重受不良的影響，所以陸氏的愚愛，固亦未可厚非。不過當他正式入本篤會做修士的一天，他許多的朋友，尙不能了解陸氏的思想，此事頗足令人解頤，然見智見愚，固各有不同也。

事情是這樣的，陸徵祥在外交界是老前輩，當其離俗修道之日，中國駐歐使節，羣來慶賀，座中有顏惠慶王廣圻金問泗等，聖安德修道院的門首，車水馬龍，頗極一時之盛。全比國的報紙，不問大小與黨派，均競載其事，稱爲異數，說陸氏是中國歸化天主教的急先鋒，隨陸氏的後塵的，當有蔣介石張學良閻錫山等，爲政者既然奉教，小民自然跟隨，大有疾風草偃之便，西人之見解，似乎隔靴搔癢，誠無足怪也。陸氏入院的禮節，莊嚴隆重，當著一幕一幕展開的時候，忽然某外交官展其外交手腕，欲挽狂瀾於將倒，堅欲與陸氏耳語，在極度緊張的空氣中，他說：『子欣（陸之字）容我說最后的一句，以你的資望與才幹，還怕回到中國不再做外交總長嗎？就是一個老婆死了，也不應該傷心到這步田地，就來做洋和尙，貽笑萬邦，還怕到中國去，娶不到一個年紀輕漂亮的小老婆呢！勒馬懸崖，在此一舉。』陸氏淚下盈眶，終不爲所動，禮節繼續進行著，鐘聲大作，時已正午了。因爲比國宗教空氣的濃厚，與比人和善的引掖，在陸氏修道前后的數年間，華人及學生之奉教者，不一其人，不過回到中國以后，因環境的變遷，生活的艱難，實行共產者有之，變爲土匪者有之！

上海法租界，有好幾條路，是紀念歐戰中的豪傑，例如霞飛路，福煦路，亞爾培路，邁爾西愛路等。霞飛和福煦是擊敗德國的兩位元帥，至於亞爾培爲比王，邁爾西愛爲樞機主教，則又人盡知之的事實。歐戰時比爲德佔，比王出奔，留守比國者，厥爲不撓不屈，不畏威武之邁爾西愛樞機主教。他是以道義的精神，戰勝德國，對於比國同胞，多所全活，時人稱爲國父。當戰事緊急的時期，邁爾西愛曾作一文『愛國心與忍耐性』(Patriotism and Endurance)以勉勵其國人，深爲德人所忌。蓋邁氏對於敵人，攻擊不遺餘力，以其殘害良善，慘無人道，故預言德師必敗，最後勝利，必屬於比。此文一出，德駐屯軍長官咆哮，然畏邁氏如虎；無如之何，因其地位至高，道德學問，彪炳全歐，苟不利於邁氏，則全歐反響必深，反於德軍不利，故以隱忍爲上策也。邁氏長於科學與哲學，爲新士林哲學派正宗，深爲福煦元帥所推崇，稱爲近代崇高的哲人。按邁氏爲現實派，嘗勸人握牢住現實，利用現實，不必枉費思想於過去，亦無庸碌碌於將來。因過去者，終成過去，無可挽回。未來者未必即來，幻想無用。最好

是不要讓現實輕易地過去在現實上努力斯爲哲人。邁氏工作過度，積勞成疾，於一九二六年卒於比京，比國如喪考妣，禮以國葬，全歐國王及首相均來執紼，福煦元帥亦與焉。當時我適在比京，在人叢中看出福煦上將衣戎服，步隨遺櫬，萬人的視綫均集中在他的身上，他一步一步的向前送他的亡友入穴，令旁觀者生出無限的感慨，即無論何人總逃不出死的一關，就是『超人』亦何能例外？

死眞是一個謎，無人能給一個適當的解釋。

比國是個很小的國家，尙不及江蘇半省之大，土壤雖近於狹小，然典章文物，燦然可觀，實在是歐洲文化的一園。比人不矜不驕，好正義，無野心，有泱泱大國之風，比年以還，人材迭出，在科學，哲學，經濟，政治諸方面貢獻於世界文化者至大，是以深得人類的同情。


**中國國貨銀行香港分行**

經營 儲蓄 放款 匯兌 信託 等一切銀行業務

地點 香港德輔道中

電話
營業部……三叁二一八三
會計處……三叁二一八四
國外匯兌部……三叁二一八五
經副理室……三叁二一八六
總經理室……三叁二一八七

國內商埠・國外大城・遍設分行・均可通滙・

**旅行雜誌第十一卷彙刊**

每部精裝兩厚冊（封面金字）

實價六圓 郵費外加


三二一—二七七

# 伯利恆素描

孫沛甘

「猶太的伯利恆呀，你在猶太的府縣裏，並不是最小的，將來有一位君王從你那裏出來，牧養我以色列民。」

馬太福音書第二章

這里所說的君王，誰都知道就是「萬王之王」的我主耶穌基督。他在一千九百三十七年前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誕生在這個卑微的伯利恆城中。那時候的情景，凡是讀過新約的，都知道是怎樣的純潔，慈愛和謙卑。當這位救世主呱呱墮地的時候，天地間充滿了喜悅。東方的博士由星前導引路，「直引到嬰孩的地方，就停住在上頭。博士看見那星，大大歡喜。進了房子，看見嬰孩和他母親馬利亞，就俯服拜那嬰孩，揭開寶盒，獻上黃金乳香沒藥爲禮物……」

伯利恆因爲有這樣的一段歷史，兩千年以來每逢耶穌聖誕節和復活節（俗稱外國冬至和外國清明），大家對於這個小城便不期然的發生一種憧憬，覺得這個聖地永遠是活的，生的，將永無盡期的被人紀念着，在心靈上產生一種安慰和喜悅。我現在根據密勒氏(M. S. MELLER)的紀載，把這所小城的情狀介紹在下面：

有許多人對於伯利恆，恐怕還以爲這不過是很久很久以前，那聖誕之夜傳說中的一個城市罷了。其實它是一個現代的城市，不但市民是富有生氣，地方也包含着許多活動的姿態。男子們爲了解決生活問題，一天到晚操奇計贏，忙個不了。他們的太太們除了持家之外，還要上嘈雜不堪的菜市去斤斤計較採買東西。那菜市上至今有牧羊人驅着綿羊，和渾身光澤的黑山羊，上市售賣，好像千多年前一般。

紆曲而狹窄的街道中，駝鈴發着玎玲璫琅的聲音，那副情景和東方的博士們跟着星趕路時十分彷彿。基督誕生禮拜堂是當地一個很發達的教堂，鏜鏜的鐘聲除了耶穌聖誕節向全世界動盪繚繞之外，每天住在教堂四週的居民，也隨着鐘聲前去祈禱做禮拜。

目今伯利恆城中有居戶二千家。那些房子多半作金黃的象牙色，平頂，二層樓外有圓拱形的露台，因爲地勢陡峻，可以遠眺「死海」的景色。這個城裏所可告慰的，就是至今還沒有見到呆板式接連着像條塊般的水泥建築的公寓房子，像在耶路撒冷，海法，和貝魯特所見的，這些房子外表上更和其他在俄國，意大利，希臘，和羅馬尼亞的一般，看上去像從一個模型裏所產生的。這點眞是值得慶幸的，因爲伯利恆具有她特殊的身份地位，決不能隨便輕蔑的呀。

約瑟和馬利亞到這里躲避在馬廄裏，因爲小客寓裏都被度節的人住滿了，從那時候到現在已經要兩千年了，然而那時候的伯利恆城和現在的一樣，在商旅經行的大道之旁。的確，現在孟格廣場那裏有一棵電氣的星；但是一個具有生氣的城市，自然不得不向新時代的精神低首，目下成隊的朝聖者都在這下面經過着。

伯利恆高踞在高出地中海水平二千五百尺的石灰石山的支脈上面，三十世紀以來和現在一樣，是一個商業和農業的要區。當卡雅明初生的時候，魯司從摩押到伯利恆城，和小孩子時代的大衛，後來成爲君王和聖詩作者的，那時候的光景可說和現在一些也沒有更動哩。

戰爭和伯利恆沒有斷絕過關係。非利士人曾在那里置過守衛兵，利和波安和查士丁尼都曾從山頂上攻擊過城牆。薩拉丁進佔過這城，可是沒有擾及教堂和巖窟，把他們奉獻給敵人的宗教。十字軍從異教徒手中搶了回來。部弄的高弗梨派了湯克勒德和他的勇士去保衛這個聖地，耶路撒冷第一位奉基督教的王鮑爾文，在一千一百零一年的聖誕節在這里行加冕典禮。

十字軍去了之後，回教徒便回來了。對於當地土著往往不假詞色，雖然朝聖的人在稍爲拘束之中尙能來去自如，因爲旅行者在他們的經濟上常有相當的價值。現在，自從不列顚人統治巴力斯坦二十年以來，種族和宗教上的糾紛常在這「和平之王」的誕生地發生，因之在基督誕生禮拜堂區內所駐在的英國兵，和當地很漂亮的警察，不是僅僅爲了好看而設置的呢。

然而比較起那布魯司和拿撒勒來，伯利恆眞是一個安謐的所在，因爲她沒有像他四鄰那般的自爲割裂。伯利恆的八千居民之中，阿拉伯的耶教徒佔其大半；回教徒不過二百人左右而已。

百利恆意思是「麵包房，」不過現在的土著並不拿耕種作爲他們主要的業務。老實說起來，這個城好像它附近農村的一個市場。此外還有一些簡單的工藝，洋鐵匠，木匠，石匠，靴匠都做着他們各自的工作。食物攤的利資甚爲優厚，不論他是新式的伙食店，或是窰洞裏的老式鋪子，那股氣味，好像在耶路撒冷大衛街中食物攤上所聞到的一樣。

有些人家一家人都從事於珠母星和念珠的雕刻，原料是一種粗的貝殼，從紅海或甚至於從供給美國人珠鈕的產生地方面所運來。婦女們常拿淺色的編織物和刺繡品出售幫助家用。

發着玲琅聲響的駝車，現在所裝載的並不是乳香沒藥，而是供給伯利恆建築房子的磚瓦木料。駝車回去的時候，把城裏的東西帶到沙漠中遊牧人村落的蓬幕裏去。那沙漠中一到晚上便可以看見許多營火生活的情狀還和阿伯拉罕時代一般。在那時已經

有些城市，常爲鄉村人們賣買的地方。

有遮蔭走廊的伯利恆市立菜場是英國人所捐贈的建築物之一。這里可以看到上流階級的伯利恆婦人，蒙着棉織的白色頭布，前面有小貨幣垂着爲裝飾，寬博的外掛由手織的條紋材料製成，顏色是紅的和藍的，胸前有手繡的飾物，衣袖十分寬大，外面再罩上一件紅的緊身馬甲，這種裝束是巴立斯坦一種很美觀的農人服裝。伯利恆的婦女們，在服裝方面比較鄰近鄉村爲守舊些。這種服裝本來流行於十字軍東征的時代，現在已經認出這和聖經上紀載的早年時期的相仿。有些風範儼然的女太太穿着了這種衣服，帶着頭戴平頂帽的阿拉伯僮役，把滿載着的紫色茄子，綠色胡椒，黃色的瓜，和當令的大串碧綠的甜葡萄拿回家去。

這個城的本身雖是基督徒佔其大半，但是伯利恆菜場中許多的生意人，是由鄉村裏來的阿拉伯回教徒。那些窮苦得沒有錢擺攤的販子，祇有席地而坐，把所有的傢伙掛着，等待顧客們揀擇。菜場裏討價還價的聲音，非常令人討厭。直要等到那些圓而深的籃子一一裝足之後，那些滿足的女太太們才搖着擺着的走下石扶梯，步向大街而去。

你可以站在人家大門前，洗得乾淨潔白的十字形下——那家如果是希臘人，那十字是等邊的；如果是拉丁人，那末是長短的，——眼看這活動着的伯利恆「生活之景」：

一個面麗甜淨的阿拉伯少婦，她的壯健的孩子熟睡在她肩膀上，漫步走來，頭上很平勻的頂着一個碧綠的瓜，手裏還提着一籃蔬菜，隨步擺動着。一個村婦趕着一匹頑劣的驢子，它很倔強的不願帶着一罐羊乳，走向菜場而去。那里又來了一隻很忍耐的駱駝，是來自皮希白的。遠遠地一對富裕的阿拉伯青年農人夫婦，驅着驢子走來，它背上馱着新買來的家具，那男子穿着褐色薄綢的長袍，白色的頭巾隨風飄蕩着，他妻子穿着玄色的手織品衣服，上面用紅色繡着。一個穿黑色長服的女尼向一個婦人問好；一個戴着高帽子的希臘教士，停住在一家門外，向裏面的教友互道早安。

那里有一個嚴肅的老祖母，帶着一個小孩子走來，孩子的嘴裏吮着阿拉伯糖，手裏提了一大串葡萄。這里又看見一個伯利恆的做工婦女，肩膀上擱着一束剛從市場上買來的白羊毛。她的右手指已經開始絞撚，預備張在手製的紡錘上，編織成一方新的毛毯。

這個現代化的紡織者，在她繡花的胸圍前懸着一個手製而笨重的銀質伯利恆十字架——這是基督徒中五百個十字架中最著名者之一，那花紋是非常的錯綜複雜，叫人難以認識這是一個十字架呢。伯利恆的基督教婦女可以忍受她回教徒鄰人咒咀她的房子，小孩子或衣服，可是如果她的十字架被咒咀，那末爭鬪便

要隨之而起。因之伯利恆的十字架在外表上看起來好像一朵花似的懸飾。懸掛十字架的人希望對敵的非基督徒鄰人，也許會錯認這是一個護身符，而與基督教的意義不相連繫的。

巴立斯坦的城市中，在兒童幸福和教育上，學校會所之多再不能有比得上伯利恆的。那里有幾所教男女學生的大規模學校，主持的都是歐洲人。當早晨走向孟格方場時，你就能碰到一羣穿得很整齊的小孩子，在祈禱之後或上了宗教課之後，從教堂裏湧了出來。基督誕生禮拜堂在各種宗教事務上——結婚，喪儀，祈禱——常常很忙。還可以看見一羣的婦女穿着輕飄的長服，從四尺高的「謙卑之門」裏繼續走出來。

這些女人的家，便是前面所說矗立在陡峻的地上，作黃金象牙色的堅固石屋。從禮拜堂的屋頂上，我們便可以看得見這些房子的景緻四散淵來，好像聖誕樹的村莊，因爲伯利恆是所有聖誕城的模型。

那所屋子，前面有高大的黑杉樹的，便是伯利恆的市政廳大廈，裏面有警署，市長，市政廳和監獄。市政大廈之旁便是通耶路撒冷的公路。從市政大廈經過孟格方場，那里有伯利恆的一所回教堂。向東行，經過大十字口，便是「牧人之場。」再過去些，小路上可以看見許多男女趕着驢子到四鄉去，那里有石造的守望塔，看守這寶貴的田地。

在伯利恆狹窄的街道中走上一週，便可以看見許多房子帶着、十字軍時代的色彩。有些房子一定在鮑爾文王登基後不久所造的。我們對於房子所正對的石穹窿和拱頂的門一定加以注意。那上面有阿拉伯文字，門頭上還有正邊形的十字架。一羣羣的小孩子正在玩着他們的頭上，因爲受太陽和影子在拱形的街角上照耀的關係，都顯現着奇異的頂光。一個米利安人的女小孩，背上帶着她的小兄弟，站在靠外面的梯級上。

要是你想跑進一家伯利恆人家的門，性子暴燥的女人也許當你的面把門砰然的關上。但是也有些婦女很客氣的邀你進去，走到地上鋪石而整潔的廚房裏，她面龐豐滿的男小孩安睡在木製的搖籃裏，空氣中充滿了引人食慾的氣味，有些蔬菜正在橄欖油中煎煮着，以備她丈夫回來吃飯。在這種簡約的家庭情狀之下，我們很可以想到，當時伯利恆人怎樣騰出自己的小客室，來接待從拿撒勒來的客人——約瑟的一家。

耶誕節時，伯利恆人家裏並不有聖誕樹，因爲那裏沒有樹產生，叫他們有何辦法呢？不過他們另以小而精緻的「窟穴」來替代。伯利恆的孩子這天所得的玩具並不多，因爲那里店舖中的玩具根本就很少，這些店舖還帶賣掃帚，和罐頭牛乳之類。

你在伯利恆街道中週遊回來之時，城中的報販正拿着早報在馬路上喊賣。報館中印刷機上這時候還在印報。因爲伯利恆人對於新聞是十分注意的。每天早晨第一版報紙到孟格方場時，總有一些騷動的樣子。城市中上自市長下至守衛「誕生窟」的阿拉伯兵，都看報紙。

那個市長名叫伊薩·朋迪克，是一個阿拉伯的基督徒，他父親是基督誕生禮拜堂裏的希臘教士。他名字「伊薩」就是希臘文「基督」。因之他的生日在伯利恆中也是特別有酒糕來慶祝的一個。朋迪克市長每天早上九點鐘，到正對孟格方場的市政大廈二樓辦公。他從外面的扶梯走上平台，就看見有許多人男的女的，穿着舊的衣服，等待着他。這些人都是帶有糾紛來要他解決的。他們的糾紛像爲了瓜田的界限而起的口角，和一些細瑣的竊案等。

西方的賓客，經過預約的，在伯利恆市政大廈中也是很歡迎的，市長常在一間小的私室中接見，這間房子有時候作爲市政上行政會議之用。市長的寫字台很是商業化——電話，信籃，和其他最新式的文具等無一不齊全。他本人曾爲代表他的市民而到過美國。他能講極流利的英語。有人去訪他時，他撳電鈴叫待者拿進敬客的土耳其咖啡和紙烟，臨走時又親自送到平台。

在基督誕生禮拜堂的鐘塔裏，有許多鐘，那些鐘逢着祈禱節令便要敲起來，聲響滿佈全球。夾雜在這鐘一起的，却有一個麻雀鳥窩，那老麻雀便是上帝所造的微小生物之一，但是經上說沒有一個會跌倒，上帝要看顧他們。但願鐘聲充溢的世界上所有大小的生物，永遠孕育在和平之中。

M.M.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上海愛多亞路九號二樓

電話八二〇三四（共三綫）

三二一—三八三

# 華工在歐洲

蜉蝣

我記得十幾年的前頭，在一個暑假后，先坐輪船，后乘火車，在匆忙中．從家鄉趕到上海來開學。不意一到校中，見校舍變成營盤，滿儲著碧眼黃髭的俘虜。我那時還年輕無知，眼看這班洋大人雖然仍舊著洋服，吃洋飯，但是像一班窮極無聊的洋癟三，不知何故，行動極不自由。這班外國囚犯，看見我們就攀談，不過中學生的英語，是十分幼稚，一知半解的對話，覺著太不痛快。然而從這種不自然的談話中，知道他們是德國人，因爲中國是協約國之一，所以無情無義的，把這班高貴的外賓，拘留起來，安置在我們的學校裏，名爲坐牢，實乃養老。因爲他們終日無所事事，只高臥與大嚼而已。飯食歸中政府會鈔，西餐由一品香包辦，吃得頗爲不惡，美酒肥豚，令人垂涎，自嘆身爲堂堂中華國民，還不及一個外國俘囚的享受！

墮入歐洲政治漩渦，參加協約，對德宣戰的喜劇，本是合肥段公祺瑞『執政』時代的拿手好戲，安福系固以此自豪，即段氏於著棋之餘，亦復自稱此舉爲功在民國，不亞打張勳，再造共和之下。對德既然宣戰，青島陷落以后，協約國要求中國實行參戰。中國既無遠征軍撻伐威廉第二，聰明的政治家，想出代庖的方法，就派遣華工，充軍歐洲，以盡中國方面的綿薄，同時英法諸國，在華亦自由招募華工，裝載以去是爲華工入歐洲之始。

在近世史上，華工對於世界文化的貢獻，眞是罄竹難書，嘗有專頁以論其事；中國產業落後，人工卑賤，先進諸邦，屢次吸收中國的人力，以開發荒蕪。至今馬來半島之物質文明，荷屬南洋之富庶豐饒，均華僑手足勤勞之功，至今美人談及太平洋鐵道工程之艱鉅，英人說到新加坡海軍要塞之固若金湯，均不得不讚美中國的勞工。他們的確是無名的功臣。在歐洲大戰的初期，協約國士兵喪亡衆多，軍事失敗，是他們無可諱言的事實。本國的壯丁，全盤動員，后方的工作，如兵工運輸等事，均賴中國人力的補充，於是一批一批的華工，如同運軍火和貨物一般的，用軍艦和郵船陸續的在上海，青島，廣州等處出口，吃盡千辛萬苦，在敵人潛水艇和魚雷艇的威迫下，就不顧生命的，拿性命拚到歐洲，這眞是可驚嘆可敬畏的事實。

中國在最近的三十年間，內亂頻仍，天災人禍，民不聊生，於是挺而走險，散之四方者，誠不可以數計，又不獨華工爲然也。不過華工確因國內無法可施，冒險出洋，確是一條出路。據余所知，此輩工人北人多而南人少，北人中又以冀魯兩省人士爲最，蓋燕趙齊魯，多豪傑遊俠之士，自古已然，今日能飄洋過海，到一個莫明其妙，一無

所知的異國去謀生，誠大無畏精神的流露。吾人須知華工出洋，和學生留學是絕對不同的，一個是帶錢去用，一個是賺外國人的錢來用，其難易不言而喩。還有，學生是會講外國語，工人根本不懂洋話，和洋人絕無交際之可言。至於進退周旋和外國人往來的禮貌，他們格外談不到了。

華工之在外國者，可分三級：一爲自由工人，二爲政府遣送參戰者，三爲英法在華自由招募者。三項工人的來源不同，故其數目，亦頗有差異。蓋自由和派遣的工人，爲數極少，應招募的工人佔總數三分之二而強。招工往歐，本由英法兩國分別辦理，不過運到英國的工人，仍須轉到法國前敵工作，至於法國招致的華工，固無論矣。華工嘗說『老英做事公平而恰當，切乎實際，決非老法馬馬虎虎的可比；不過英國人雖然和你敷衍，見面就是恭喜發財一套的鬼話，但是他們從骨子裏頭，就看不起中國人。我們初在倫敦上岸，白天裏不敢在街道上跑，因爲小鬼子會從高樓上擲下巨塊石頭，打得你頭破血流，他們是絕對的瞧不起有色人種。』法國招募的華工，其目的和英無異，用其勞力在軍事方面生產，因而抵抗德國，但在待遇方面總不能邀得華方的讚許，法國『總辦』和『繙譯』的態度，似乎總嫌小氣而欠平允，是以糾紛時聞。華工既以參戰的名義出洋，雖然身在后方不上火綫，頭無鐵盔，手無寸鐵，他們依然受軍法的統治和裁制，管理他們的，是些退伍和『及齡』的軍官，一切的一切，絲毫不肯放鬆，關於此點，英法所施的軍事管理，大致相同也。

法國南方大港的馬賽，爲地中海上與東方貿易的唯一良港，從華入法之華工，均在是處起卸，然後運往他處工作，故馬賽確爲華工來歐之大本營，立有辦事處，即工人所說的『馬賽大院』，又綽號爲『鬼門關，』蓋出入必經是處，雖插翅不能飛渡也。據說當德軍深入法國北部，礮程已及巴黎，舉國震驚的時候，第一批華工，適於斯時登陸，所謂來得恰好，正是火候純青之際，故馬賽的老婦和少女，狂熱地歡迎華人，在感情衝動淚下盈眶的時候，奔馳到華工面前，與之親吻，稱頌他們爲法國的救星。她們的兒子和丈夫，均在礮火下爲國犧牲，現在只有勇敢的中國人，來支持殘破的法國，對於異邦人的敬愛與感激，眞是無以復加。但是華工后來頗遭歧視與白眼，也是因爲行爲不檢，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華工人品極爲複雜，如果你到難民收容所去瞧一瞧，便可得其梗概，兩者雖不盡同，然有一點極端相似，即『複雜』一點，足以盡之矣。當然難民區內，富有女性，有時尙可和『難男』自由戀愛，結成一對可愛的患難鴛鴦。至於華工，僅有男性，大率皆齊魯淮徐的健兒，兩粵川湘的土著，總而言之，你在中國夢想不到，眼見不到的

同胞，總可在法國『狹路相逢，』集全國之精英，極天下之大觀，無奇不有，無美不臻，總怪我們住在都市裏的人，眼孔小，接觸既少，所見無多，對於富有低級趣味的人物，在異邦始能賞識，雖云過遲，然亦不幸中之大幸也！以年齡言之，華工是耆老與幼童均有，七十龍鍾與髫年乳臭常在一起工作，彼此到能相安。以職業言之，則多饒興趣，可以說華工隊裏什麼人都有，有的曾經當過兵，并並是張勳大帥的部下；有的是木匠，鐵匠，補鍋的，銅匠，泥水匠，鞋匠，裁縫，廚子，漆匠，算命的，做小生意的，挑水的；有的是種田的老農；有的索性是土匪，曾經殺過人放過火的；有的是紅鎗會的會員；有的是紅幫或青幫；還有進學入泮的秀才教過書的老先生，自命此行爲三寶太監（明之鄭和）下西洋，將來的收穫正大，前程是未可限量的；有的是淘氣出洋，和父母妻子脫離關係；有的是鴉片烟吃得骨瘦如柴，窮無立椎，特地借機會到外國來走一遭，尋一點意外的遭遇；總而言之，說來說去，一切是江漢朝宗於海，不管從前在社會上的地位如何，現在恰治爲一爐，大家都來當華工了，遇到了，彼此打招呼，互稱爲老鄉。

華工是一個複雜的旅歐團體，在法國人的軍事統制之下，散布於全境，卽法人所說的華工營（Le Gronpement Chinois on le camp Chinois），大有寓兵於工之意。每個營內，大約有工人六百至一千，其工作由外人支配，營中有總辦繙譯各一，華人方面，又有繙譯一名，巡捕數人，用以轉達工人之情愫，考察工作之勤惰，其組織大概如是，不過華工營有大小之分，總辦性情有和善與乖戾之別，繙譯巡捕又有舞弊與盡職之殊，因此各處情況，絕不相侔。故華工從此營到彼營者，無不互相聲訴，叫苦連天。據余所知，有許多總辦私扣工人的糧餉，專門用稀飯代替一切，取其惠而不費，而華繙譯與巡捕復推波助瀾，抽頭聚賭，從中漁利，上下交征於華工一人之身，榨其血汗，從此民不聊生矣。

最惹起糾紛的，厥爲工作問題，華工主張包工，只管工作完畢，不受時間的限制或拘束，每日工作完畢，卽可享受自由。但是法方的主張，恰與之相反，以爲華工來法，應該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終日做工，不管工作完不完，就是完畢，還得另做他事，做到法定的時間爲止。因爲這個原故，雙方時起衝突，在談判進行中，不易解決的時候，法方時用武力以解決一切，大爲華人所不滿。某次，華工拒絕吃粥，說常吃卽無氣力做工，法方卽召波蘭駐軍和黑人兵來壓服華人的騷動，實彈以待，如臨大敵。因爲資方的措置和待遇的失當，華工往往逃走，稱爲『走黑號，』中途被獲捕獲下獄，稱爲『坐黑屋子；』至於受苦忍耐的工人，省吃減用，日久天長，積聚成一千或八百法郎，卽往巴黎領事館，請其和法國陸軍部交涉，納款毀約，恢復

個人自由，從此不受工約的限制，軍部給以證明書，一切手續，頗爲煩複，工人稱之『買自由票』。每個華工，均編成號碼，在軍部存案，華工逃走，這個號碼，遂致消失，成爲『黑號』矣。至於『黑屋子』實在是名符其實無庸辭費再來解釋，因爲坐在這間房子裏的人，眞是暗無天日，在幽黝陰慘的地下室中，作一星期的勾留，就曉得『坐黑屋子』的不易。在走黑號的過程中，華工是疑懼的憂樂參半，不曉得是否闖得過鬼門關的馬簝？在黑屋子內的華工，當然是咬牙切齒，等到『自由票』到手，無疑的是喜笑顏開，滿面春風，一切滿不在乎了。

華工情感是熱烈的，具有幽默性，富有愛國心，以予觀之，他們雖然不學無文，但是頗知大義，耿耿忠誠，大有梁山泊上人物的色彩，但此種草澤英雄的義氣，固亦未可菲薄。華工最歡喜的，是過舊歷的新年和十月十日的國慶，他們總是著起新衣服來，飲酒吃肉，吹笛子，拉胡琴，喜氣洋洋的，如同在中國一樣。他們更於所在的地方，紮起松柏樹枝的牌坊，當中寫着『普天同慶』『中華萬年』等字，還要在鑼鼓喧天中，請幾個過路的名人來演說，除拍掌助興外，大呼中華民國萬歲萬歲萬萬歲而散。他們當著巴黎和會正在進行的時候，包圍中國代表團，用手鎗來禁止這班肉食而謀者去擅簽辱國的和約，結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好。九一八東北四省淪陷以後，華工是慷慨激昂，感著切膚之痛，到處開會，捐款尤多。某次國慶，巴黎工人受著里昂近郊工人的邀請，前往參加熱烈的慶祝，下車后，就遇著幾個笑嘻嘻的老法，和新來的工人拉手，并且還高聲的說『黃爺爺，黃爺爺，恭賀恭賀，請您去我的媽！』工人無不拍掌叫好，后來才知道這是廣東工人和北方工人的傑作，教會法人國語，讓中國人討便宜，可謂幽默之至。

華工所做的工作，甚爲艱苦，每日八小時，在前方者爲運子彈，埋骸骨，修理兵士的公墓，糞除戰后的殘餘，在後方者，爲補充法國工人的不足，其工作甚爲普通，工資雖薄，然無危險之可言。工人所得工資，往往經中法銀行匯往國內，以贍養其父母妻子，其家族觀念之深，有如此者。工人大都目不識丁，故寫信寄錢等事，不得不委託巡捕老爺和繙譯先生。這班是人面獸心，吃人不吐骨頭的動物，工人皆畏之如虎，后來絕對不敢有所請教，因爲寄到國內的錢，家屬始終無法收到，均被此輩中飽了。巡捕是徐州曹州的多，繙譯是天津北京的多，這班京油子，衞（天津本來是衞）嘴子，再加上一羣凶狠如狼的徐曹土匪，火上加油，作姦犯科，無所不爲，無往不濟，但天下從此多事矣。

李石曾先生旅歐時，曾辦一種刊物，專紀華工生活狀況，名爲『華工雜誌』，喚起國內外對於工胞的同情，收效頗大。但在精神，教

育，道德，服務諸方面，對於華工始終立於友誼援助的地位，有華工青年會。青年會遍設法國境內，其幹事均爲才學兼備留學法美的青年願爲華工服務經總幹事全紹文先生邀請而來，如今日在國內外有聲望之人士若林語堂晏陽初蔣廷黻等皆在戰區爲同胞盡力。他們的工作是教育，是啓導，是扶助，有時也和巡捕繙譯立於敵對的地位，做工人的救星。他們除教工人的簡字外，還領他們踢足球，看影戲，替他們寫家信，寄家用，遇著困難，還得爲工人和總辦商量接頭。因爲工人是不會說法國話，就是會說一二句，也常常鬧出喜劇和笑話。厥后法人遣送華工回國，留下幾個高等工人，他們手藝高明，法文純熟，娶著法國人做老婆，生出幾個中西合璧很美麗的孩子，他們住在巴黎和里昂的郊外，以工作，洗衣，開飯館爲生，家家皆子女滿堂，眞做起『黃爺爺』來了，預備久居法國，『此間樂，不思蜀矣。』

## 吳季子祠與十字碑

華

季子祠墓，在晉澄西門外，沿鎭澄公路之申港鎭，鎭多吳姓，卽季子裔也，墓前有「於戲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之十字碑，尤名聞天下，相傳爲先師孔聖人手筆，祠中藏古彝器數事，壁間並嵌有彭剛直畫梅石刻，均珍品也，顧祠墓管理，素無專人，年久失修荒蕪已甚，而十字碑遂時爲樵牧所摧殘，且俗傳碑屑，可愈創傷外症，鄉人尤爭相磨刮，據耆老謂此碑昔曾屢經破損，紅羊之役，且遭斷仆，然一經拼湊，便膠合天然云，是眞神物矣，洎夫孫傳芳時代，浙江吳鵬知縣事，因景仰前賢，追懷祖德，始集資葺治，且廣集邑紳與祭，更溯源奉祀，責役看守之，至此展謁者，非簽名留柬，不得擅入，而碑帖亦遂爲吳氏之專利，吾人方幸聖賢遺蹟，可保永久，不意此次故鄉淪陷，聞申港因限公路，全鎭已成焦土，不識此季子祠與十字碑，亦能如魯殿靈光否，言之尤不勝悵惘也。

廣東省銀行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厚
詳細章則　承索卽奉
總行　廣州市南堤
港行　香港車打道五號

長祐有限公司
資本：本公司在香港註冊，資本總額港幣伍拾萬元。
業務：專營進口，出口，代理，代辦，及廠商經理。
進口　選辦製造原料，供給廠家，務使成本低廉，易於化算。
出口　介紹製成物品，分配海外，志在推銷國貨，振興實業。
總行　香港大道中十四號　電話三弍四二四　電報掛號三四六八
分行　廣州市長堤後街　電話一七五九三　電報掛號一二零零

三二一一二八九

短篇創作

# 戀愛之夢〔下〕

秦瘦鷗

假使批評得不怎樣苛刻的話，湯女士實在不失爲一個可愛的人物，她有一副極靈敏的頭腦，往往會構成許多很神奇的思想，有時候可以使你想半天也理會不出來；性格也相當溫柔，不驕傲，不固執，但也不十分容易打發；此外，像划船，游泳，拍照，打牌，看影戲等等各種爲一般都市生活者所必具的技能，她也無不具備。若要研究她的短處，當然也不能沒有，第一就是不怎樣懂得生活的艱難。譬如像第一次她上吳淞去找劉夢石，兩個人在砲台灣玩了半天，就使夢石罄整的化掉了六塊錢。在當場的時候，夢石雖然一再奮不顧身的搶着會鈔，可是到晚上細細把自己這一個月的收入和支出算一算，便感到非常的困苦，這樣才覺悟自己實在還沒有資格談戀愛，至少限度，不配追求湯女士。

非但流動資金不夠，就是夢石自己混身的衣着也着實需要改換改換咧！可是中國漁業公司每個月所發給他的薪資，連飯貼在內也不過三十八塊大洋錢；他想除非讓家裏的老母和那個像寃鬼一樣可厭的養媳婦在鄉下吃一個月白開水，他自己才可以置一套能夠和湯女士配配的新行頭，不過行頭做好之後，出去吃飯白相的錢又從什麼地方來呢？夢石越想越明白金錢和戀愛確是有最密切的關係的，自己目下的地位眞是差得太遠了！

不過這種覺悟的力量還嫌太微薄，絕對驚不醒一個才在那裏開始做他們戀愛之夢的青年；尤其像夢石，他過去的二十四年的生活，簡直乾枯到了極點，好像始終在沙漠上旅行，從未見過一草一木，現在突然發現了像一朵玫瑰花一樣可愛的湯女士，還有什麼東西可以遏制他的奔放的熱情呢？

第二天，就是這種熱情指使他寫了兩封幾乎不敢發出的信：一封是寄給湯女士的，裏面當然充滿着許多別人看了就要覺得肉麻的話；另一封是並不經過郵政局的，收信人便是他的頂頭上司簿記股主任張某，他向他請求可否准許他補升最近辭職的一位股員的遺缺。實際上，也可以說這兩封信同樣是爲着戀愛而下的一種努力。

湯女士的回信當然沒有來得這樣快，而那位張主任倒是在下午就有答復的。他把夢石召到自己的辦公室裏去，很誠懇的告訴他這件事是可能的，因爲他向來知道夢石的家境很清苦，而辦事又十分盡力，所以早已自動的代他向會計科長請求提升了。當時夢石眞覺得說不出的感謝，幾乎就要預約他待到自己和湯女士戀愛成功的時候，務必請他來做一個現成的介紹人。

隔了一個多星期，升職的希望居然正式實現了，薪水也加到五十元，同事都紛紛向他道賀；然而他自己倒並不覺得如何興奮，因爲湯女士那一方面竟始終不曾有回信來，雖然他又寄過一封信去。他很想冒着險，親自到張志羣家裏去探望一下，但是又恐進攻得太猴急了，反把事情弄糟，並且他還希望湯小姐再能夠到吳淞來，那不是比回信更好嗎？這希望實在也不算太奢，既然湯女士上次能夠不約自來，過幾日她怎麼就不能再翩然光降呢？夢石自從存了這種心理之後，每逢當差們進來通報有客人找尋的時候，他的一顆心就會很急遽地跳着，總道是湯小姐來找他了。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一霎眼隔了半個月，儘管夢石早早晚晚的在盼望着，無奈湯女士的車駕越是不來，連回信也依舊沒有。這其間使夢石懊惱極了！他分明記得上一次自己送她上小火車回去的時候，她非但不曾透出一些不快的神氣，並且還很和順地讓他握着她的手，直到火車將開才放鬆，便是火車轉動之後，她也曾打車窗裏一再探出頭來，向後面回顧了幾次。照這種種情形看來，無論如何也不致就會決裂啊！

最後，夢石只有怨恨自己了，他想多半總是因爲上次那一封信寫得太急切了，湯女士一定很不快，所以這樣的給他一個不睬不睬。但是即使如此，却又不能再去賠罪啊！那末就像這樣結束了吧！未免又覺得不忍。他翻來覆去的想了好幾天，才想到一個辦法，決意湊禮拜日就去進行。

他先故意改變了筆跡，寫就一張字條，冒着張志羣那個姓周的同事的具名，去約湯女士到大陸電影院去看電影，但並不立即寄出；到了禮拜那天，他在十點鐘就到了上海，第一步少不得先要進理髮店去整容一番，接着便去買了兩張對號入座的樓廳票，然後趕到北四川路去，在張家附近的一家廣東菜館裏吃飯，不過他的目的却不是爲着果腹，他想利用這餐館裏的出店把他準備好的字條去送給湯女士，這本來不是難事，只要他肯化錢，人家就肯替他送。那出店受了他四角大洋的驅使，立即替他完成了任務，所缺的只是沒有回信；因爲夢石自己囑咐他千萬不可等回信，送到就走，他恐怕一露馬脚，不僅計劃失敗，自己還要鬧得十分沒趣咧！

但是他仔細想想，這一個方法固然很巧，險也險極了，說不定姓周的正巧也在張家，那末這條子送去，可不就成了笑話？其次，姓周的既然也在那裏追求湯小姐，湯小姐至少總見過他寫的字，這條子上筆跡不對，湯小姐怎肯就出來呢？……他簡直越想越糟，幾乎認定自己這一番心血是白用的了。挨到兩點一刻，他實在不打算再上大華影戲院去，儘在馬路上閑蕩着，可是不知怎樣，他的兩條腿竟自作主張的把他搬到了大華門前。他瞧裏面人很多，想

必這一張片子一定還值得看看的，既然已買好了票子，便胡亂進去坐一會吧！一面想一面就鼓足勇氣低着頭，一步一步的打那鋪着厚厚的毛氈的石扶梯上走上去；剛走到扶梯口，旁邊突然伸過一條象牙蛇一樣的手臂來，在他肩上輕輕拍了一下，夢石還不曾來得及抬起頭來，湯女士已經很悄皮地說道：

「噲！周先生！你約人家看電影，為什麼倒要人家先來等你？……」

這幾句話就把夢石的臉說紅了，同時，他的心上也是快活極了；尤其使他驚喜不已的是才隔了三個多星期不見，湯女士似乎出落得格外美麗了。他瞧旁邊的一班男性，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把視線集中在她身上，使他越發覺得興奮起來，一時也不知道那裏來的這許多勇氣，便公然挾着她的手一路笑嘻嘻的望裏面走去。

「你知道是我的筆跡嗎？」他很得意的問。

「唔……！」湯女士笑而不言。待到坐定之後，她方始又悄悄地說道：「我不給回信你，你怎麼你倒不惱？」

「我怎麼敢惱呢？」夢石的目光，完全注視在湯女士的半個臉龐上；如其這時候有人問他這樓廳裏已經來了多少客人，或是問他坐在他左邊的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是男人還是女人，他一定完全答不出來。

「既然不惱，為什麼老是不到我舅舅家裏來？」湯女士並不就掙脫他的手，仍把半個身子緊緊地靠着他，一面用着很親密的口吻問他。

夢石覺得自己今天是做了神仙了，過去的一切苦悶，現在已經一掃而光；所可慮的只是影戲映兩頭鐘頭，就要完結，他恨不能拖住湯女士再連看一場。

× × ×

「那姓劉的小夥子近來可真得意極了！差不多每個禮拜日總有這個小娘兒來看他，多分是姘頭已經軋上的了！」中國漁業公司的門房老爺又像妬忌，又像羡慕似的在大門口跟兩個當差的議論着。

「這位劉先生雖然年輕，聽說本事倒不差，今年已經加過兩次工錢了！」一個在會計科服務的當差接口道：「前天據說馬協理又曾請他上去說過話，大概要調到上海發行所裏去了！」

「真的嗎？」那門房老爺是向來不大瞧得起劉夢石的，近來因為湯女士時常到公司裏來，所以他越發當夢石是一個專門胡調的小伙子了。「他有什麼本事呢？大不了臉子長得好看一些，會在女人面上用用工夫罷了！」……你知道裏面要調他上發行所去，幹什麼呢？」

「這倒不知道！大概總可以再比這裏好一些。會計科的這個當

差對於夢石倒的確很有幾分好感，便用着替他辯護的口吻說道：

「劉先生的人是規矩的！你看他常年穿着一套學生裝，頭髮也不大梳，臉上又不搽什麼雪花膏，跟另外幾位年輕的先生着實不同！這個時常來看他的姑娘，或者就是他已經攀了親的家小也說不定。但是我知道他從來沒有在外面住過一夜；但問阿發哥，他是管宿舍的，想必一定也知道！」

阿發是一個瘦長子，不大說話，叉着兩只手站在那門房老爺的旁邊，想了這幾句話，便把頭一點，表示承認的意思。

「何必定要晚上？白天還怕不能幹事嗎？」那門房老爺倒是出奇的倔強，他一心認定劉夢石不是好人；而且他因爲曾經一再和劉夢石那個開米鋪的老叔談過幾次話，所以很知道一些夢石的家庭情形。「你當她是他的老婆嗎？這就錯了！他的叔父三頭兩日的來找他，也曾告訴過我許多話，這小夥子家裏已有着一個養媳婦了……。」

正當他說到這裏，夢石恰巧和湯女士並着肩走出來，末一句裏正好聽得清清楚楚；特別是養媳婦三個字使他最觸心。他雖然絕對想不到那門房所說的「小夥子」便是指的自己，但因此却聯帶想到昨天家裏又有過信來，母親堅持着三年已滿，必須成親的主張，還教他預先和公司商量商量，年底設法請一個月假，因爲吉期大概總選在冬天……。夢石到此刻還不曾想定應該用什麼方法寫囘信去拒絕咧！

他本來很健談，尤其是和湯女士在一起的當兒，話更說得多，每次從見面到分手，夢石的嘴往往停也沒有停過；而湯女士對於他所說的話，也一些不以爲多，總是微笑着，彷彿聽得很有味。可是這一天夢石的談鋒竟受了極大的挫折，養媳婦的問題像一支鐵門一樣的橫鎖在他的心上，使他只能機械地答應着湯女士的說話，自己絕對沒有精神開口。

「你今天似乎有些心事吧？」一路上湯女士已經覺得他的神態和往日大有不同，但不便問；進了虹口公園，她再也忍不住了；當時就抬起頭來，很關切地看着他。

夢石也知道自己今天的神色一定很委頓，不願意讓伊玲——湯女士的名字——看破，便故意旋過頭去，假裝在眺望左邊的風景，嘴裏還含糊着說：

「沒有什麼心事！是非在打算調到發行所去後怎樣解決膳宿問題……。」這原是他隨口揑造的謊話，根本他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可是湯女士聽了，反信以爲真，立刻很興奮地說道：

「這是一些沒有問題的！昨晚我已經給舅母和志摹說過，他們都歡迎你每天上他們家裏去吃飯；並且舅母還說，他們隔壁的一

家人家正有一間亭子間空着，她可以去替你租下來房租一定很便宜。方才我出來的時候，又再三托過她至遲明天就可以解決了。」說到這裏湯女士突然換了一種極低的聲音：「志摹這個人眞是壞得很，他看我替你這樣忙着佈置便儘用許多很調皮的話來和我開玩笑，教我怪不好意思的，算來都是爲着你！」

夢石聽了這樣柔情脈脈的蜜語，心裏委實是高興極了，差一些就要笑出來；然而奇怪得很，伴着這一團高興同來的却是一種說不出的痛苦，生生地把他的笑容遏住了。他只能更用力的握了一握伊玲的手，低低的叫了一聲：

「伊玲……」

想必總是緣份的關係吧？雖然把夢石和三哥以及姓周的兩個人比，連他自己也不覺得有什麼地方可以勝過他們，而且還是最後加入競爭的一個；不料經過將近一年角逐之後，勝利竟出乎意外的歸與了夢石，湯女士的心坎裏顯然地只剩他一人，三哥是自知不敵而退避了，姓周的雖然還利用着和志摹同事的關係，不時來走走，但他所能得到的無非是失望而已。

張志摹倒是旁觀者淸，他常常說三哥和周克民只知道拚命去化錢，請吃飯，送東西，所用的全是皮毛上的工夫，經不起劉夢石一用「攻心爲上」的策略，他們那有不敗之理？不錯，夢石是始終以取得湯女士的心爲唯一目標的，他無微不至的體貼着她，決不在人前損害她一分尊嚴，處處幫助她做有益的事，永遠顯着最忠誠的態度，這樣終於把湯女士感動了，她知道別人都當她是玩物，而夢石却當她是伴侶，因此她也傾心盡意的愛他了。

這種結果自然是夢石所求之不得的，可是一想到自己所處的環境的困難，則又不勝其怨艾，他實在不忍把湯女士捲到這個痛苦的漩渦中來，但是看現在的情形，湯女士至少已經有半個身子捲進來了！

「伊玲，你上次告訴我不久你們學校裏就要到松江去旅行了，不知道你到了松江，可願意到我們家裏去看看嗎？」他們在河邊的一張長椅上坐定了，夢石突然發了一個極大的宏願，他準備犧牲自己，剩早把家裏的眞相告訴湯女士；不過他心裏雖然這樣想，一時却沒有直說的勇氣，只得兜着圓圈子說，

「好啊！」伊玲那裏會知道他的意思，依舊很興奮地說：「我眞想見見你母親咧！」

「除了母親，我家裏還有一個人。」夢石像在法庭上陳述供詞一樣，聲音有些顫抖。

「是誰呀？」

「是一個女人。」

「是你的姐姐或是妹妹吧？」湯女士到此刻，還聽不出他說話裏含着什麼特別的意思直至她發現夢石的臉色突然變得異樣的蒼白，心裏才有些奇怪起來了。她把自己的兩個手累累地覆住着夢石的右手，透着最關切的神氣，低聲問道：「今天你可是有什麼重大的心事嗎？能不能告訴我知道？」

「當然要告訴你！」夢石的說話越發不自然了，差一些他就要把自己家裏的情形完全告訴伊玲，但他知道這是一定會使她很傷心的，並且這種事情也不宜當着面講，便竭力忍住了，打算囘去寫一封信給她。

「怎麼又不說了？」伊玲向他催促着。可是這一天，直到分別，夢石終於不曾直說。

× × ×

在不能戰勝環境，又不忍斬斷情絲的兩重矛盾的心理之下，夢石糊裏糊塗的搬進了大德坊七十六號和湯女士比鄰而居；從此，差不多每天早上一起出去，夢石一定要把伊玲送到了校門口才自己到發行所去；晚上也總是在一塊兒在張家客堂裏談天。張志羣因爲劉夢石住的是亭子間，便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大德亭長」；他在背後，往往就算湯伊玲爲「亭長之妻。」伊玲偶然聽見了，也並不如何着惱。

不過夢石的養媳婦的問題却一天急迫一天了，他母親平均每隔一禮拜總有信出來催他趕快準備喜事，那個在吳淞鎮上開米鋪的老叔也時常到大德坊來勸導他囘去，弄得夢石沒法，只得囘松江去了一次，費掉許多唇舌，才容易求得他母親允許再把婚事展緩一年。

夢石那裏想到這種遷延不決的辦法眞是等於自殺殺人，一方面湯女士對他的熱戀已經增高到了沸點，不但家人都在打趣他們是未婚的夫婦，便是湯女士自己也差不多完全承認了；一方面夢石的母親又在家裏希望夢石這一次一定能夠囘來結婚，她老人家簡直連子孫桶也替他做好了。夢石自己只有日夜在担心着，不知道到那時候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重糾紛，

張志羣是向來知道夢石的底細的，心裏也在暗暗替他發愁，但又不便直接去向他貢獻什麼意見，只能老是悶在肚子裏；有一天，他在那個三哥家裏吃飯，給他們多勸了幾杯酒，酒酣耳熱，一時忘了顧忌，竟把劉夢石的尷尬問題當做笑話一樣的講了出來。那三哥原是爲着夢石而失意的，心裏正想報復，聽了這一席話便十二分的高興，第二天，他就特地到南市那邊湯女士的家裏去，分外添油加醬的放了一把野火。湯女士的爸爸向來不在上海，家裏只有一個母親和兩房哥嫂，他們對於伊玲和夢石互戀的事本來早已

知道，而且並不反對，這時聽了三哥的話，大家就覺得不很妥當了。

「好在啓英女中不久就要放暑假了，我們可以早些把伊玲接了回來，教她以後不必再住在舅母那邊，下半年爽快收進了城裏的學堂，這事情就不成問題了。」湯女士的大哥馬上想出了這個辦法，他母親也認爲很好，决意立卽實行。

當伊玲的大哥到志羣家裏來接伊玲囘去的時候，他所揑造的理由是母親有病，所以誰也不曾猜到裏面有其他的作用；直到隔了好幾天不見她囘去，湯家反而又派人來把伊玲的衣服書籍一齊收囘，這才使志羣一家和夢石都感到詫異了，志羣的父親便教志羣進城去探望探望姑母的病狀，順便問問湯小姐何以突然搬囘去的理由。

其實最不放心的還是夢石，他悄悄地從後面跟了出去，要求志羣帶他同行；志羣險些要答應了，突然想起了自己那天喝醉酒跟三哥說的話，便担心這中間一定發生了問題，今天夢石是斷乎不能去的，於是他竭力把夢石勸住了，並且答應他一囘來就把情形告訴他。

志羣去後，夢石便懷着滿肚子的鬼胎，獨自坐在那亭子間裏等候着，眼看時鐘一秒一分的過去，一個鐘頭眞像一天一樣長；尤其是這一間小小的臥室裏的每一件東西上面，幾乎無一不有伊玲的手跡遺留着，更使他感到無限的悵惘。

晚飯後九點多鐘，志羣才從湯家囘來，他在家裏並沒有說實話，只略略搪塞了幾句，便急急趕到夢石這邊來，把一切實情全告訴了他，並且力自引咎，深怪自己酒後失言，以致敗了他們的好事；夢石當時也想不出有什麼話可以對他說，半響不作聲，隔了許久，才嘆口氣說道：

「都是我不好！」

第二天他就把湯女士遺下的幾件東西，以及歷年寫給他的書信，一齊檢出來，密密層層的包成一個小包裹，用了種種方法，假裝是啓英女學的一位女先生送還給湯小姐的。這東西送出之後，隔了兩天，夢石就得到伊玲一封復信，裏面只寥寥六個字「我可以原諒你。」

× × ×

此後夢石倒並沒有就向他母親屈服，依舊把那件養媳婦的問題，一再遷延着，他母親也無如之何。不過他自己也不再住在大德坊了，只偶然在路上碰到張志羣。志羣對於他還是很熱心，往往自動把湯女士那邊的消息告訴他，因此他知道伊玲的生活非常消極，每天除掉上學堂去之外，從不出門，她看見三哥是恨極了，始終不曾再睬過他。

「這又何必呢？眞到我害了她了！」每次夢石總是這樣懺悔着。

又過了半年，夢石無意在一家影戲院門前走過，突然看見一羣男女，其中有兩個人很眼熟，想了一想，才記得是伊玲和志羣那個姓周的同事；不知道他還是受了好奇心的驅使，還是受了酸性的衝動，就急急把這件事去問志羣。

「我們那位姓周的同事倒的確也是眞心愛着伊玲的！」志羣笑着說：「他知道你出了岔子以後，便死命的拖我伴他上湯家去，去了兩次，他自己就去順了，大約至多隔三天一定要進城一趟。現在聽說很得我姑母歡心，伊玲也不十分冷淡他，可是要她出來的話，一個人却絕對辦不到，伊玲一定要她母親或是哥哥嫂嫂一同出去，才肯隨着他們走。看來姓周的要想正式補你的缺，還差得遠咧！」

夢石聽了：熱淚幾乎奪眶而去。

距離夢石得到湯女士隨着她父親到蘭谿去的消息約摸十天光景，他忽然染了很厲害的猩紅熱，外加白喉，病勢非常的凶險，在隔離醫院中住了兩個月才救得一條性命；可是出院之後，他的身子總不見復原，肌肉黃瘦，精神萎頓，常常像有病的人一樣。公司裏向來很倚重他，爲此也十分代他担心，特地准他離職一個月，教他回家去休養，不過夢石怎肯回家呢？結果還是進了醫院。然而經好幾個醫生診斷之下，都認爲這是他環境不好，心裏時常鬱鬱不樂，所以病後不易復原，反現出了一種神經衰弱的症狀，要希望健全，必須先去掉心事。恰巧他母親又到上海來看他，醫生便從實給她說明，同時又虧張志羣在旁邊竭力的進言，表示非把家裏養媳婦的問題解決，夢石的身體便絕對不會好。這樣老太太也着急了，反問夢石：「那末有什麼方法可以不要她呢？」

夢石對於這件事本來已有過長時間的策劃，當時看他母親的心已經有些動了，便立刻直截爽快的說道：

「好在她今年不過廿一歲，年紀正輕，我可以認她做妹妹，慢慢地挑一份人家把她嫁出去！」

志羣也連聲的說「好主意。」夢石的母親畢竟最顧憐兒子，而且她老人家也知道如今的時世已不比從前，男女婚嫁事件中途變卦的很多，實在算不得什麼奇聞，當下就全部同意了。雖然這樣說，夢石的病也不能頃刻盡除，少不得仍在醫院裏住滿了一個月才出來。

「如今是好了！」在出院的時候，張志羣便給他打趣道：「你是不是明天就預備到蘭谿去？」

依着夢石的心思，眞恨不能明天就上蘭谿去找湯伊玲，不過無論誰的身子，事實上都沒有這樣自由？第一，他必須先到公司中去

接洽，不料這一接洽就把他担擱了，因爲其時廠裏那個會計科簿記股主任張某恰巧病故，會計科長向來知道夢石工作成績很好，以前又是簿記股裏的舊人，便和發行所長商量，決定調他回去塡補這個遺缺。於是夢石只得先忙着接事，搬家，整理舊帳，一連忙了半個多月，才有一些頭緒，其時當然不能再輕言請假，祇能勉強定着心，留在公司裏工作。

志摹原已把湯女士在蘭谿的地址告訴過他，他也未嘗不能先去一封信，可是他知道伊玲正和她父親一起住着，萬一先去信，觸怒了老太爺，事情反而不好，因此決意再遲一兩個月，親身上蘭谿去走一遭。

母親知道他又升了職位，心上非常快活，而那個養媳婦也已另外對定了人家，一切都不成問題了。

「不知道夢石現在想娶的是怎樣標緻的一位姑娘啊？」老太太暗暗這樣想着。

× × ×

在一個秋日的中午，夢石精神抖擻的到了蘭谿，當他從火車上跨下去的時候，馬上在月台上發現了三個人象：第一位是暌隔了將近兩年的湯女士，第二位是一個相貌很嚴肅的老先生，伊玲的父親，這都是他久已期望着要見到的人；然而那第三位却委實來得太突兀了，原來就是志摹那個姓周的同事，他是左臂並且緊緊地挽着伊玲的右臂。

夢石險些就想退上火車去了。伊玲是臉色變得像白紙一樣，她先在她父親的耳朵邊說了幾句話，於是三個人一起向他迎上來

「啊！尊駕是劉夢石先生嗎？」第一個開口的倒是湯老先生，他用着極老練而圓滑的語調說道：「鄙人因爲收到了先生的來信，所以特地帶着小女和這位周君到站上來迎你。聽說周君一向也和劉先生相熟，他在上禮拜才和小女訂婚……」

以後的話夢石也聽不清楚了，祇知道湯老先生待他非常客氣，那姓周的也一再很誠懇地和他敷衍着，始終不開口的祇有湯女士自己。夢石像失了魂一樣的被他們簇擁到湯老先生的寓所裏，不辨東西，不知南北，甚至端起了茶杯，半天沒有喝一口。湯老先生因爲前天親手拆過他給伊玲的信，所以心裏也知道他的痛苦，便立即做了一個眼色給姓周的，教他扶着伊玲暫時到別處去，他自己就想出許多話來竭力安慰夢石，最後歸結到戀愛應該以犧牲爲最高原則」的說法。（這位老先生是一個新官僚，所以對於新舊社會的一切都有相當認識。）

夢石一路聽，一路縱聲大笑，知覺也完全淸醒了，他承認此刻假如不讓自己犧牲，那末湯老先生和姓周的兩個人都得感受無限

的苦痛和困難，因爲鑄就這大錯的便是湯老先生本人。

「蘭谿這地方很好，我一定要多玩幾天咧！」夢石對於湯老先生所提出的請他在蘭谿閑玩幾天的建議，也欣然接受了，不過堅執着要住到旅館裏去，湯老先生看他心神很安定，並且知道過了三點鐘，蘭谿再沒有火車開出了，便不再強留，祗得親自伴着他出去找到了一家旅館，自己依舊不走，竭力敷衍着他，還請他吃了一頓很豐盛的晚餐，到八點半鐘，才獨自回去。

待他一走，夢石忙付清了店帳，攜着小提箱，乘黑夜沿着鐵路走了，他承認自己做了一個四五年的長夢。

## 常州東郭古跡

藝

常州非山明水秀之區，顧東門外頗多古蹟，就余所知，應以「蘇東坡艤舟亭」「王祥祠」「南唐井欄題記」爲最著：艤舟亭在文筆塔東，因中樹清帝乾隆詩碑，俗稱曰皇亭，亭旁有洗硯池一泓澄澈，黑跡猶新，而常地市儈之流，惟知以宸游御筆，引爲美譚，詢以艤舟故實，轉多茫然莫曉矣。

王祥，武進人，卽二十四孝中之臥冰孝子也，祠距東城門里許，余髫齡往游，嘗見祠中青石一方，上印魚像，天然生動，不假雕琢，可異也。

南唐井欄題記，在天寧寺東偏，石縱橫二尺一寸强，上方橫列八分書「無盡甘泉」四大字，題記書己巳年，係小字正楷，蓋南唐奉宋正朔，依己巳計，則宋開寶二年也，先伯粟香晦廬七憶：中有「井欄題字幸流傳，開寶猶存己巳年，一勺甘泉此無盡，不勞遠訪惠山泉」，卽係詠此。

# 西南各省公路票價表

## 湘黔滇川四省

| | 長沙西站 | 常德 | 沅陵 | 芷江 | 晃縣 | 鎮遠 | 黃平 | 馬場坪 | 貴陽 | 安順 | 永寧 | 盤縣 | 平彝 | 曲靖 | 昆明 | 遵義 | 桐梓 | 綦江 |
|---|---|---|---|---|---|---|---|---|---|---|---|---|---|---|---|---|---|---|
| 常德 | 6.80 | | | | | | | | | | | | | | | | | |
| 沅陵 | 13.75 | 7.00 | | | | | | | | | | | | | | | | |
| 芷江 | 20.25 | 13.50 | 6.50 | | | | | | | | | | | | | | | |
| 晃縣 | 22.70 | 15.90 | 8.95 | 2.45 | | | | | | | | | | | | | | |
| 鎮遠 | 25.70 | 19.55 | 13.20 | 7.30 | 5.10 | | | | | | | | | | | | | |
| 黃平 | 28.60 | 22.45 | 16.10 | 10.20 | 8.00 | 3.25 | | | | | | | | | | | | |
| 馬場坪 | 31.60 | 25.45 | 19.10 | 13.20 | 11.00 | 6.55 | 3.30 | | | | | | | | | | | |
| 貴陽 | 36.20 | 30.05 | 23.70 | 17.80 | 15.60 | 11.65 | 8.40 | 5.10 | | | | | | | | | | |
| 安順 | 40.00 | 33.85 | 27.50 | 21.60 | 19.40 | 15.80 | 12.55 | 9.25 | 4.20 | | | | | | | | | |
| 永寧 | 43.95 | 37.80 | 31.45 | 25.55 | 23.35 | 20.15 | 16.90 | 13.60 | 8.55 | 4.35 | | | | | | | | |
| 盤縣 | 50.00 | 43.85 | 37.50 | 31.60 | 29.40 | 26.80 | 23.55 | 20.25 | 15.20 | 11.00 | 6.70 | | | | | | | |
| 平彝 | 53.25 | 47.10 | 40.75 | 34.85 | 32.65 | 27.60 | 24.65 | 21.65 | 17.05 | 13.25 | 9.30 | 3.25 | | | | | | |
| 曲靖 | 56.75 | 50.60 | 44.25 | 38.35 | 36.15 | 31.10 | 28.15 | 25.15 | 20.55 | 16.75 | 12.80 | 6.75 | 3.85 | | | | | |
| 昆明 | 61.25 | 55.10 | 48.75 | 42.85 | 40.65 | 35.60 | 32.65 | 29.65 | 25.05 | 21.25 | 17.30 | 11.25 | 8.80 | 4.95 | | | | |
| 遵義 | 43.30 | 37.15 | 30.80 | 24.90 | 22.70 | 19.45 | 16.20 | 12.90 | 7.85 | 12.00 | 16.35 | 23.02 | 24.15 | 27.65 | 32.15 | | | |
| 桐梓 | 46.15 | 40.00 | 33.65 | 27.75 | 25.55 | 22.55 | 19.35 | 16.05 | 10.95 | 15.15 | 19.50 | 26.15 | 27.00 | 30.50 | 35.00 | 3.20 | | |
| 綦江 | 54.40 | 48.25 | 41.90 | 36.00 | 33.80 | 28.75 | 25.80 | 22.80 | 18.20 | 22.00 | 25.95 | 32.00 | 35.25 | 38.75 | 43.25 | 11.15 | 8.25 | |
| 重慶(海棠溪) | 58.20 | 52.05 | 45.70 | 39.80 | 37.60 | 32.55 | 29.60 | 26.60 | 22.00 | 25.80 | 29.75 | 35.80 | 39.05 | 42.55 | 47.05 | 14.95 | 12.05 | 3.65 |

# 西南各省公路聯運里程表

## 湘黔滇川四省

本表以公里計算

| | 長沙西站 | 常德 | 沅陵 | 芷江 | 晃縣 | 鎮遠 | 黃平 | 馬場坪 | 貴陽 | 安順 | 永寧 | 盤縣 | 平彝 | 曲靖 | 昆明 | 遵義 | 桐梓 | 綦江 |
|---|---|---|---|---|---|---|---|---|---|---|---|---|---|---|---|---|---|---|
| 常德 | 184.11 | | | | | | | | | | | | | | | | | |
| 沅陵 | 381.27 | 197.16 | | | | | | | | | | | | | | | | |
| 芷江 | 554,56 | 370.45 | 173.29 | | | | | | | | | | | | | | | |
| 晃縣 | 619.26 | 435.15 | 237.99 | 64.7 | | | | | | | | | | | | | | |
| 鎮遠 | 746.26 | 562.15 | 364.99 | 191,70 | 127.00 | | | | | | | | | | | | | |
| 黃平 | 819.26 | 635.15 | 437.99 | 264.70 | 200.00 | 73.00 | | | | | | | | | | | | |
| 馬場坪 | 894.26 | 710.15 | 512.99 | 339.70 | 275.00 | 148.00 | 75.00 | | | | | | | | | | | |
| 貴陽 | 1009.26 | 825.15 | 627.99 | 454.70 | 390.00 | 263.00 | 190.00 | 115.00 | | | | | | | | | | |
| 安順 | 1104.26 | 920.15 | 722.99 | 549.70 | 485.00 | 358.00 | 285.00 | 210.00 | 95.00 | | | | | | | | | |
| 永寧 | 1202.26 | 1018.15 | 820.99 | 647.70 | 583.00 | 456.00 | 383.00 | 308.00 | 193.00 | 98.00 | | | | | | | | |
| 盤縣 | 1353.26 | 1169.15 | 971.99 | 798.70 | 734.00 | 607.0 | 534.00 | 459.00 | 344.00 | 249.00 | 151.00 | | | | | | | |
| 平彝 | 1434.26 | 1250.15 | 1052.99 | 879.7 | 815.00 | 688.00 | 615.00 | 540.00 | 425.00 | 330.00 | 232.00 | 81.00 | | | | | | |
| 曲靖 | 1511.06 | 1326.95 | 1129.79 | 956.50 | 891.80 | 764.80 | 691.80 | 616.80 | 501.80 | 406.80 | 308.80 | 157.80 | 76 80 | | | | | |
| 昆明 | 1670.76 | 1486.65 | 1289.49 | 1116.20 | 1051.50 | 924.5 | 851.50 | 776.50 | 661.50 | 566.50 | 468.50 | 317.50 | 236.50 | 159.70 | | | | |
| 遵義 | 1166.26 | 982.15 | 784.99 | 611.70 | 547.00 | 420.00 | 347.00 | 272.00 | 157.00 | 252.00 | 350.00 | 501.00 | 582.00 | 658.80 | 818.50 | | | |
| 桐梓 | 1230.26 | 1046.15 | 848.99 | 675.70 | 611.00 | 484.00 | 411.00 | 336.00 | 221.00 | 316.00 | 414.00 | 565.00 | 646.00 | 722.80 | 882.50 | 64.00 | | |
| 綦江 | 1413.26 | 1229.15 | 1031.99 | 858.70 | 794.0 | 667.00 | 594.00 | 519.20 | 404.00 | 499.00 | 597.00 | 748.00 | 829.00 | 905.80 | 1065.50 | 247.0 | 183.00 | |
| 重慶 | 1497.26 | 1313.15 | 1115.99 | 942.70 | 878.00 | 751.00 | 678.00 | 603.00 | 488.00 | 583.00 | 681.00 | 832.00 | 913.00 | 989.80 | 1149.50 | 331.00 | 267.00 | 84.00 |